

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昀著

上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古典名著

阅微草堂笔记

上

（清）纪昀 著

目 录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	滦阳消夏录一（1—47 则）	（1）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	滦阳消夏录二（48—95 则）	（22）
阅微草堂笔记卷三	滦阳消夏录三（96—142 则）	（43）
阅微草堂笔记卷四	滦阳消夏录四（143—192 则）	（66）
阅微草堂笔记卷五	滦阳消夏录五（193—246 则）	（90）
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滦阳消夏录六（247—297 则）	（112）
阅微草堂笔记卷七	如是我闻一（1—62 则）	（134）
阅微草堂笔记卷八	如是我闻二（63—122 则）	（162）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

滦阳消夏录一

乾隆己酉夏，以编排秘籍，于役滦阳^①。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度架而已。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命曰《滦阳消夏录》云尔。

〔注〕 ①滦阳：今河北承德县。

1.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猪，见邻叟辄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见他人则否。邻叟初甚怒之，欲买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经所谓夙冤耶？世无不可解之冤。乃以善价赎得，送佛寺为长生猪。后再见之，弭耳昵就，非复曩态矣。尝见孙重画伏虎应真，有巴^①西李衍题曰：至人骑猛虎，驭之犹骐驎。岂伊本驯良，道力消其戾。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②心，无为多畏忌。可为此事作解也。

〔注〕 ①巴：地名，指今川东、鄂西一带。

②金石：指意志坚定。

2. 沧州刘士玉孝廉，有书室为狐所据，白昼与人对语、掷瓦石击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闻其事，自往驱之。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忽檐际朗言曰：公为官，颇爱民，亦不取钱，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狈而归。咄咄

不怡者数日。刘一仆妇甚粗蠢，独不畏狐，狐亦不击之。或于对话时，举以问狐。狐曰：彼虽下役，乃真孝妇也。鬼神见之犹敛避，况我曹乎！刘乃令仆妇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3. 爱堂先生言，闻有老学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因并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汨没。唯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彻，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莹莹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唯鬼神见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嚅嗫良久曰：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②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学究怒斥之，鬼大笑而去。

〔注〕 ①高头讲章：指八股时文家解释《四经》的讲义。因列于朱熹注的《四书》的书眉（高头）上，故名。

②策略：过去读书人为应考准备的押题范文。

4. 东光李又聃先生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见廊下有诗二首。其一曰：飒飒西风吹破棖，萧萧秋草满空庭。月光穿漏飞檐角，照见莓苔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凭栏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墨痕惨淡，殆不类人书。

5.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进士，入翰林，散馆^①改知县，又改教授，移疾归。少年梦人赠一扇，上有三绝

句曰：曹公饮马天池日，文采西园^②感故知。至竟心情终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并马来，垂杨一例赤鳞^③开。黄金屈戌雕胡^④锦，不信陈王八斗才。萧鼓冬冬画烛楼，是谁亲按小凉洲^⑤。春风豆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语多难解，后亦卒无征验，莫明其故。

〔注〕 ①散馆：清制，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举行甄别考试之称。

②西园：曹植诗：“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③赤鳞：指鱼。

④雕胡：有米的菰。

⑤小凉洲：曲名。

6. 平定王孝廉执信，尝随文宦榆林，夜宿野寺经阁下，闻阁上有人絮语，似是论诗。窃讶此间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谛听之，终不甚了了。后语声渐出阁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彦谦^①诗格不高，然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故是佳句。其一曰：仆尝有句云：阴碛日光连雪白，风天沙气入云黄。非亲至关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仆亦有一联云：山沉边气无情碧，河带寒声亘古秋。自谓颇肖边城日暮之状。相与吟赏者久之，寺钟忽动，乃寂无声。天晓起视，则扃钥尘封。山沉边气一联，后于任总镇遗稿见之。总镇名举，出师金川时，百战阵歿者也。阴碛一联，终不知为谁语。即其精灵长在，得与任公同游，亦决非常鬼矣。

〔注〕 ①唐彦谦：唐代人，博学多艺，尤工七言诗。

7. 沧州城南上河涯，有无赖吕四，凶横无所不为，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与诸恶少村外纳凉，忽隐隐闻雷声，风雨且至。遥见似一少妇，避入河干古庙中。吕语诸恶少曰：彼可淫也。时已入夜，阴云黯黑，吕突入掩其口，众共褫衣相鬪。俄雷光穿牖，

见状貌似是其妻。急释手问之，果不谬。吕大悲，欲提妻掷河中。妻大号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杀我耶？吕语塞，急觅衣裤，已随风入河流矣。旁皇无计，乃自负裸妇归。云散月明，满村哗笑，争前问状。吕无可置对，竟自投于河。盖其妻归宁，约一月方归。不虞母家遽回禄^①，无屋可栖，乃先期返。吕不知而遽此难。后妻梦吕来曰：我业重当永堕泥犁，缘生前事母尚尽孝，冥官检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后夫不久至，善视新姑嫜。阴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汤镬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练蛇，垂首下视，意似眷眷。妻忆前梦，方举首问之，俄闻门外鼓乐声。蛇于屋上跳掷数回，奋然去。

〔注〕 ①回禄：火神。

8. 献县周氏仆周虎，为狐所媚，二十余年如伉俪。尝语仆曰：吾炼形已四百余年，过去生中，于汝有业缘^①当补。一日不满，即一日不得生天。缘尽，吾当去耳。一日，輶然自喜，又泫然自悲。语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缘尽当别。已为君相一妇，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备礼。自是狎昵燕婉，逾于平日，恒形影不离。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别。虎怪其先期，狐泣曰：业缘一日不可减，亦一日不可增。惟迟早则随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缘，为再一相会地也。越数年，果再至。欢洽三日而后去。临行呜咽曰：从此终天诀矣。陈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余，惜福者当如是。刘季箴则曰：三日后终须一别，何必暂留。此狐炼形四百年，尚未到悬崖撒手地位。临事者不当如是。余谓二公之言，各明一义，各有当也。

〔注〕 ①业缘：佛教名词。业指身、口、意三方面的活动。佛教认为业发生后，将引起善恶报应。缘即缘分。

9. 献县令明晨，应山人。尝欲申雪一冤狱，而虑上官不允，疑惑未决。儒学门斗^①有五半仙者，与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验。遣往问之。狐正色曰：明公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门斗返报，明为悚然。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尝同一道士渡江。适有与舟子争诟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须臾，尚较计数文钱耶。俄其人为帆脚所扫，堕江死。李公心异之。中流风作。舟欲覆。道士禹步^②诵咒，风止得济。李公再拜谢更生。道士曰：适堕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贵人也，遇厄得济，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谢焉。李公又拜曰：领师此训，吾终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尽然。一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国计民生之利害，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设官，所以补救气数也。身握事权，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设此官乎？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诸葛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此圣贤立命之学，公其识之。李公谨受教，拜问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骇。下舟行数十步，翳然灭迹。昔在会城，李公曾话是事，不识此狐何以得知也。

〔注〕 ①门斗：清代儒学中的公役。

②禹步：巫师道士作法时的一种步伐。

10. 北村郑苏仙，一日梦至冥府，见闫罗王方录囚。有邻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赐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处。郑私叩冥吏曰：此农家老妇，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无利己损人心。夫利己之心，虽贤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损人，种种机械，因是而生，种种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贻臭万年，流毒四

悔，皆此一念为害也。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读书讲学之儒对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礼乎？郑素有心计，闻之惕然而寤。郑又言此媼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身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①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官大蹶蹶，锋棱顿减。王徐顾笑曰：怪公盛气耳。平心而论，要是三四等好官，来生尚不失冠带。促命即送转轮王。观此二事，知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虽贤者一念之私，亦不免于责备。相在尔室，其信然乎。

〔注〕 ①三载考绩：引自《书·舜典》，意为多次考察政绩。

11.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妇，素无勃谿状。突狂电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贯心而入，洞左胁而出，其夫亦为雷焰燔烧，背到尻皆焦黑，气息仅属，久之乃苏。顾妇尸泣曰：我性刚劲，与母争论或有之，尔不过私诉抑郁，背灯掩泪而已。何雷之误中尔耶。是未知律重主谋，幽明一也。

12. 无云和尚，不知何许人。康熙中挂单^①河间资胜寺，终日默坐，与语亦不答。一日忽登禅床，以界尺拍案一声，泊然化去。视案上有偈，曰：削发辞家净六尘，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爱物无穷事，原有周公孔圣人。佛法近墨^②，此僧乃近于杨。

〔注〕 ①挂单：行脚僧投寺院暂住。

②墨：指墨子，主张兼爱，崇尚节俭。

13. 宁波吴生，好作北里^①游。后昵一狐女，时相幽会。然

仍出入青楼间。一日狐女请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见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应念而至，不逾于黄金买笑乎？试之，果倾刻换形，与真无二。遂不复外出。尝与狐女曰：眠花藉柳，实惬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终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声色之娱，本雷光石火。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岂特某某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来名姬艳女皆幻化也。白杨绿草，黄土青山，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握雨携云，与埋香葬玉^②，《别鹤》、《离鸾》，一曲伸臂顷耳。中间两美相合，或以时刻计，或以日计，或以月计，或以年计，终有绝别之期。及其诀别，则数十年而散，与片刻暂遇而散者，同一悬崖撒手，转瞬成空。倚翠偎红，不皆恍如春梦乎？即夙契原深，终身聚首，而朱颜不驻，白发已侵。一人之身，非复旧态。则当时黛眉粉颊，亦谓之幻化可矣。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吴洒然有悟。后数岁，狐女辞去，吴竟绝迹于狎游。

〔注〕 ①北里：妓女的住处。

②埋香葬玉：香、玉指美女。

14. 交河及孺爱，青县张文甫，皆老儒也，并授徒于献。尝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间，去馆稍远，荒原阒寂，榛莽翳然。张心怖欲返，曰：墟墓间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间何得有鬼？不闻阮瞻^①之论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释氏之妖妄。因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疏通证明，词条流畅，二人听之皆首肯。共叹宋儒见理之真，递相酬对，竟忘问姓名。适大车数辆远远至，牛铎铮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无鬼之论，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今将别，谨以实告。毋訝相戏侮也。俯仰之顷，欻然已灭。是间绝少文士，惟董空如

先生墓相近，或即其魂欤。

〔注〕 ①阮瞻：晋代人，持无鬼论。

15. 河间唐生，好戏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谓唐瞋子者是也。有塾师好讲无鬼，尝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语耳！唐夜洒土其窗，而呜呜击其户。塾师骇问为谁。则曰：我二气之良能也。塾师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宋达旦。次日委顿不起。朋友来问，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为，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抛掷瓦石，摇撼户牖无虚夕。初尚以为唐再来，细察之乃真魅。不胜其鬻，竟弃馆而去。盖震惧之后，益以惭恧，其气已馁，狐乘其馁而中之也，妖由人兴，此之谓乎。

16. 天津某孝廉，与数友郊外踏青。皆少年轻薄，见柳荫中少妇骑驴过，欺其无伴，邀众逐其后，嫚语调谑。少妇殊不答，鞭驴疾行。有两三人先追及，少妇忽下驴软语，意似相悦。俄某与三四人追及，审视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骑，是日亦无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诃之，妻嬉笑如故，某愤气潮涌，奋掌欲掴其面。妻忽飞跨驴背，别换一形，以鞭指某数曰：见他人之妇，则狎褻百端；见自己妇，则恚恨如是。尔读圣贤书，一怒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桂籍也！数讫，径行。某色如死灰，殆僵立道左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17. 德州田白岩曰：有额都统者，在滇黔间山行。见道士按一丽女于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额急挥骑驰及，遽格道士手。女噉然一声，化火光飞去，道士顿足曰：公败吾事。此魅已媚杀百余人，故捕诛之以除害。但取精已多，岁久通灵，斩其首则神遁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纵之，又貽患无穷矣！惜一猛虎之命，放置深山，不知泽麋林鹿剿其牙者几许命也。匿其匕首，

恨恨渡溪去，此贻白岩之寓言，即所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①。姑容墨吏，自以为阴功，人亦多称为忠厚。而穷民之卖儿贴妇，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长者乎。

〔注〕 ①此句出自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意为罢免一个不称职的官员，不过使他一家因此而哭泣，这点悲伤怎比得上一个地区的百姓遭受他的涂炭呢？路，相当于省。

18. 献县吏王某工刀笔，善巧取人财。然每有所积，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庙道童，夜行廊庑间，有二吏持簿对算。其一曰：渠今岁所蓄较多，当何法以销之？方沉思间，其一曰：一翠云足矣，无烦迂折也。是庙往往遇鬼，道童习见亦不怖。但不知翠云为谁，亦不知为谁销算。俄有小妓翠云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恶疮，医药备至，比愈则已荡然矣。人计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数者，约三四万金。后发狂疾暴卒，竟无棺以殓。

19. 陈云亭舍人言，有台湾驿使^①宿馆舍，见艳女登墙下窥，叱索无所睹。夜半琅然有声，乃片瓦掷枕畔。叱问是何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声曰：公禄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惧干神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误作驿卒之女，谋他日纳为妾。人心一动，鬼神知之，以邪召邪，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报，公何怒焉？驿使大愧，未及天曙，促装去。

〔注〕 ①驿使：古时传递公文的人。

20. 叶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昼对话，迫叶让所居，扰攘戏侮，至杯盘自舞，几榻自行。叶告张真人，真人以委法官^①。先书一符，甫张而裂。次牒都城隍，亦无验。法官曰：是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建道场^②七日。至三日，狐犹诟詈，至四日乃婉词请和。叶不欲与为难，亦祈不竟其事。真人曰：章已拜，不可

追矣。至七日，忽闻格斗砰礲，门窗破堕。薄暮尚未已，法官又檄他神相助，乃就擒，以罍贮之，埋广渠门外。余尝问真人驱役鬼神之故，曰：我亦不知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于印，而符录则掌于法管。真人如官长，法官如胥吏。真人非法官不能为符录，法官非真人之印，其符录亦不灵。中间有验有不验，则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准或驳，不能一一必行耳。此言颇近理，又问设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尚能制伏否。曰：譬大吏经行，劫盗自然避匿。倘或无知猖獗，突犯双旌，虽手握兵符，征调不及，一时亦无如之何。此言亦颇笃实。然则一切神奇之说，皆附会也。

〔注〕 ①法官：道士有职位者的称呼。

②道场：礼拜、行道的场所。

21. 朱子颖运使言守泰安日，闻有士人到岱岳深处，忽人语出石壁中曰：何处经香，岂有转世人来耶？割然震响，石壁中开，贝阙琼楼，涌现峰顶。有耆儒冠带下迎。士人骇愕，问此何地。曰：此经香阁也。士人叩经香阁之义。曰：其说长矣，请坐讲之。昔尼山^①删定，垂教万年。大义微言，递相授受。汉代诸儒，去古未远，训诂笺注，^②类能窥见先圣之心。又淳朴未漓，无植党争名之习，惟各传师说，笃溯渊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勒为注疏十三部，先圣嘉焉。诸大儒虑新说日兴，渐成绝学，建是阁以贮之。中为初本，以五色玉为函，尊圣教也。配以历代官刊之本，以白玉为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则各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时代，度置斯阁，以苍玉为函，奖汲古之勤也，皆东西面。并以珊瑚为签，黄金作锁钥。东西两庑，以沉檀为几，锦绣为茵。诸大儒之神，岁一来

视，相与列坐于斯阁。后三楹^③则唐以前诸儒经义，帙以纂组，收为一库。自是以外，虽著述等身，声华盖代，总听其自贮名山，不得入此门一步焉。先圣之志也。诸书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发浓香，故题曰经香。盖一元斡运，二气绸缪^④，阴起午中，阳生子半。圣人之心，与天地通。诸大儒阐发圣人之理，其精奥亦与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传是学者始闻之，他人则否。世儒于此十三部，或焚膏继晷，钻仰终身，或锻炼苛求，百端掎击，亦各因其性识之所根耳。君四世前为刻工，曾手刊周礼半部，故余香尚在，吾得以知君之来。因引使周览阁庑，款以茗果，送别，曰：君善自爱，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顾，唯万峰插天，杳无人迹。案此事荒诞，殆尊汉学者之寓言。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似汉学粗而宋学精。然不明训诂，义理何由而知。概用诋排，视犹土苴，未免既成大辘，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遽焚宝筏。于是攻宋儒者，又纷纷而起，故余撰《四库全书·诗部总序》，有曰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儒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韦苏州诗曰：水性自云静，石中亦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此之谓矣。平心而论，易自王弼始变旧说，为宋学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经词义明显，宋儒所争，只今文古字句，亦无关宏旨，均姑置勿议。至尚书三礼三传^⑤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傅，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唯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其间兰艾同生，诚有不尽贻人心

者，是嗤点之所自来。此种虚构之词，亦非无因而作也。

- 〔注〕 ① 尼山：山名，在曲阜东南。此指孔子。
 ② 训诂笺注：考据学中的几种方式。
 ③ 楹：计算房屋的单位，一列为一楹。
 ④ 纲縿：中国哲学术语。万物由相互作用而变化生长之意。
 ⑤ 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指《左氏传》、《公羊传》、《穀传》。

22. 曹司农竹虚言，其族兄自歙往扬州，途经友人家。时盛夏，延坐书屋，甚轩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强居之，夜半有物自门隙蠕蠕入，薄如夹纸。入室后，渐开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忽披发吐舌，作缢鬼状。曹笑曰：犹是发，但稍乱。鬼技穷，倏然灭。及归途再宿，夜半门隙又蠕动。甫露其首，辄唾曰：又此败兴物耶？竟不入。此与嵇中散事相类^①。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畏则心乱，心乱则神涣，神涣则鬼得乘之。不畏则心定，定则神全，神全则沴戾之气不能干。故记中散是事者，称神志湛然，鬼惭而去。

- 〔注〕 ① 《灵鬼记》中说：嵇康弹琴，来了一个鬼。嵇康看清它之后，吹灭了灯，说：予耻与鬼魅争光。”

23. 董曲江言，默庵先生^①为总漕时，署有土神马神二祠，惟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谓土神于思老翁，不应拥艳妇，马神年少，正为嘉耦。径移女像于马神祠。俄眩仆不知人。默庵先生闻其事，亲祷移还，乃苏。又闻河间学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训导谓黉宫不可塑妇人，乃别建一小祠迁焉。土神凭其幼孙语曰：汝理虽正而心则私，正欲广汝宅耳，吾不服也。训导方侃侃谈古礼，猝中其隐，大骇，乃终任不敢居。是实二事相近，或曰：训导迁庙犹以礼，董读神甚矣，谴当重。余谓董少年放诞耳，训

导内挟私心，使己有利，外假公义，使人无词，微神发其阴谋，人尚以为能正祀典也。春秋诛心，训导谴当重于董。

〔注〕 ①即董讷。

24. 戏术皆手法捷耳，然亦实有搬运术。忆小时在外祖雪峰先生家，一术士置杯酒于案，举掌扞之，杯陷入案中，口与案平。然扞案，不见杯底。少选取出，案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举鱼脍一巨碗，抛掷空中不见。令其取回，则曰不能矣，在书室画厨夹屉中，公等自取耳。时以宾从杂沓，书室多古器，已严扃。且夹屉高仅二寸，碗高三四寸许，断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钥启视，则碗置案上，换贮佛手五，原贮佛手之盘，乃换贮鱼脍，藏夹屉中。是非搬运术乎？理所必无，事所或有，类如此。然实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魃，盗取人物，不为异，能劾禁狐怪山魃者，亦不为异。既能劾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盗取人物，即可以代人取物，夫又何异焉。

25. 旧仆庄寿言，昔事某官，见一官侵晨至，又一官续至，皆契交也。其状若密递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驾递出，至黄昏乃归，车殆马烦，不胜困惫。俄前二官又至，灯下或附耳，或点头，或摇手，或蹙眉，或拊掌，不知所谈何事。漏下二鼓，我遥闻北窗外吃吃有笑声，室中弗闻也。方疑惑间，忽又闻长叹一声，曰：何必如此！始宾主皆惊，开窗急视，新雨后泥平如掌，绝无人迹。共疑为我吃语。我时因戒勿窃听，避立南荣外花架下，实未尝睡，亦未尝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26. 永春丘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鲤湖道中，有童子骑牛来，行甚速。至丘前小立，朗吟曰：来冲风雨来，去踏烟霞去。斜照万峰青，是我还山路。怪村竖哪得作此语，凝思欲问，则笠影出

没杉桧间，已距半里许矣。不知神仙游戏，抑乡塾小儿闻人诵而偶记也。

27. 莆田林教谕需，以台湾俸满^①北上。至涿州南，下车便旋，见破屋墙外，有磁锋划一诗曰：骤纲队队响铜铃，清晓冲寒过驿亭。我自垂鞭玩残雪，驴蹄缓踏乱山青。款曰：罗洋山人。读讫自语曰：诗小有致，罗洋是何地耶？屋内应曰，其语似是湖广人。入视之，惟凝尘败叶而已。自知遇鬼，惕然登车，恒郁郁不适，不久竟卒。

〔注〕 ①俸满：明清官员任职满一定年限可酌情升调，叫俸满。

28. 景州李露园基塙，康熙甲午孝廉，余僚婿也。博雅工诗，需次^①日，梦中作一联曰：鸾翻嵇中散，蛾眉屈左徒^②。醒而不能自解。后得湖南一令，卒于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注〕 ①需次：旧时指官吏授职后，按照资历依次补缺。

②蛾眉：指女人；屈左徒：即屈原。

29. 先祖母张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群婢患其盗肉，阴扼杀之。中一婢曰柳意，梦中恒见此犬来啮，睡辄呓语。太夫人知之，曰：群婢共杀犬，何独衔冤于柳意？此必柳意亦盗肉，不足服其心也。考问果然。

30. 福建汀州试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临日，吏曰当诣树拜。余谓木魅不为害，听之可也，非祀典所有，使者不当拜。树枝叶森耸，隔屋数重可见。是夕月明，余步阶上，仰见树梢两红衣人，向余罄折拱揖，冉冉渐没。呼幕友出视，尚见之余。次日诣树各答以揖，为镌一联于祠门曰：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①或是君。此事亦颇异。袁子才尝载此事于《新齐谐》，所记稍异，盖传闻之误也。

〔注〕 ①点首朱衣：相传欧阳修任知贡举时，每阅卷，觉座后有一朱衣人，朱衣人点头的，文章就入格；回头看，却又不见人。

31. 德州宋清远先生言，吕道士不知何许人，善幻术，尝客田山蘊司农家。值朱藤盛开，宾客会赏。一俗士^①言词猥鄙，喋喋不休，殊败人意。一少年性轻脱，厌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几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听，亦愠形于色。满座为之不乐。道士耳语小童，取纸笔，画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数四。俗客趋东南隅坐，喃喃自语。听之，乃与妻妾谈家事，俄左右回顾若和解，俄怡色自辩，俄作引罪状，俄屈一膝，俄两膝并屈，俄叩首不已。视少年则坐西南隅花栏上，流目送盼，妮妮软语，俄嬉笑，俄谦谢，俄低唱《浣纱记》，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备诸冶荡之态。老儒则端坐石凳上，讲《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掠顾盼，如与四五人对语，忽摇手曰不是，忽瞋目曰尚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止。众骇笑，道士摇手止之。比酒阑，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凝坐，少选始醒，自称不觉醉眠，谢无礼。众匿笑散。道士曰：此小术，不足道。叶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宫，即用此符。当时误以为真仙，迂儒又以为妄语，皆井底蛙耳。后在旅馆，符摄一过往贵人妾魂。妾苏后登车，识其路径门户，语贵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礼》所以禁怪民欤。

〔注〕 ①俗士：平庸的士人。

32. 交河老儒及润础，雍正乙卯乡试，晚至石门桥，客舍皆满。唯一小屋，窗临马枥，无肯居者。姑解装焉。群马跳踉，夜不得寐。人静后忽闻马语。及爱观杂书，先记宋人说部中有堰下牛语事，知非鬼魅，屏息听之。一马曰：今日方知忍饥之苦，生前所欺隐草豆钱，意在何处。一马曰：我辈多由圉人转生，死者

方知，生者不悟，可为太息。众马皆呜咽。一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为犬？一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并淫滥，尽盗其钱与所欢，当罪之半矣。一马曰：信然，罪有轻重。姜七堕豕，身受屠割，更我辈不若也。及忽轻嗽，语遂寂。及恒举以戒圉人。

33. 余一侍姬，平生不尝出詈语。自云亲见其祖母善詈，后了无疾疾，忽舌烂至喉，饮食言语皆不能，宛转数日而死。

34. 有某生在家，偶晏起，呼妻妾不至。问小婢，云并随一少年南去矣。露刃追及，将骈斩之，少年忽不见。有老僧衣红袈裟，一手托钵，一手振锡杖，格其刀，曰：汝尚不寢耶？汝利心太重，忮忌心太重，机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终不觉。鬼神忌隐恶，故判是二妇，使作此以报汝。彼何罪焉。言讫亦隐。生默然引归。二妇云，少年初不相识，亦未相悦，忽惘然如梦，随之去。邻里亦曰：二妇非淫奔者，又素不相得，岂肯随一人？且淫奔必避人，岂有白昼公行，缓步待追者耶？其为神谴信矣。然终不能名其恶，真隐恶哉。

35. 事皆前定，岂不信然。戊子春，余为人题蕃骑射猎图，曰：白草粘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是年八月，竟从军于西域^①。又董文恪公尝为余作秋林觅句图。余至乌鲁木齐城，西有深林，老木参云，弥亘数十里，前将军伍公弥泰建一亭于中，题曰秀野。散步其间，宛然前画之景。辛卯还京，因自题一绝句，曰：霜叶微黄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谁知早作西行讖，老木寒云秀野亭。

〔注〕 ①乾隆年间，作者的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罹法，作者为之通风报信而获罪，被贬到西城（此处指乌鲁木齐）。

36. 南皮疡医某，艺颇精。然好阴用毒药，勒索重货，不履所欲，则必死。盖其术诡秘，他医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亦无敢延之者矣。或谓某杀人至多，天何不殛某身而殛其子，有佚罚焉。夫罪不至极，刑不及孥；恶不至极，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祸延后嗣也。

37. 安中宽言，昔吴三桂之叛，有术士精六壬^①，将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墙下，术士曰：君勿眠此，此墙亥刻当圯。其人曰：君术未深，墙向外圯，非向内圯也。至夜果然。余谓此附会之谈也。是人能知墙之内外圯，不知三桂之必败乎。

〔注〕 ①六壬：术数的一种。数信者用以占卜吉凶。

38. 有僧游交河苏吏部次公家，善幻术，出奇不穷，云与吕道士同师。尝抔泥为豕，咒之渐蠕动。再咒之，忽作声。再咒之，跃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讫，客皆作呕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广记》^①载术士咒片瓦授人，划壁立开，可潜至人闺阁中。师术能及此否？曰：此不难。拾片瓦咒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语。语则术散矣。士试之，壁果开，至一处，见所慕，方卸妆就寝。守僧戒不敢语，径掩扉登榻狎昵。妇亦欢洽，倦而酣睡。忽开目则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诘，僧登门数之曰：吕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诛，君更累我耶？小术戏君，幸不伤盛德，后更无萌此念。既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录之。虽无大谴。恐于禄籍有妨耳。士果蹭蹬。晚得一训导，竟终于寒毡。^②

〔注〕 ①《太平广记》：小说总集，北宋李昉等编辑。

②杜甫诗：“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

39. 康熙中，献县胡维华，以烧香聚众谋不轨。所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师三百余里；由青县、静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余里。维华谋分兵为二，其一出不意，并程抵京师；其一据天津，掠海舟。利则天津之兵亦壮趋；不利则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伪官，事已泄，官军擒捕，围而火攻之，髻馘不遗。初维华之父雄于货，喜周穷乏，亦未为大恶。邻村老儒张月坪，有女艳丽，殆称国色，见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执，无与人为妾理，乃延这教读。月坪父母柩在辽东，不得返，恒戚戚。偶言及，即捐金使扶归，且赠以葬地。月坪田内有横尸，其仇也。官以谋杀勘，又为百计申辩，得释。一日，月坪妻携女归宁，三子并幼，月坪归家守门户，约数日返。乃阴使其党，夜键户而焚其庐，父子四人并烬。阳为惊悼，代营丧葬，且时周其妻女。竟依以为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与谋，辄阴沮使不就。久之渐露求女为妾意，妻感其惠，欲许之。女初不愿，夜梦其父曰：汝不往，吾终不畅吾志也。女乃受命。岁余生维华，女旋病卒。维华竟覆其宗。

40. 又去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仆夫妇死而纳其女者。女故慧黠，经营其饮食服用，事事当意。又凡可博其欢者，冶荡狎嫖，无所不至。皆窃议其忘仇。蛊惑既深，惟其言是听。女始则导之奢华，破其产十之七八。又谗间其骨肉，使门以内如寇仇。继乃时说水浒传宋江柴进等事，称为英雄，怂恿之交通盗贼，卒以杀人抵法。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阴携卮酒，酬其父母墓曰：父母恒梦中魇我，意恨恨似欲击我，今知之否耶？人始知其蓄志报复。曰：此女所为，非惟人不测，鬼亦不测也，机深哉！然而不以阴险论，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41. 余在乌鲁木齐，军吏具文牒数十纸，捧墨笔请判曰：凡

客死于此者，其棺归籍。例给牒。否则魂不得入关。以行于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视其文鄙诞殊甚，余曰：此胥役托词取钱耳。启将军除其例。旬日后，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无牒不能归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又近城。斥之如故。越旬日，余所居墙外，飏飏有声。余尚以为胥役所伪。越数日，声至窗外。时月明如画，自起寻视，实无一人。同事观御史成曰：公所持理正，虽将军不能夺也。然鬼哭实共闻，不得照者，实亦怨公。盍试一给之，姑间执谗慝之口。倘鬼哭如故，则公亦有词矣。勉从其议，是夜寂然。又军吏宋吉禄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苏云，见其母至。俄台军以官牒呈，启视则哈密报吉禄之母来视子，卒于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儒生论其常耳。余尝作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飏飏接冷云，关山疆界是谁分。幽魂来往随官牒，原鬼昌黎^①竟未闻。即此二事也。

〔注〕 ①《原鬼》：唐代韩愈所作文章篇名。昌黎即韩愈。

42. 范蘅洲言，昔渡钱塘江，有一僧附舟，径置坐具，倚橈竿，不相问讯。与之语，口漫应，目视他处，神意殊不属。蘅洲怪其傲，亦不再言。时西风过急，蘅洲偶得二句，曰：白浪簸船头，行人怯石尤^①。下联未属，吟哦数四。僧忽闭目微吟，曰：如何红袖女，尚倚最高楼。蘅洲不省所云。再与语，乃不答。比系缆，恰一少女立楼上，正著红袖，乃大惊。再三致诘，曰：偶望见耳。”然烟水淼茫，庐舍遮映，实无望见理。疑其前知，欲作礼，则已振锡去。蘅洲惘然莫测，曰：此又一骆宾王矣。

〔注〕 ①石尤：打头风。

43. 清苑张公钺，官河南郑州时，署有老桑树，合抱不交。云棲神物，恶而伐之。是夕，其女灯下睹一人，面目手足及衣冠，

色皆浓绿，厉声曰：尔父太横，姑示警于尔。惊呼媼婢至，神已痴矣。后归戈太仆仙舟，不久下世。驱厉鬼，毁淫祠^①，正狄梁公、范文正公^②辈事。德苟不足以胜之，鲜不致败。

〔注〕 ①淫祠：不在祀典之内的祠庙。

②范文正公：名仲淹。宋代天圣年间闹蝗灾、旱灾，宋仁宗命令他安抚江淮地区。所至开仓赈济，且禁止淫祀。

44. 钱文敏公^①曰：“天之祸福，不犹君之赏罚乎？鬼神之鉴察，不犹官吏之详议乎？今使有一弹章曰：某立身无玷，居官有绩。然门径向凶方，营建犯凶日，罪当谪罚，所司允乎驳乎？又使有一荐牒曰：某立身多瑕，居官无状。然门径得吉方，营建值吉日，功当迁擢，所司又允乎驳乎？官吏所必驳，而谓鬼神允之乎？故阳宅之说，余终不谓然。此譬至明，以诘形象，亦无可置辩。然所见实有凶宅。京师斜对给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吊者五。粉坊琉璃街极北道一宅，余行吊者七。给孤寺宅，曹宗丞学閤尝居之。甫移入，二仆一夕并暴亡，惧而迁去。粉坊琉璃街宅，邵教授大生尝居之，白昼往往见变异，毅然不畏，竟歿其中。此又何理欤？刘文正公曰：卜地见书，卜日见礼，苟无吉凶，圣人何卜？但恐非今术士所知耳。斯持平之论矣。

〔注〕 ①钱文敏公：名维城，江苏人，官至刑部侍郎。

45. 沧州潘班，善书画，自称黄叶道人。尝宿友人斋中，闻壁间小语曰：君今夕无留人共寝，当出就君。班大骇，移出。友人曰：室旧有此怪，一婉娈女子，不为害也。后友人私语所亲曰：潘君其终困青衿乎？此怪非鬼非狐，不审何物。遇粗俗人不出，遇富贵人亦不出。惟遇才士之沦落者，始一出荐枕耳。后潘果坎壈以终。越十余年，忽夜闻斋中啜泣声。次日，大风折一老杏树，

其怪乃绝。外祖张雪峰先生尝戏曰：此怪大佳，其意识在绮罗人上。

46. 陈枫崖光禄言，康熙中枫泾一太学生，尝读书别业。见草间有片石，已断裂剥蚀，仅存数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竟其墓必在左右，每陈茗果于石上，而祝以狎词。越一载余，见丽女独步菜畦间，手执野花，顾生一笑。生趋近其侧，目挑眉语，方相引入篱后灌莽间，女凝立直视，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颊，曰：一百余年，心如古井，一旦乃为荡子所动乎？顿足数四，奄然而灭。方知即墓中鬼也。蔡修撰季实曰：古称盖棺论定。于此事，知盖棺犹难论定矣。是本贞魂，犹以一念之差，几失故步。晦庵^①先生诗曰：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谅哉！

〔注〕 ①晦庵：朱熹的号。

47. 王孝廉金英言，江宁一书生，宿故家废园中，月夜有艳女窥窗，心知非鬼即狐。爱其姣丽，亦不畏怖。招使入室，即宛转相就。然始终无一语，问亦不答，惟含笑流盼而已。如是月余，莫喻其故。一日，执而固问之，乃取笔作字曰：妾前明某翰林侍姬，不幸夭逝。因平生巧于谗构，使一门骨肉如水火，冥司见谴，罚为瘠鬼，已沉沦二百余年。君能为书《金刚经》十部，得仗佛力，超拔苦海，则世世衔感矣。书生如其所乞。写竣之日，诣书生再拜。仍取笔作字曰：籍金经忏悔，已脱鬼趣。然前生罪重，仅能带业往生，尚须三世作哑妇，方能语也。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

滦阳消夏录二

48. 董文恪公为少司空时，云昔在富阳村居，有村叟坐邻家，闻读书声，曰贵人也，请相见。谛观再四，又问八字干支，沈思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当某年得知县，某年署大县，某年实授，某年迁通判，某年迁知府，某年由知府迁布政，某年迁巡抚，某年迁总督。善自爱，他日知吾言不谬也。后不再见此叟，其言亦不验。然细较生平则所谓知县，乃由拔贡得户部七品官也。所谓调署大县，乃庶吉士也。所谓实授，乃编修也。所谓通判，乃中允也。所谓知府，乃侍读学士也。所谓布政使，乃内阁学士也。所谓巡抚，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内外异途耳。是其言验而不验，不验而验，惟未知总督如何。后公以其年拜礼部尚书，品秩仍符。按推算干支，或奇验，或全不验，或半验，半不验。余尝于闻见最确者，反复深思，八字贵贱贫富，特大略如是，其间乘除盈缩，略有异同。无锡邹小山先生夫人，与安州陈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并同。小山先生官礼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贵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论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论禄，则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补矣。二夫人并寿老，陈夫人早寡，然晚岁康强安乐；邹夫人白首齐眉，然晚岁丧子，家计亦薄，又相补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时有初正也。余第六侄与奴子刘云鹏，生时只隔一墙，两窗相对，两儿并落蓐啼。非惟时同刻同，

乃至分秒亦同。侄至十六岁而夭，奴子今尚在。岂非此命所赋之禄，只有此数？侄生长富贵，消耗先尽；奴子生长贫贱，消耗无多，禄尚未尽耶？盈虚消息，理固如斯，俟知命者更详之。

49.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镇番守备，云有李太学妻，恒虐其妾，怒辄褫下衣鞭之，殆无虚日。里有老媪能入冥，所谓走无常者^①是也。规其妻曰：娘子与是妾有夙冤，然应偿二百鞭耳。今妒心炽盛，鞭之殆过十余倍，又负彼债矣。且良妇受刑，虽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则干鬼神之忌。娘子与我厚，窃见冥籍，不敢不相闻。妻哂曰：死媪谩语，欲我褫解取钱耶！会经略莫落，遘王辅臣之变，乱党蜂起，李殁于兵。妾为副将韩公所得，喜其明慧，宠专房。韩公无正室，家政遂操于妾。妻为贼所掠，贼破被俘，分赏将士，恰归韩公。妾蓄以为婢，使跪于堂而语之曰：尔能受我指挥，每日晨起，先跪妆台前，自褫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后供役，则贷尔命。否则尔为贼党妻，杀之无禁，当寸寸齑尔，饲犬豕。妻惮死矢志，叩首愿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余乃以他疾死，计其鞭数适相当。此妇真顽钝无耻哉，亦鬼神所忌，阴夺其魄也。此事韩公不自讳，且举以明果报，故人知其详，韩公又言，此犹显易其位也。明季尝游襄邓^②间，与术士张鸳湖同舍。鸳湖稔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积不平，私语曰：道家有借形法，几修炼未成，气血已衰，不能还丹者，则借一壮盛之躯，乘其睡与之互易。吾尝受此法，姑试之。次日，其家忽闻妻在妾房语，妾在妻房语。比出户，则作妻语者妾，作妾语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纷纭争执，亲族不能判。鸣之官，官怒为妖妄，笞其夫，逐出，皆无可如何。然据形而论，妻实是妾。

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终。此事尤奇也。

〔注〕 ①走无常：传说人正走在路上，忽然仆地死去，过一段时间才醒来。说是阴间鬼吏不够用，忙时借活人帮忙，谓之走无常。

②清湖北襄联府、河南南阳府，古为襄邓地区。

50. 相传有位塾师，夏夜月明，率门人纳凉河间献王祠外田塍上，因共讲《三百篇》拟题^①，音琅琅如钟鼓。又令小儿诵《孝经》，诵已复讲。忽举首见祠门双古柏下，隐隐有人。试近之，形状颇异，知为神鬼。然私念此献王祠前，决无妖魅。前问姓名。曰毛萑、贯长卿、颜芝，因谒王至此。塾师大喜，再拜请授经义。毛、贯并曰：君所讲话已闻，都非我辈所解，无从奉答。塾师又拜曰：《诗》义深微，难授下愚。请颜先生一讲《孝经》可乎？颜回面向内曰：君小儿所诵，漏落颠倒，全非我所传本。我亦无可著语处。俄闻传王教曰：门外似有人醉语，聒耳已久，可驱之去。余谓此与爱堂先生所言学究遇冥吏事，皆博雅之士，造戏语以诟俗儒也。然亦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乎^②。

〔注〕 ①《三百篇》指毛亨传的诗经。拟题：指科举时请名家在经书中押题，事先做好读熟，以备考试。

②语出《庄子·齐物论》，意为门有缝，风就钻进来。桐子似乳，著其叶而生，其巢似箕，鸟就喜欢当巢。

51. 先姚安公性严峻，门无杂宾，一日与一褴褛人对语，呼余兄弟与为礼，曰：此宋曼殊曾孙，不相闻久矣，今乃见之。明季兵乱，汝曾祖年十一，流离戈马间，赖宋曼殊得存也。乃为委曲谋生计，因戒余兄弟曰：义所当报，不必谈因果。然因果实亦不爽。昔某公受人再生恩，富贵后，视其子孙零替，漠如陌路。后病困，方服药，恍惚见其人手授二札，皆未封。视之，则当年乞救书也。覆杯于地，曰：吾死晚矣。是夕卒。

52. 宋按察蒙泉言，某公在明为谏官，尝扶乩^①问寿数。仙判某年某月某日当死。计期不远，恒悒悒，届期乃无恙。后入本朝，至九列。适同僚家抚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无验，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仰沉思，忽命驾去，盖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注〕 ①扶乩：旧时迷信者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

53. 沈椒园先生，为鳌峰书院山长^①时，见示高邑赵忠毅公旧砚，额有东方未明之砚六字，背有铭曰残月荧荧，太白耿耿。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贬。盖劾魏忠贤时，用此砚草疏也。末有小字一行，题门人王铎^②书。此行遗未镌，而黑痕深入石骨，干则不见。取水濯之，则五字炳然。相传初令王铎书此铭，未及镌而难作。后在戍所乃镌之，语工勿镌此一行。然阅一百余年，涤之不去，其事颇可。或曰忠毅嫉恶严。渔洋山人笔记称铎人品日下，书品亦日下。然则忠毅先有所见矣，削其名，摈之也。涤之不去，欲著其尝为忠毅所摈也。天地鬼神，恒于一事偶露其巧，使人知警，是或然欤。

〔注〕 ①鳌峰，在福建闽侯县。山长即院长。

②王铎：明天启间翰林，后来降清，官至尚书，工书善画。

54. 乾隆庚午，官库失玉器，勘诸苑户，苑户常明对簿时，忽作童子声曰：玉器非所窃，人则真所杀。我即所杀之魂也。问官大骇，移送刑部。姚安公时为江苏司郎中，与余公文仪等同鞫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岁上元，常明引我观灯归，夜深人寂，常明戏调我，我方力拒，且言归当诉诸父。常明遂以衣带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诸巡城，送刑部，以事无左证，议别缉真凶。我魂恒随常明行，

但相去四五尺，即觉炽如烈焰，不得近。后热稍减，渐近至二三尺，又渐近至尺许。昨乃都不觉热，始得附之。又言初讯时，魂亦随之刑部，指其门乃广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检得旧案。问其尸，云在河岸第几柳树旁。掘之亦得，尚未坏。呼其父使辨识，长恸曰：吾儿也！以事虽幻杳，而证验皆真。且讯问时，呼常明名，则忽似梦醒，作常明语；呼二格名，则忽似昏醉；作二格语。互辩数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语家事，一一分明。狱无可疑，乃以实状上闻。论如律，命下之日，魂喜甚。本卖糕为活，忽高唱卖糕一声，父泣曰：久不闻此，宛然生时声也。问儿当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问常明，不复作二格语矣！

55. 南皮张副使受长，官河南开归道，夜阅一讞牒，沉吟自语曰：自到死者，刀痕当入重而出轻，今入轻出重，何也？忽闻背后太息曰：公尚解事。回顾无一人。喟然曰：甚哉！治狱可畏也。此幸不误，安保他日不误耶？遂移疾而归。

56. 先叔母高宜人之父，讳荣祉，官山西陵川令。有一旧玉马，质理不甚白洁，而血浸斑斑。斫紫檀为座，承之，恒置几上。其前足本为双跪欲起之形。一日，左足忽伸出座外。高公大骇，阁署传视，曰：此物程朱不能格也。一馆宾曰：凡物岁久则为妖，得人精气多，亦能为妖，此理易明，无足怪也。众议碎之，犹豫未决。次日仍屈还故形。高公曰：是真有知矣。投炽炉中，似微有呦呦声。后无他异。然高氏自此渐式微。高宜人云：此马锻三日，裂为两段，尚及见其半身。又武清王庆坨曹氏厅柱，忽生牡丹二朵，一紫一碧。瓣中脉络如金丝，花叶葳蕤，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从柱而出，纹理相连，近柱二寸许，尚是枯木，以上乃渐青。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时亲见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峰

先生曰：物之反常者为妖，何瑞之有？曹氏亦式微。

57. 先外祖母言，曹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带殉。越数年，墓前恒见一白蛇。后墓为水啮，棺坏朽。改葬之日，他珍物俱在，视玉带则亡矣。蛇身节节有纹，尚似带形，岂其悍鸷之魄，托玉而化欤？

〔注〕 ①曹化淳：明末宦官。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北京，他开门迎纳。后降清。

58. 外祖张雪峰先生，性高洁，书室中几砚精严，图史整肃。恒通其户，必亲至乃开。院中花木翳如，莓苔绿缦，僮婢非奉使令，亦不敢轻踏一步。舅氏健亭公，年十一二时，乘外祖他出，私往院中树下纳凉。闻室内似有人行，疑外祖已先归，屏息从窗隙窥之，见竹椅上坐一女子，靓状如画。椅对画一大镜，高可五尺，镜中之影，乃是一狐。惧弗敢动，窃窥所为。女子忽自见其影，急起绕镜四周呵之。镜昏如雾，良久归坐，镜上呵迹亦渐消。再视其影，则亦一好女子矣。恐为所见，蹑足而归。后私语先姚安公。姚安公尝为诸孙讲大学修身章，举是事曰：明镜空空，故物无遁影。然一为妖气所翳，尚失真形。况私情偏倚，先有所障者乎！又曰非惟私情为障，即公心亦为障。正人君子，为小人乘其机而反激之，其固执决裂，有转致颠倒是非者。昔包孝肃之吏，阳为弄权之状，而应杖之囚，反不予杖。是亦妖气之翳镜也。故正心诚意，必先格物致知。

59. 有卖花老妇言，京师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有丽妇夜逾短垣，与邻家少年狎，惧事泄，初诡托姓名，欢昵渐洽，度不相弃，乃自冒为圃中狐女。少年悦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妇家屋上，掷瓦骂曰：我居圃中久，小儿女戏抛砖石，惊动邻里，

或有之，实无冶荡蛊惑事，汝奈何污我！事乃泄，异哉。狐媚恒托于人，此妇乃托于狐。人善媚者比之狐，此狐乃贞于人。

60. 有游士以书画自给，在京师纳一妾，甚爱之。或遇宴会，必袖果饵以贻妾，亦甚相得。无何病革，语妾曰：吾无家，汝无归；吾无亲属，汝无依；吾以笔墨为活，吾死，汝琵琶别抱，势也，亦理也。吾无遗债累汝，汝亦无父母兄弟掣肘，得行已志。可勿受锱铢聘金，但与约，岁时许汝祭我墓，则吾无恨矣。妾泣受教。纳之者亦如约，又甚爱之。然妾恒郁郁忆旧恩，夜必梦故夫同枕席，睡中或妮妮呓语。夫觉之，密延术士镇以符篆，梦语止而病渐作，驯至绵惓。临歿，以额叩枕曰：故人情重，实不能忘，君所深知，妾亦不讳。昨夜又见梦曰：久被驱遣，今得再来，汝病如是，何不同归？已诺之矣。能邀格外之惠，还妾尸于彼墓，当生生世世，结草衔环^①。不情之请，惟君图之。语讫奄然。夫亦豪士，慨然曰：魂已往矣，留此遗蜕何为？杨越公能合乐昌之镜，吾不能合之泉下乎？竟如所请。此雍正甲寅乙卯间事。余时年十一二，闻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谓再嫁，负故夫也；嫁而有二心，负后夫也。此妇进退无据焉。何子山先生亦曰：忆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陋庵先生则曰：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

〔注〕 ①结草：《左传》载，魏武子得病，告诉儿子魏颗，他死后把自己的宠妾嫁人。病重时又说要妾殉葬。魏武子死。魏颗将他的宠妾嫁了出去。后魏颗与秦国杜回打仗，有一老人用草结扣绊杜回，杜回被捉。魏颗夜梦老人说，他是宠妾的父亲，来报嫁女之恩。衔环：《续齐谐记》载，杨宝到华阴山，见一黄雀被鸱鸢咬伤，便带回来养了一百多天放掉了。夜里有个黄衣童子赠给他四枚白环。

61. 屠者许方，尝担酒二罍夜行，倦怠大树下。月明如昼，

远闻呜呜声，一鬼自丛墓中出。形状可怖，乃避入树后，持担以自卫。鬼至罍前，跃舞大喜，遽开饮。尽一罍，尚欲开其第二罍，緘甫半启，已颓然倒矣。许恨甚，且视之，似无他技，突举担击之，如中虚空。因连与痛击，渐纵弛委地，化浓烟一聚。恐其变幻，更捶百余，其烟平铺地面，渐散渐开，痕如淡墨，如轻縠，渐愈散愈薄，以至于无。盖已渐灭矣。余谓鬼，人之余气也，气以渐而消，故《左传》称新鬼大，故鬼小。世有见鬼者，而不闻见羲轩以上鬼，消已尽也。酒散气者也，故医家行血发汗开郁驱寒之药，皆治以酒。此鬼以仅存之气，而散以满罍之酒，盛阳鼓荡，蒸铄微阴，其消尽也固宜。是渐灭于醉，非渐灭于箠也。闻是事时，有戒酒者，曰：鬼善幻，以酒之故，至卧而受捶。鬼本人所畏，以酒之故，反为人所困，沉湎者念哉。有耽酒者，曰：鬼虽无形而有知，犹未免乎喜怒哀乐之心。今冥然醉卧，消归乌有，反其真矣。酒中之趣，莫深于是。佛氏以涅槃为极乐，营营者恶乎知之。庄子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欤。

62. 献县田家，牛产麟，骇而击杀。知县刘征廉收葬之，刊碑曰见麟郊。刘固良吏，此举何陋也。麟本仁兽，实非牛种，犊之麟而角，雷雨时蛟龙所感耳。

63. 董文恪公未第时，馆于空宅，云常见怪异。公不信，夜篝灯以待。三更后，阴风飒然，庭户自启，有似人非人数辈，杂遝拥入。见公大骇曰：此屋有鬼！皆狼狈奔出。公持梃逐之。又相呼曰：鬼追至，可急走。争逾墙去。公恒言及，自笑曰：不识何以呼我为鬼？故城贾汉恒，时从公受经，因举《太平广记》载野叉欲啖哥舒翰^①妾尸，翰方眠侧，野叉相语曰：贵人在此，奈何？翰自念呼我为贵人，击之当无害，遂起击之。野叉逃散。鬼

贵音近，或鬼呼先生为贵人，先生听未审也。公笑曰：其然。

〔注〕 ①哥舒翰：唐代人，曾任陇右节度使，后兼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在安史之乱中被杀。

64. 庚午秋，买得《埤雅》^①一部，中折叠绿笺一片，上有诗曰：愁烟低冪朱扉双，酸风微戛玉女窗。青磷隐隐出古壁，土花蚀断黄金缸^②。草根露下阴虫急，夜深悄映芙蓉立。湿萤一点过空塘，幽光照见残红泣。末题靛云仙子降坛诗，张凝敬录，盖扶乩者所书。余谓此鬼诗，非仙子诗也。

〔注〕 ①《埤雅》：宋陆佃撰，二十卷。

②缸：古代宫室壁吊上的环状金属饰物。

65. 沧州张铉耳先生，梦中作一绝句曰：江上秋潮拍岸生，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楼十二垂杨遍，何处吹箫伴月明。自跋云，梦如非想，如何成诗？梦如是想，平生未到江南，何以落想至此，莫明其故。姑录存之。桐城姚别峰，初不相识，新自江南来，晤于李锐巖家，所刻近作，乃有此诗。问其年月，则在余梦后岁余。开篋出旧稿示之，共相骇异，世间真有不可解事。宋儒事事言理，此理从何处推求耶。又海阳李漱六名承芳，余丁卯同年^①也。余听事挂渊明采菊图，是蓝田叔画。董曲江曰：一何神似李漱六？余审视信然。后漱六公车入都，乞此画去。云平生所作小照，都不及此。此事亦不可解。

〔注〕 ①同年：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

66. 景城西偏，有数荒冢，将平矣。小时过之，老仆施祥指曰：是即周某子孙，以一善延三世者也。盖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刳羊豕。周氏之祖，自东

昌商贩归，至肆午餐。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女战栗无人色。见周，并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惻然心动，并出资赎之。一无生理，急刺其心死。一携归，因无子，纳为妾。竟生一男，右臂有红丝，自腋下绕肩胛，宛然断臂女也。后传三世乃绝。皆言周本无子，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

67. 青县农家少妇，性轻佻，随其夫操作，形影不离。互相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并宿瓜圃中。皆薄其冶荡。然对他人，则面如寒铁。或私挑之，必峻拒。后遇劫盗，身受七刃，犹诟詈，卒不污而死。又皆惊其贞烈。老儒刘君琢曰：此所谓质美而未学也。惟笃于夫妇，故矢死不二。惟不知礼法，故情欲之感，介于仪容；燕昵之私，形于动静。辛彤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妇中无他肠，故坦然径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崖岸者，吾见之矣。先姚安公曰：刘君正论，辛君有激之言也。后其夫夜守豆田，独宿团焦中。忽见妇来，燕婉如平日，曰：冥官以我贞烈，判来生中乙榜，官县令。我念君，不欲往，乞辞官禄为游魂，长得随君。冥官哀我，许之矣。夫为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昼隐夜来，几二十载。儿童或亦窥见之。此康熙末年事。姚安公能举其姓名居址，今忘矣。

68. 献县老儒韩生，性刚正，动必遵礼，一乡推祭酒^①。一日，得寒疾。恍惚间，一鬼立前曰：城隍神唤。韩念数尽当死，拒亦无益，乃随去。至一官署，神检籍曰：以姓同误矣。杖其鬼二十，使送还。韩意不平，上请曰：人命至重，神奈何遣愤愤之鬼，致有误拘？倘不检出，不竟枉死耶？聪明正直之谓何！神笑

曰：谓汝倔强，今果然。夫天行不能无岁差，况鬼神乎！误而即觉，是谓聪明；觉而不回护，是谓正直。汝何足以知之。念汝言行无玷，姑贷汝，后勿如是躁妄也。霍然而苏。韩章美云。

〔注〕 ①祭酒：古代飨宴时酌酒祭神的长者，后泛指年高德劭或位尊的人。

69. 先祖有小奴，名大月，年十三四。尝随村人罩鱼河中，得一大鱼，长几二尺。方手举以示众，鱼忽拨刺掉尾，击中左颊，仆水中。众怪其不起，试扶之，则血缕浮出。有破碗在泥中，锋铍如刃，刺其太阳穴矣。先是其母梦是奴为人执缚俎上，屠割如羊豕，似尚有余恨。醒而恶之，恒戒以毋与人斗，不虞乃为鱼所击。佛氏所谓夙生中负彼命耶。

70. 刘少宗伯青垣言，有中表涉元稹会真^①之嫌者。女有孕，为母所觉，饰言夜恒有巨人来，压体甚重，而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为妖也。授以彩丝，于来时阴系其足。女窃付所欢，系关帝祠周将军足上。母物色得之，捽其足几断。后复密会，忽见周将军击其腰，男女并僵卧不能起。皆曰污蔑神明之报也。夫专其利而移祸于人，其术巧矣。巧者造物之所忌，机械万端，反而自及，天道也。神恶其险巇，非恶其污蔑也。

〔注〕 ①唐代元稹作《会真记》，写张生、崔莺莺恋爱事。

71. 扬州罗两峰^①，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沉滞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其憧憧往来之鬼，午前阳盛，多在墙阴，午后阴盛，则四散游行。可穿壁而过，不由门户，遇人则避路，畏阳气也。是随处有之，不为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所见殊稀。喜围绕厨灶，似欲近食气。又喜入溷厕，则莫明其故。或取人迹罕到耶？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

于身几十倍，尤似幻妄。然闻先姚安公言，瑶泾陈公，尝夏夜挂窗卧，窗广一丈，忽一巨面窥窗，阔与窗等，不知其身何处。急掣剑刺其左目，应手而没。对窗一老仆亦见，云从窗下地中涌出。掘地丈余，无所睹而止。是果有此种鬼矣。茫茫昧昧，吾乌乎质之。

〔注〕 ①罗两峰：清代名画家，善于画鬼。

72. 奴子刘四，壬辰夏乞假归省。自御牛车载其妇。距家三四十里，夜将半，牛忽不行。妇车中惊呼，曰：有一鬼，首大如瓮，在牛前。刘四谛视，则一短黑妇人，首戴一破鸡笼，舞且呼，曰：来来！惧而回车，则又跃在牛前呼来来。如是四面旋绕，遂至鸡鸣。忽立而笑曰：夜凉无事，借汝夫妇消遣耳，偶相戏，我去后，慎勿詈我。詈则我复来。鸡笼是前村某家物，附汝还之。语讫，以鸡笼掷车上去。天曙抵家，夫妇并昏昏如醉。妇不久病死，刘四亦流落无人状。鬼盖乘其衰气也。

73. 景城有刘武周^①墓，献县志亦载。按武周山后马邑人，墓不应在是，疑为隋刘炫墓。炫景城人，一统志载其墓在献县东八十里。景城距城八十七里，约略当是也。旧有狐居之，时或戏鬬醉人。里有陈双，酒徒也。闻之愤曰：妖兽敢尔。诣墓所，且数且詈。时耘者满野，皆见其父，怒坐墓侧。双跳踉叫号，竟前呵曰：尔何醉至此，乃詈尔父！双凝视，果父也。大怖叩首，父径趋归。双随而哀乞，追及于村外，方伏地陈说，忽妇媪环绕，哂笑曰：陈双何故跪拜其妻？双仰视，又果妻也。愕而痴立，妻亦径趋归。双惘惘至家，则父与妻实未尝出。方知皆狐幻化戏之也，惭不出户者数日。闻者无不绝倒。余谓双不詈狐，何至遭狐之戏？双有自取之道焉。狐不鬬人，何至遭双之詈？狐亦有自取之道焉。

颠倒纠缠，皆缘一念之妄起。故佛言一切众生，慎勿造因。

〔注〕 ①刘武周：隋代人。隋末起兵，后自称皇帝，年号天兴。

74. 方桂，乌鲁木齐流人子也。言尝牧马山中，一马忽逸去，跟踪往觅，隔岭闻嘶声，甚厉。寻声至一幽谷，见数物，似人似鲁，周身鳞皴，如古松，发蓬蓬如羽葆^①，目睛突出，色纯白，如嵌二鸡卵，共按马生啗其肉。牧人多携铕自防，桂故顽劣，因升树放铕，物悉入深林去，马已半躯被啖矣。后不再见，迄不知为何物也。

〔注〕 ①羽葆：葆为盖形，用羽毛做成，仪仗所用。

75. 芮庶子铁崖，宅中一楼，有狐居其上，恒輦之。狐或夜于厨下治饌，斋中宴客，家人习见亦不讶。凡盗贼火烛，皆能代主人呵护，相安已久。后鬻宅于李学士廉衣。廉衣素不信妖妄，自往启视，则楼上三楹，洁无纤尘。中央一片如席大，藉以木板，整齐如几榻，余无所睹。时方修筑，因并毁其楼，使无可据，亦无他异，迨甫落成，突然烈焰四起，顷刻无寸椽。而邻屋苦草，无一茎被蒸，皆曰狐所为。刘少宗伯青垣曰：此宅自当是日焚耳。如数不当焚，狐安敢纵火。余谓妖魅能一一守科律，则天无雷霆之诛矣。王法禁杀人，不敢杀者多，杀人抵罪者亦时有。是固未可知也。

76. 王少司寇兰泉言，梦午塘提学江南时，署后有高阜，恒夜见光怪。云有一雉一蛇居其上，皆岁久，能为魅。午塘少年盛气，集锄畚平之。众犹豫不举手，午塘方怒督，忽风飘片席蒙其首，急撤去，又一片蒙之，皆署中凉篷上物也。午塘觉其异，乃辍役，今尚岿然存。

77. 老仆魏哲闻其父言，顺治初有某生者，距余家八九十里，

忘其姓名，与妻先后卒。越三四年，其妾亦卒。适其家佣工人，夜行避雨，宿东岳祠廊下，若梦非梦，见某生荷校立庭前，妻妾随焉。有神衣冠类城隍，髻折对岳神语曰：某生污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岳神怫然曰：二人畏死忍耻，尚可贷。某生活二人，正为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也？挥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随出。悸不敢语，天曙归告家人，皆不能解。有旧仆泣曰：异哉，竟以此事被录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缘受恩深重，誓不敢言。今已隔两朝，始敢追述。两主母皆实非妇人也。前明天启中。魏忠贤杀裕妃，其位下宫女内监，皆密捕送东厂，死甚惨。有二内监，一曰福来，一曰双桂，亡命逃匿。缘与主人曾相识，主人方商于京师，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窥。主人语二人曰：君等声音笑貌，在男女之间，与常人稍异，一出必见获。若改女装，则物色不及。然两无夫之妇，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败。二君身已净。本无异妇人，肯屈意为我妻妾，则万无一失矣。二人进退无计，沉思良久，并曲从。遂为办女饰，钳其耳，渐可受珥。并市软骨药，阴为缠足，越数月居然两好妇矣。乃车载还家，诡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宫禁，并白皙温雅，无一毫男子状。又其事迥出意想外，竟无觉者。但讶其不事女红，为恃宠骄惰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后亦甘心偕老。然实巧言诱胁，非哀其穷，宜司命之见谴也。信乎人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78. 乾隆己卯，余典山西乡试^①，有两卷皆中式矣。一定四十八名，填草榜时，同考官万泉吕令瀚，误收其卷于衣箱，竟觅不可得。一定五十三名，填草榜时，阴风灭烛者三四，易他卷乃已。揭榜后拆视弥封，失卷者范学敷，灭烛者李腾蛟也。颇疑二

生有阴谴。然庚辰乡试，二生皆中试，范仍四十八名，李于辛丑成进士。乃知科名有命，先一年亦不得。彼营营者何为耶。即求而得之，亦必其命所应有，虽不求亦得也。

〔注〕 ①乡试：明清时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乡试。

79. 先姚安公言，雍正庚戌会试^①，与雄县汤孝廉同号舍^②。汤夜半忽见披发女鬼，褰帘手裂其卷。如蛱蝶乱飞。汤素刚正，亦不恐怖，坐而问之曰：前生吾不知，今生则实无害人事，汝胡为来者？鬼愕眙却立曰：君非四十七号耶？曰吾四十九号。盖有二空舍，鬼除之未数也。谛视良久，作礼谢罪而去。斯须间，四十七号喧呼某甲中恶矣。此鬼殊愤愤，汤君可谓无妄之灾。幸其心无愧怍，故仓卒间敢与诘辨，仅裂一卷耳，否亦殆哉。

〔注〕 ①会试：明清时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考试。

80. 顾员外德懋，自言为东岳冥官，余弗深信也。然其言则有理，曩在裘文达公家，尝谓余曰：冥司重贞妇，而亦有差等。或以儿女之爱，或以田宅之丰，有所系恋而弗去者，下也。不免情欲之萌，而能以礼义自克者，次也。心如枯井，波澜不生，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者，斯为上矣。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一则鬼神为起敬。一日喧传节妇至，冥王改容，冥官皆振衣伫迓。见一老妇僂然来，其行步步渐高，如蹑阶级。比到，则竟从殿脊上过，莫知所适。冥王恍然曰：此已生天，不在吾鬼录中矣。又曰：贤臣亦三等，畏法度者为下。爱名节者为次。乃心王室，但知国计民生，不知祸福毁誉者为上。又曰冥司恶躁竞，谓种种恶业，从此而生。故多困蹶之，使得不偿失。人心愈巧，则鬼神之机亦愈巧。然不甚重隐逸，谓天地生才，原期于世事有补，人人为巢许^①，则至今洪水横流，并挂瓢饮犊之地，亦不可

得矣。又曰：阴律如《春秋》责备贤者，而与人为善。君子偏执害事，亦录以为过。小人有一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报。世人未明此义，故多疑因果或爽耳。

〔注〕 ①巢许：指巢文、许由，皆尧时隐士。

81. 内阁学士永公，讳宁，婴疾，颇委顿。延医诊视，未遽愈。改延一医，索前医所用药帖，弗得。公以为小婢误置他处，责使搜索，云不得且笞汝。方倚枕憩息，恍惚有人跪灯下曰：公勿笞婢。此药帖人小所藏。小人即公为臬司时平反得生之囚也。问：藏叶帖何意？曰：医家同类皆相忌，务改前医之方，以见所长。公所服药不误，特初试一剂，力尚未至耳。使后医见方，必相反以立异，则公殆矣。所以小人阴窃之。公方昏闷，亦未思及其为鬼。稍顷始悟，悚然汗下。乃称前方已失，不复记忆，请后医别疏方。视所用药，则仍前医方也。因连进数剂，病霍然如失。公镇乌鲁木齐日，亲为余言之，曰：此鬼可谓谙悉世情矣。

82. 族叔槩庵言，肃宁有塾师，讲程朱之学。一日有游僧乞食于塾外，木鱼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师厌之，自出叱使去，且曰：尔本异端，愚民或受尔惑耳。此地皆圣贤之徒，尔何必作妄想？僧作礼曰：佛之流而募衣食，犹儒之流而求富贵也，同一失其本来，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师怒，自击以夏楚^①。僧振衣起曰：太恶作剧。遗布囊于地而去。意必复来，暮竟不至。扪之，所贮皆散钱。诸弟子欲探取。塾师曰：俟其久而不来，再为计。然须数明，庶不争。甫启囊，则群蜂垒涌，塾师弟面目尽肿。号呼扑救，邻里咸惊问。僧忽排闥入曰：圣贤乃谋匿人财耶？提囊径行，临出，合掌向塾师曰：异端偶触忤圣贤，幸见恕。观者粲然。或曰幻术也。或曰塾师好辟佛，见僧辄诋。僧故置蜂于囊以

戏之。槩庵曰：此事余目击。如先置多蜂于囊，必有蠕动之状，见于囊外，尔时殊未睹也。云幻术者为差近。

〔注〕 ①夏楚：古时用来打人的器具，多用夏木、楚水做成，故名。

83. 朱青雷言，有避仇窜匿深山者。时月白风清，见一鬼徙倚白杨下，伏不敢起。鬼忽见之，曰：君何不出？栗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颠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矣而隐。余谓此青雷有激之寓言也。

84. 都察院库中有巨蟒，时或夜出。余官总宪时，凡两见。其蟒迹著尘处，约广二寸余，计其身当横径五寸。壁无罅，门亦无罅，窗棱阔不及二寸，不识何以出入。大抵物久则能化形，狐魅能自窗隙往来，其本形亦非窗隙所容也。堂吏云，其出应休咎。殊无验，神其说耳。

85. 幽明异路，人所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渎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代治之，示不测也。戈太仆仙舟言，有奴子尝醉寝城隍神案上，神拘去笞二十，两股青痕斑斑，太仆目见之。

86.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贫富室之贿，鬻其养媳为妾者。其媳虽未成婚，然与夫聚已数年，义不再适。度事不可止，乃密约同逃。翁姑觉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无可栖止，相抱泣。忽祠内语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庙祝踉跄醉归，横卧门外。翁姑追至，问踪迹，庙祝呓语应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约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急循所指路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之父母家。父母欲讼官，乃得不鬻。尔时祠中无一人。庙祝曰：吾初不知是事，亦不记作是语。盖皆土神之灵也。

87. 乾隆庚子，京师杨梅竹斜街，火所毁，殆百楹。有破屋，

岿然独存，四面颓垣，齐如界画，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88. 于氏，肃宁旧族也。魏忠贤窃柄时，视王侯将相如土苴。顾以生长肃宁，耳濡目染，望于氏如王谢^①，为侄求婚，非得于氏女不可。适于氏少子赴乡试，乃置酒强邀至家，面与议。于生念许之则祸在后日，不许则祸在目前，猝不能决，言父在难自专。忠贤曰：此易耳，君速作札，我能即致太翁也。是夕，于翁梦其亡父，督课如平日，命以二题。一为孔子曰诺，一为归洁其身而已矣。方构思，忽叩门惊醒，得子书，恍然顿悟。因复书许姻，而附言病颇棘，促子速归。肃宁去京四百余里，比信返，天甫微明，演剧犹未散。于生匆匆束装，途中官吏迎候者，已供帐相属。抵家后，父子俱称疾不出。是岁为天启甲子。越三载而忠贤败，竟免于难。事定后，于翁坐小车，遍游郊外曰：吾三载杜门，仅博得此日看花饮酒。岌乎危哉。于生濒行时，忠贤授以小像，曰：先使新妇识我面。于氏于余家为表戚，余儿时尚见此轴。貌修伟而秀削，面白，色隐赤，两颧微露，颊微狭，目光如醉，卧蚕以上，赭石薄晕，如微肿，衣绯红，座旁几上，露列金印九。

〔注〕 ①王谢：晋代两家大族。

89. 杜林镇土神祠道士，梦土神语曰：此地繁剧，吾失于呵护，至疫鬼误入孝子节妇家，损伤童稚，今镌秩去矣。新神性严重，汝善事之，恐不似我姑容也。谓春梦无凭，殊不介意。越数日，醉卧神座旁，得寒疾几殆。

90. 景州戈太守桐园，官朔平时，有幕客夜中睡醒。明月满窗，见一女子在几侧座，大怖，呼家奴。女子摇手曰：吾居此久矣，君不见耳。今偶避不及，何惊骇乃尔。幕客呼益急，女子晒

曰：果欲祸君，奴岂能救？拂衣遽起，如微风之振窗纸，穿楮而逝。

91. 颖州吴明经跃鸣言，其乡老儒林生，端人也，尝读书神庙中。庙故宏阔，僦居者多。林生性孤峭，卒不相闻问。一日，夜半不寐，散步月下。忽一客来叙寒温，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谈，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圣贤之为善，皆无所为而为者也，有所为而为，其事虽合无理，其心已纯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说^①，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己则可，用以律人则不可；用以律君子犹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则断不可。圣人之立教，欲人为善而已，其不能为者，则诱掖以成之，不肯为者，则驱策以迫之，于是乎刑赏生焉。能因慕赏而为善，圣人但与其善，必不责其为求赏而然也；能因畏刑而为善，圣人亦与其善，必不责其为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赏使之循天理，而又责慕赏畏刑之为人欲，是不激劝于刑赏，谓之不善，激劝于刑赏，又谓之不善，人且无所措手足矣。况慕赏避刑，既谓之人欲，而又激劝以刑赏，人且谓圣人实以人欲导民矣。有是理欤？盖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圣人之刑赏，为中人以下设教。佛氏之因果，亦为中人以下说法。儒释之宗虽殊，至其教人为善，则意归一辙。先生执董子谋利计功之说，以驳佛氏之因果，将以圣人之刑赏而驳之乎？先生徒见缁流诱人布施，谓之行善，谓之得福，见愚民持斋烧香，谓之不行善，谓可得福，不如是者，谓之不行善，必获罪，遂谓佛氏因果，适以惑众，而不知佛氏所谓善恶，与儒无异。所谓善恶之报，亦与儒无异也。林生意不谓然，尚欲更中己意，俯仰之倾，天已将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挺然不动，乃庙中一泥塑判官。

〔注〕 ①福田有三种：报恩田、功德田、贫穷田。

92. 族祖雷阳公言，昔有遇冥吏者，问命皆前定，然乎？曰然。然特穷通寿夭之数，若唐小说所称预知食料，乃术士射覆法耳，如人人琐记此等事，虽大地为架，不能度此簿籍矣。问定数可移乎？曰可。大善则移，大恶则移。闻孰定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无权也。问果报何有验有不验？曰：人世善恶论一生，祸福亦论一生，冥司则善恶兼前生，祸福兼后生，故若或爽也。问果报何以不同？曰：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迁官，尚书迁一级，则宰相，典史迁一级，不过主簿耳。同一镌秩。有加级者抵，无加级，则竟犒矣。故事同而报或异也。问何不使人先知？曰：势不可也。先知之，则人事息，诸葛武侯为多事，唐六臣^①为知命矣。问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则特无鬼神而人心肆，暧昧难知之外，将无不为矣。先姚安公尝述之曰：此或雷阳所论，托诸冥吏也，然揆之以理，谅亦不过如斯。

〔注〕 ①唐六臣指唐哀帝逊位于梁时，派往梁王处办理移交事宜的张文蔚、苏循、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等六大臣。

93. 先姚安公有仆，貌谨厚而最有心计。一日，乘主人急需，饰词邀勒，得赢数十金。其妇亦悻悻自好，若不可犯，而阴有外遇，久欲与所欢逃，苦无资斧。既得此金，即盗之同遁。越十余日捕获，夫妇之奸乃并败。余兄弟甚快之。姚安公曰：此事何巧相牵引，一至于斯。殆有鬼神颠倒其间也。夫鬼神之颠倒，岂徒博人一快哉？凡以示戒云尔。故遇此种事，当生警惕心，不可生欢喜心。甲与乙为友，甲居下口，乙居泊镇，相距三十里。乙妻以事过甲家，甲醉以酒而留之宿。乙心知之，不能言也，反致谢

焉。甲妻渡河覆舟，随急流至乙门前，为人所拯。乙识而扶归，亦醉以酒而留之宿。甲心知之，不能言也，亦反致谢焉。其邻媪阴知之，合掌诵佛曰：有是哉，吾知惧矣。其子方佐人诬讼，急自往呼之归。汝曹如此媪可也。

94. 四川毛公振翎任河间同知时，言其乡人有簿暮山行者，避雨入一废祠。已先有一人坐檐下，谛视乃其亡叔。惊骇欲避，其叔急止之曰：因有事告汝，故此相待，不祸汝，汝勿怖。我歿之后，汝叔母失汝祖母欢，恒非理见捶撻。汝叔母虽顺受不辞，然心怀怨毒，于无人处窃诅詈。吾在阴曹为伍伯，见土神牒报者数矣。凭汝寄语，戒其悛改。如不知悔，恐不免魂堕泥犁也。语讫而灭。乡人归，告其叔母，虽坚讳无有，然悚然变色，如不自容。知鬼语非诬矣。

95. 毛公又言，有人夜行，遇一人状似里胥，锁繫一囚，坐树下。因并坐暂息。囚啜泣不已，里胥鞭之。此人意不忍，从旁劝止。里胥曰：此桀黠之魁，生平所播弄倾轧者，不啻数百，冥司判七世受豕身，吾押之往生也。君何悯焉。此人悚然而起，二鬼亦一时灭迹。

阅微草堂笔记卷三

滦阳消夏录三

96. 俞提督金鳌言，尝夜行辟展^①戈壁中，（戈壁者，碎沙乱石不生水草之地，即瀚海也。）遥见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几一丈，追之甚急，弯弧中其胸，踣而复起，再射之始仆。就视，乃一大蝎虎，竟能人立而行。异哉。

〔注〕 ①辟展：今新疆鄯善县。

97. 昌吉^①叛乱之时，捕获逆党，皆戮于迪化城西树林中。（迪化，即乌鲁木齐，今建为州。树林绵亘数十里，俗为之树窝。）时戊子八月也。后林中有黑气数团，往来倏忽，夜行者遇之辄迷。余谓此凶悖之魄，聚为妖厉，犹蛇虺虽死，余毒尚染于草木，不足怪也。凡阴邪之气，遇阳刚之气则消。遣数军于月夜，伏铙击之，应手散灭。

〔注〕 ①昌吉：新疆县名。叛乱发生于清高宗时。

98. 乌鲁木齐关帝祠有马，市贾所施以供神者也。尝自啮草山林中，不归皂枥。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门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①，其来亦不失期。祭毕，仍莫知所往。余谓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说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实见其由雪磧缓步而来，弭耳竟立祠门外。雪中绝无人迹，是亦奇矣。

〔注〕 ①小建：指月小；月大称大建。

99. 淮镇在献县东五十五里，即《金史》所谓槐家镇也。有

马氏者，家忽见变异。夜中或抛掷瓦石，或鬼声呜呜，或无人处突火出。黧岁余不止，禱禳亦无验，乃买宅迁居。有赁居者黧如故，不久也他徙。以是无人敢再问。有老儒不信其事，以贱贾得之。卜日迁居，竟寂然无他，颇谓其德能胜妖。既而有猾盗登门与诟争，始知宅之变异，皆老儒贿盗夜为之，非真魅也。先姚安公曰：魅亦不过变幻耳。老儒之变幻如是，即谓之真魅可矣。

100. 己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礼曰：相别七十三年矣，想见不一斋乎？适旅舍所卖皆素食，因与共饭。问其年，解囊出一度牒^①，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给。问师传此几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不必再言。食未毕而去，竟莫测其真伪。尝举以戒昀曰：士大夫好奇，往往为此辈所累。即真仙真佛，吾宁交臂失之。

〔注〕 ①度牒：旧时出家归官府掌管，审查合格准许出家，官府发给证明文件，称度牒。

101. 余家假山上有小楼，狐居之，五十余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时见窗扉，无风自启闭耳。楼之北曰绿意轩，老树阴森，适夏日纳凉处。戊辰七月，忽夜中闻琴声棋声。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为，了不介意。但顾奴子曰，固胜于汝辈饮博。次日，告昀曰：海客无心，则白鸥可狎^①。相安已久，惟宜以不闻不见处之。至今亦绝无他异。

〔注〕 ①《列子》中载，海上有位喜欢鸥鸟的人，天天到海上和鸥鸟在一起玩。他父亲叫他捉来几只鸟来玩玩。第二天他到海上，鸥鸟在天上飞翔而不落下来。

102. 丁亥春，余携家至京师。因虎坊桥旧宅未赎，权往钱香树先生^①空宅中。云楼上亦有狐居，但扃锁杂物，人不轻上。余

戏粘一诗与壁，曰：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楼上下且平分。耽诗自是书生癖，彻夜吟哦厌莫闻。一日，姬人启锁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视之，则地板尘上，满画荷花，茎叶苕亭，具有笔致。因以纸笔置几上，又粘一诗与壁，曰：仙人果是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如，新得吴笺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蕖。越数日启视，竟不举笔。以告裘文达公。公笑曰：钱香树家狐，固应稍雅。

〔注〕 ①钱香树：浙江嘉兴人，因工于诗，受清高宗赏识。

103. 河南冯树楠，粗通笔札，落拓京师十余年，每遇机缘，辄无成就。干祈于人，率口惠而实不至。穷愁抑郁，因祈梦于吕仙祠。夜梦一人语之曰：尔无恨人情薄，此因缘尔所自造也。尔过去生中，喜以虚词博长者名。遇有善事，心知必不能举也，必再三怂恿，使人感尔之赞成；遇有恶人，心知必不可贷也，必再三申雪，使人感尔之拯救。虽于人无所损益，然恩皆归尔，怨必归人，机巧已为太甚。且尔所赞成拯救，皆尔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也。其事稍稍涉于尔，则退避惟恐不速。坐视人之焚溺，虽一举手之力，亦惮烦不为。此心尚可问乎？由是思维，人于尔貌合而情疏，外关切而心漠视。宜乎不宜？鬼神之责人，一二行事之失，犹可以善抵，至罪在心术，则为阴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来可也。后果寒饿以终。

104. 史松涛先生讳茂，华州人，官至太常寺卿，与先姚安公为契友。余年十四五时，忆其与先姚安公谈一事，曰：某公尝箠杀一干仆。后附一痴婢，与某公辩曰：奴舞弊当死，然主人杀奴，奴实不甘。主人高爵厚禄，不过于奴之受恩乎？卖官鬻爵，积金至钜万，不过于奴之受赂乎？某事某事，颠倒是非，出入生死，不过于奴之窃弄权柄乎？主人可负国，奈何责奴负主人？主

人杀奴，奴实不甘。某公怒而击之仆，犹呜呜不已。后某公亦不会终。因叹曰：吾曹断断不至是。然旅进旅退，坐食俸钱，而每责僮婢不事事，毋乃亦腹诽矣乎。

105. 束城李某，以贩枣往来于邻县，私诱居停主人少妇归。比至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诧曰：幸携此妇来，不然鰥矣。人计其妻迁贿之期，正当此妇乘垣后日。适相报，尚不悟耶。既而此妇不乐居田家，复随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后其夫踪迹至束城，欲讼李。李以妇已他去，无佐证，坚不承。纠纷间，闻里有扶乩者，众曰：盍质于仙。仙判一诗曰：鸳鸯梦好两欢娱，记否罗敷^①自有夫。今日相逢需一笑，分明依样画葫芦。”其夫默然径返。两邑接壤有知其事者，曰此妇初亦其夫诱来者也。

〔注〕 ①罗敷：汉诗《阳上桑》中的采桑女。

106. 满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为近村民家妻。一日，闻母病，不及待婿同行，遽狼狈而来。时已入夜，缺月微明，顾见一人追之急，度是强暴，而旷野无可呼救。乃映身古冢白杨下，纳簪珥怀中，解绦系颈，披发吐舌，瞪目直视以待。其人将近，反招之坐。及逼视，知为缢鬼，惊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门，举家大骇，徐问得实，且怒且笑，方议向邻里追问。次日喧传某家少年，遇鬼中恶，其鬼今尚随之，已发狂谵语。后医药符篆皆无验，竟颠痫终身。此或由恐怖之余，邪魅趁机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恶，阴夺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作为狂且^①戒。

〔注〕 ①狂且：狂人，这里指轻薄少年。

107. 制府^①唐公执玉，尝勘鞫一杀人案，狱具矣。一夜秉烛独坐，忽微闻泣声，似渐近窗户。命小婢出视，嗷然而仆。公

自启帘，则一鬼浴血跪阶下。厉声叱之，稽颡曰：杀我者某，县官乃误坐某。仇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讯，众供死者衣履，与所见合。信益坚，竟如鬼言改坐某。问官申辩百端，终以为南山可移，此案不动。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无如之何。一夕幕友请见，曰：鬼从何来。曰：自至阶下。曰：鬼从何去？曰：欻然越墙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无质，去当奄然而隐，不当越墙。因即超墙处寻视。虽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后，数重屋上，皆隐隐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贿捷盗所为也。公沉思恍然，仍从原谳。讳其事，亦不复深求。

〔注〕 ①制府：清时对总督的尊称。

108. 景城南有破寺，四无居人，唯一僧携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庸，见人不能为礼。然谲诈殊甚，阴市松脂，炼为末，夜以纸卷燃火撒空中，焰光四射。望见趋问；则师弟键户酣寝，皆曰不知。又阴市戏场佛衣，作菩萨罗汉形，月夜或立屋脊，或隐映寺门树下。望见趋问，亦云无睹。或举所见语之，则合掌曰：佛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何为？官司方禁白莲教^①，与公无仇，何必造此语祸我？人益信为佛示现，檀施日多。然寺日颓敝，不肯葺一瓦一椽，曰：此方人喜作蜚语，每言此事多妖异，再一庄严，惑众者益藉口矣。积十余年渐致富，忽盗瞰其室，师弟并拷死，罄其资去。官检所遣囊篋，得松脂戏衣之类，始悟其奸。此前明崇祯末事。先高祖厚斋公曰：此僧以不蛊惑为蛊惑，亦至巧矣。然蛊惑所得，适以自戕，虽谓之至拙可也。

〔注〕 ①白莲教：混合有佛教、明教、弥勒教等内容的秘密宗教组织，起源于宋代。到了清代，该教号召推翻满清，故遭官方禁止。

109. 有书生嬖一变童，相爱如夫妇。童病将歿，凄恋万状，气已绝，犹手把书生腕，擘之乃开。后梦寐见之，灯月下见之，渐至白昼亦见之。相去恒七八尺，问之不语，呼之不前，即之则却退。缘是惘惘成心疾，符篆劾治无验。其父姑令借榻丛林，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则见如故。一老僧曰：种种魔障，皆起于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尔心，一切俱灭矣。又一老僧曰：师对下等人说上等法，渠无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说病证，不疏药物耳。因语生曰：邪念纠结，如草生根，当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满孔则物目出。尔当思惟，此童歿后，其身渐至僵冷，渐至洪胀，渐至臭秽，渐至腐溃，渐至尸虫蠕动，渐至脏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种种色。其面目渐至变貌，渐至变色，渐至变相如罗刹，则恐怖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日长一日，渐至壮伟，无复媚态，渐至髭髯有须，渐至修髯如戟，渐至面苍黧，渐至发斑白，渐至两鬓如雪，渐至头童齿豁，渐至伛偻劳嗽，涕泪涎沫，秽不可近，则厌弃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倘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诱，利饵势胁，彼未必守贞如寡女，一旦引去荐彼枕席，我在生时，对我种种淫语，种种淫态，俱回向是人，恣其娱乐。从前种种昵爱，如浮云散灭，都无余滓，则愤恚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或恃宠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触忤，反面诟谇；或我财不赡，不饜所求，顿生异心，形色索漠；或彼见富贵，弃我他往，与我想遇，如陌路人，则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诸念起伏，生灭于心中，则心无余闲。心无余闲，则一切爱根欲根，无处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生于所教，数日或见或不见，又数日竟灭。至病起往访，则寺中无是二僧。或曰古佛现化，或曰十方常住^①，来往如云，萍

水偶逢，已飞锡他往云。

〔注〕 ①常住：指和尚不游方者。

110.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沧州马落坡，有妇以卖面为业，得余面以养姑。贫不能畜驴，恒自转磨，夜夜彻四鼓。姑歿后，上墓归，遇二少女于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余年，颇相识否。妇错愕不知所对。二女曰：嫂勿讶，我姊妹皆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转磨，不意为上帝所嘉，缘是功行，得证正果。今嫂养姑事毕，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来道别，并谢提携也。言讫，其去如风，转瞬已不见。妇归，再转其磨，则力几不胜，非宿昔之旋运自如矣。

111. 乌鲁木齐，译言好围场也。余在是地时，有笔帖式^①，名乌鲁木齐。计其命名之日，在平定西域前二十余年。自言初生时，父梦其祖语曰：尔所生子，当名乌鲁木齐，并指画其字以示。觉而不省为何语，然梦甚了了，姑以名之。不意今果至此，意将终此乎。后迁印房主事，果卒于官。计其自从征至卒，始终未尝离此地。事皆前定，岂不信夫？

〔注〕 ①笔帖式：清代官名。

112. 乌鲁木齐又言有厮养曰巴拉。从征时，遇贼每力战，后流矢贯左颊，镞出于右耳之后，犹奋刀斫一贼，与之俱仆。后因事至孤穆第，（在乌鲁木齐特纳格尔之间。）梦巴拉拜谒，衣冠修整，颇不类贱役。梦中忘其已死，问向在何处，今将何往。对曰：因差遣过此，偶遇主人，一展积恋耳。问何以得官。曰忠孝节义，上帝所重。凡为国捐生者，虽下至仆隶，生前苟无过恶，幽冥必与一职事。原有过恶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转生。奴今为博克达山神部将，秩如骁骑校也。问何所往。曰昌吉。问何事。曰赍有

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语音似犹在耳。时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变乱之事^①，鬼盖不敢预泄云。

〔注〕 ①见 97 则注。

113. 昌吉筑城时，掘土至五尺余，得红紵丝绣花女鞋一。制作精致，尚未全朽。余乌鲁木齐杂诗曰：筑城掘土土深深，邪许^①相呼万杵音。怪事一声齐注目，半钩新月薜花侵。咏此事也。入土至五尺余，至近亦须数十年，何以不坏？额鲁特^②女子不缠足，何以得作弓弯样，仅三寸许。此必有其故，今不得知矣。

〔注〕 ①邪许：劳动号子声。

②额鲁特：蒙古人之一种。

114. 郭六，淮镇农家妇，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传呼为郭六云尔。雍正甲辰乙巳间，岁大饥，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于四方。濒行，对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妇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钱挑之，皆不应，惟以女工养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则集邻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别作计，当俱死。邻里能助我，则乞助我。不能助我，则我且卖花，毋笑我。（里语以妇女倚门为卖花。）邻里赧赧囁嚅，徐散去。乃恸哭白翁姑，公然与诸荡子游。阴蓄夜合之资，又置一女子，然防闲甚严，不使外人觊其面。或曰是将邀重价，亦不辩也。越三载余，其夫归。寒温甫毕，即与见翁姑，曰：父母并在，今还汝。又引所置女，见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耻再对汝，已为汝别娶一妇，今亦付汝。夫骇愕未答。则曰且为汝办餐，已往厨下自刳矣。县令来验，目炯炯不瞑。县令判葬于祖坟，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绝于夫也。葬于祖坟，明其未绝于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号曰：是本贞妇，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养

父母，反绝代养父母者耶。况身为男子不能养，避而委一少妇，途人知其心矣。是谁之过而绝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与闻也！语讫而目瞑。时邑人议论颇不一。先祖宠予公曰：节孝并重也。节孝不能两全也，此一事非圣贤不能断。吾不敢置一词也。

115.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问官白昼假寐，恍惚见之，惊问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贿鬻章奏，于法当诛，吾何冤？曰：不冤何为来见我？曰：有憾于君。曰：问官七八人，旧交如我者，亦两三人，何独憾我？曰：我与君有宿隙，不过进取相轧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对簿时，君虽引嫌不问，而阳阳有德色。我狱成时，君虽虚词慰藉，而隐隐含轻薄。是他人据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难之际，此最伤人心。吾安得不憾？问官惶恐谢曰：然则君将报我乎？曰：我死于法，安得报君。君居心如是，自非载福之道，亦无庸我报。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语讫，若睡若醒，开目已失所在，案上残茗尚微温。后所亲见其惘惘如失，阴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饮恨犹如是。曾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亲为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虽当其罪犹不服，况不当其罪乎？

116. 程编修鱼门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宋小岩将歿，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尘，游魂终不散。黄泉业镜^①台，待汝来相见。余亲见之。其友将歿，以手拊床曰：宋公且坐。余亦亲见之。

〔注〕 ①业镜：《酉阳杂俎》载，赵业被带到阴府，与贾奕对证杀牛的事。有一巨镜高悬，见里面贾奕持刀，赵业有不忍之色，此即业镜。

117. 相传某公奉使归，驻节馆舍。时庭菊盛开，徘徊花下，见小童隐映疏竹间，年可十四五，端丽温雅，如靓妆女子。问知

为居停主人子。呼与语，甚慧黠。取一扇赠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爱其秀颖，与流连软语。适左右皆不在，童即跪引其裾，曰：公如不弃，即不敢欺公。父陷冤狱，得公一语可活，公肯援手，当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讼牒，忽暴风冲击，窗扉六扇皆洞开，几为驹从所窥。心知有异，急挥之去，曰：俟夕徐议。即草革命驾行。后廉知为土豪杀人狱，急不得解，赂胥吏引某公馆其家。阴市变童，伪为其子，又赂左右，得至前为秦弱兰之计^①，不虞冤魄之示变也。裘文达公尝曰：此公偶尔多事，几为所中。士大夫一言一动，不可不慎。使尔时面如包孝肃，亦何隙可乘。

〔注〕 ①《南唐拾遗记》载：陶穀出使江南，见女伎秦弱兰，以为驿吏的女儿，便写了一首词赠给她。

118. 明崇祯末，孟村有巨盗肆掠，见一女有色，并其父母系之。女不受污，则缚其父母加炮烙。父母并呼号惨切，命女从贼。女请纵父母去，乃肯从。贼知其给已，必先使受污而后释。女遂奋掷批贼颊，与父母俱死，弃尸于野。后贼与官兵格斗，马至尸侧，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女亦有灵矣。惜其名氏不可考。论是事者，或谓女子在室，从父母之命者也。父母命之从贼矣，成一己之名，坐视父母之惨酷，女似过忍。或谓命有治乱，从贼不可与许嫁比，父母命为娼，亦为娼乎？女似无罪。先姚安公曰：此事与郭六正相反，均有理可执。而于心终不敢确信。不食马肝^①，未为不知味也。

〔注〕 ①古时认为马肝有毒，吃了毒人。

119. 刘羽冲，佚其名，沧州人。先高祖厚斋公多与唱和。性孤僻，好讲古制，实迂阔不可行。尝倩董天士作画，倩厚斋公题。内《秋林读书》一幅云：兀坐秋树根，块然无与伍。不知读何书，

但见须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谱^①。盖规之也。偶得古兵书，伏读经书，自谓可将十万。会有土寇，自练乡兵与之角，全队溃覆，几为所擒。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绘图列说于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试于一村。沟洫甫成，水大至，顺渠灌入，人几为鱼。由是抑郁不自得，恒独步庭阶，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发病死。后风清月白之夕，每见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侧耳听之，所诵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则歎隐。次日伺之，复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阿文勤公尝教昀曰：满腹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卷书，亦能害事。国弈不废旧谱，而不执旧谱；国医不泥古方，而不离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注〕 ①《井田谱》：书名，宋代夏休撰。

120. 明魏忠贤之恶，史册所未睹也。或言其知事必败，阴蓄一骡，日行七百里，以备遁逃。阴蓄一貌类己者，以备代死。后在阜城尤家店，竟用是私遁去。余谓此无稽之谈也。以天道论之，苟神理不诬，忠贤断无幸免理。以人事论之，忠贤擅政七年，何人不识。使窜伏旧党之家，小人之交，势败则离，有缚献而已矣。使潜匿荒僻之地，则耕牧之中，突来阍宦，异言异貌，骇视惊听，不三日必败。使远遁于封域之外，则严世蕃尝通日本，仇鸾尝交谄达^①，忠贤无是也。山海阻深，关津隔绝，去又将何往。昔建文行遁，后世方且传疑。然建文失德无闻，人心未去，旧臣遗老，犹有故主之思。燕王称戈篡位，屠戮忠良，又天下所不与，递相客隐，理或有之。忠贤虐焰薰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时距明亡尚十五年。此十五年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

遁之说，余断不谓然。文安王岳芳曰：乾隆初，县学中忽雷霆击格，旋绕文庙，电光激射，如掣赤练。入殿门复返者十余度。训导王著起曰：是必有异。冒雨入视，见大蜈蚣伏先师神位上。钳出，掷阶前。霹雳一声，蜈蚣死而天霁。验其背上，有朱书魏忠贤字。是说也，余则信之。

〔注〕 ①严世蕃、仇鸾都是明代人。谄达是鞑靼国君。

121. 乌鲁木齐深山中，牧马者，恒见小人高尺许，男女老幼，一一皆备，遇红柳吐花时，辄折柳盘为小圈，著顶上，作队跃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帐窃食，为人所掩，则跪而泣。系之，则不食而死。纵之，初不敢遽行，行数尺辄回顾。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远，度不能追，始蓦涧越山去。然其巢穴栖止处，终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兽。盖倏侥^①之属，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儿，而喜戴红柳，因呼曰红柳娃。邱县丞天锦，因巡视牧场，曾得其一，腊以归。细视其须眉毛发，与人无二。知山海经所谓靖人，啗然有之。有极小必有极大。列子所谓龙伯^②之国，亦啗然有之。

〔注〕 ①倏侥：《列子》中记载的小人国。

②龙伯：大人国。

122. 塞外有雪莲，生崇山积雪中，状如今之洋菊，名以莲耳。其生必双，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并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两丈。见其一，再觅其一，无不得者。盖如菟丝茯苓^①，一气所化，气相属也。凡望见此花，默往探之则获。如指以相告，则缩入雪中，杳无痕迹。即斲雪求之亦不获。草木有知，理不可解。土人曰，山神惜之。其或然欤？此花生极寒之地，而性极热。盖二气有偏胜，无偏绝，积阴外凝，则纯阳内结。坎卦以一阳陷

二阴之中，剥复二卦，以一阳居五阴之上下，是其象也。然浸酒为补剂，多血热妄行。或用合媚药，其祸尤烈。盖天地之阴阳均调，万物乃生。人身之阴阳均调，百脉乃和。故《素问》曰：亢则害，承乃制。自丹溪^②立阳常有馀阴常不足之说，医家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伐生气。张介宾辈矫枉过直，遂偏于补阳，而参耆桂附^③，流弊亦至于杀人。是未知易道扶阳，而乾之上九，亦戒以亢龙有悔也。嗜欲日盛，羸弱者多，温补之剂易见小效，坚信者遂众。故余谓偏伐阳者，韩非刑名之学；偏补阳者，商鞅富强之术。初用皆有功，积重不返，其损伤根本，则一也。雪莲之功不补患，亦此理矣。

〔注〕 ①菟丝、茯苓：都是植物名。

②丹溪：元代名医朱震亨的别号。

③参、耆、桂、附：中药名，都是补药。

123. 唐太宗《三藏圣教序》，称风灾鬼难之域，似即今辟展土鲁番地。其他沙碛中独行之人，往往闻呼姓名，一应则随去不复返。又有风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风不时从中出。每出则数十里外，先闻波涛声，迟一二刻风乃至。所横径之路，阔不过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则众车以巨绳连缀为一，尚鼓动颠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车独遇，则人马辄重，皆轻若片叶，飘然莫知所往矣。风皆自南而北，越数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乌鲁木齐，接辟展移文，云军校雷庭，于某日人马皆风吹过岭北，有无踪迹。又昌吉通报，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力特纳格尔遣犯徐吉，为风吹至。俄特纳格尔县丞报，徐吉是日逃，计其时刻，自巳至正午，已飞腾二百余里。此在彼不为怪，在他处则异闻矣。徐吉云，被吹时如醉如梦，身旋转如车轮，目

不能开，耳如万鼓乱鸣，口鼻如有物拥蔽，气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按庄子称，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气无所不之，不应有穴。盖气所偶聚，因成斯异。犹火气偶聚于巴蜀，遂为火井，水脉偶聚于阆，遂为河源云。

124. 何陋庵先生言：相传明季有书生，独行丛莽间，闻书声琅琅。怪旷野那得有是，寻之，则一老翁坐墟墓间，旁有狐十余，各捧书蹲坐。老翁见而起迎，诸狐皆捧书人立。书生念既解读书，必不为祸，因与揖让席地坐。问：读书何为？老翁曰：吾辈皆修仙者也。凡狐之求仙有二途：其一采精气，拜星斗，渐至通灵变化，然后积修正果，是为由妖而求仙。然或入邪僻，则干天律。其途捷而危。其一先炼形为人，既得为人，然后讲习内丹^①，是为由人而求仙。虽吐纳导引，非旦夕之功，而久久坚持，自然圆满。其途纡而安。顾形不自变，随心而变，故先读圣贤之书，明三纲五常之理，心化则形亦化矣。书生借视其书，皆《五经》^②、《论语》、《孝经》、《孟子》之类，但有经文而无注。问：经不解释，何由讲贯？老翁曰：吾辈读书，但求明理。圣贤言语，本不艰深，口相授受，疏通训诂，即可知其义旨，何以注为？书生怪其持论乖僻，惘惘莫对。姑问其寿。曰：我都不记。但记我受经之日，世尚未有印板书。又问：阅历数朝，世事有无同异？曰：大都不甚相远。惟唐以前，但有儒者。北宋后，每闻某甲是圣贤，为小异耳。书生莫测，一揖而别。后于途间遇此翁，欲与语，掉头径去。案此殆先生之寓言。先生尝曰：以讲经求科第，支离敷衍，其词愈美而经愈荒。以讲经立门户，纷纭辩驳，其说愈详而经亦愈荒。语意若合符节。又尝曰：凡巧妙之术，中间必有不稳处。如步步踏实，即小有蹉失，终不至折肱伤足。”与所云修仙

二途，亦同一意也。

〔注〕 ①内丹：道家的修炼方法之一。

②五经：指《诗》、《书》、《易》、《礼》、《春秋》。

125. 有扶乩^①者，自江南来。其仙自称卧虎山人，不言休咎，惟与人唱和诗词，亦能作画。画不过兰竹数笔，具体而已。其诗清浅而不俗。尝面见下坛一绝云：爱杀嫣红映水开，小亭白鹤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绿，才藉莓苔稳睡来。又咏舟，限车字；咏车，限舟字。曰：浅水潺潺二尺余，轻舟来往兴何如。回头岸上春泥滑，愁杀疲牛薄笨车。小车轳轳驾乌牛，载酒聊为陌上游。莫羨王孙金勒马，双轮徐转稳如舟。其余大都类此。问其姓字，则曰世外之人，何必留名。必欲相迫，有杜撰应命而已。甲与乙共学其符，召之亦至。然字多不可辨，扶乩者手不习也。一日，乙焚符仙竟不降。越数日再召，仍不降。后乃降于甲家。甲叩乙召不降之故。仙判曰：人生以孝弟为本，二者有慚，则不可以为人。此君近与兄析产，隐匿千金，又诡言父有宿逋，当兄弟共偿，实掩兄所偿为己有。吾虽方外闲身，不预人事，然义不与此等人作缘。烦转道意，后毋相读。又判示甲曰：君近得新果，偏食儿女，而独忘孤姪，使啜泣竟夕。虽是无心，要由于意有歧视，后若再尔，吾亦不来矣。先姚安公曰：吾见其诗词，谓是灵鬼，观此议论，似竟是仙。

〔注〕 ①旧时迷信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

126. 广西提督田公耕野，初娶孟夫人。早卒。公官凉州镇时，月夜独坐衙斋，恍惚梦夫人自树梢翩然下，相劳苦如平生，曰：吾本天女，宿命当为君妇，缘满乃归。今过此相遇，亦余缘之未尽者也。公问我当终何官？曰：官不止此，行去矣。问我寿

几何？曰：此难言。公卒时，不在乡里，不在官署，不在道途馆驿，亦不殁于战阵，时至自知耳。问殁后尚相见乎？曰：此在君矣。君努力生天，即可见。否则不能也。公后征叛苗。师还，卒于戎幕之下。

127. 奴子魏藻，性佻荡，好窥伺妇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识而不知其姓名居址，挑与语。女不答而目成，径西去。藻方注视，女回顾若招。即随以往。渐逼近，女面赧小语曰：来往人众恐见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墙外东屋中。枣树下系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既而渐行渐远，薄暮将抵李家洼，去家二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将没胫，足趾亦肿痛。遥见女已入东屋，方窃喜，趋而赴。女方背立，忽转面乃作罗刹形，锯牙钩爪，面如靛，目睒睒如灯，骇而返走。罗刹急追之，狂奔二十余里，至相国庄，已届亥初。识其妇翁门，急叩不已，门甫启，突然冲入，触一少女仆地，亦随之仆。诸妇怒噪，各持捣衣杵，乱捶其股，气结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媪持灯出，方知是婿。共相惊笑。次日以牛车载归，卧床几两月。当藻来去时，人但见其自往自还，未见有罗刹，亦未见有少女，岂非以邪召邪，狐鬼趁而侮之哉？先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复冶游，路遇妇女必俯首。是虽谓之神明示惩可也。

128. 去余家十余里，有瞽者姓卫。戊午除夕，偏诣常呼弹唱家辞岁，各与以食物，自负以归。半途，失足堕枯井中。既在旷野僻径，又家家守岁，路无行人，呼号嗑干，无应者。幸井底气温，又有饼饵可食，渴甚则咀水果，竟数日不死。会屠者王以胜驱豕归，距井有半里许，忽绳断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堕井，持钩出豕，乃见瞽者，已气息仅属矣。井不当屠者所行路，

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问以井中情状，瞽者曰：是时万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卧病，待瞽子以养。今并瞽子亦不得，计此时恐已饿莩，觉酸彻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胜所驱豕，必不断绳。

129. 齐大，献县剧盗也，尝与众行劫。一盗见其妇善，逼污之。刃胁不从，反接其手缚于凳，已褫下衣，呼两盗左右挟其足矣。齐大方看庄（盗语谓屋上了望以防救者为看庄。）闻妇呼号，自屋脊跃下，挺刃突入曰：谁敢如是，吾不与俱生！汹汹欲斗，目光如饿虎，间不容发之顷，竟赖以免。后群盗并就捕骈诛。惟齐大终不能弋获。群盗云：官来捕时，齐大实伏马槽下。兵役皆云：往来搜数过，惟见槽下朽竹一束，约千余竿，积尘污秽，似弃置多年者。

130. 张明经晴岚言，一寺藏经阁上有狐居，诸僧多栖止阁下。一日天酷暑，有打包僧^①厌其嚣杂，径移坐具往阁上。诸僧忽闻梁上狐语曰：大众且各归房，我眷属不少，将移住阁下。僧问久居阁上，何忽又欲据此。曰：和尚在彼。问汝避和尚耶？曰：和尚佛子，安敢不避。又问我辈非和尚耶？狐不答。固问之。曰：汝辈自以为和尚，我复何言？从兄懋园闻之曰：此狐黑白太明。然亦可使三教中人，各发深省。

〔注〕 ①打包僧：背着包裹游食四方的和尚。

131. 甲见乙妇而艳之，语与丙。丙曰：其夫粗悍，可图也。如不吝挥金，吾能为君了此事。乃择邑子冶荡者，饵以金而属之曰：尔白昼潜匿乙家，而故使乙闻。待就执，则自承欲盗。白昼非盗时，尔容貌衣服无盗状，必疑奸，勿承也。官再鞫而后承，罪不过枷杖。当设策使不竟其狱，无所苦也。邑子如所教，狱果

不竟。然乙竟出其妇，丙虑其悔，教妇家讼乙，又阴赂证佐使不胜，乃恚而嫁其女。乙亦决绝，听其嫁甲。甲重价买为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发其阴谋，而教甲赂息。计前后干没千金矣。适闻家庙社会，力修供具赛神，将以祈福。先一夕庙祝梦神曰：某金自何来？乃盛仪以享我。明日来，慎勿令入庙。非礼之祀，鬼神且不受，况非义之祀乎。丙至，庙祝以神语拒之，怒勿信，甫至阶，异者颠蹶，供具悉毁，乃悚然返。后岁余甲死，邑子以同谋之故，时往来丙家，因诱其女逃去，丙亦气结死。妇携赀改适。女至德州，人诘得奸状，牒送回籍，杖而官卖。时丙奸已露，乙憾甚，乃鬻产赎得女，使荐枕三夕，而转售于人。或曰：丙死时，乙尚未娶，丙妇因嫁焉。此故为快心之谈。无是事也。邑子后为丐，女流落为娼。固实有之。

132. 益都李词畹言，秋谷^①先生南游日，借寓一家园亭中。一夕就枕后，欲制一诗。方沉思间，闻窗外人语曰：公尚未睡耶，清词丽句，已心醉十余年。今幸下榻此室，窃听绪论，虽已经月，终以不得质疑问难为恨。虚或仓卒别往，不罄所怀，便为平生之歉，故不辞唐突，愿隔窗听挥麈^②之谈。先生能不拒绝乎？秋谷问：君为谁？曰：别馆幽深，重门夜闭，自断非人迹所到。先生神思夷旷，谅不恐怖，亦不必深求。问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怀萧散，仆亦倦于仪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内耶。秋谷因日与酬对，于六义^③颇深。如是数夕，偶乘醉戏问曰：听君议论，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毋乃山中木客解吟诗乎。语讫寂然，穴隙窥之，缺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檐角而去。园中老树参云，疑其木魅矣。词畹又云：秋谷与魅语时，有客窃听。魅谓渔洋山人诗，如名山胜水，奇树幽花，而无寸土艺五谷；如雕栏

曲榭，池馆宜人，而无寢室庇风雨；如彝鼎罍洗^③，斑斓满几，而无釜甑供炊灶；如纂组锦绣，巧出仙机，而无裘葛御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钗，而无主妇司中馈；如梁园公谷^④，雅客满堂，而无良友进规谏。秋谷极为击节。又谓明季诗，庸音杂奏，故渔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诗，浮响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势本相因，理无偏胜。窃意二家宗派，当调停相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秋谷颇不平之云。

〔注〕 ①清代赵执信，号秋谷。与王士禛不相合。

②六义：指《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

③彝鼎：宗庙常用器具。罍洗：洗濯用具。

④梁园：汉时梁孝王好建宫室苑园，宾客极多。金谷：晋代石崇别墅名叫金谷园。

133. 乌鲁木齐，有道士卖药于市。或曰：是有妖术。人见其夜宿旅舍中，临睡必探佩囊，出一小壶卢，倾出黑物二丸，即有二少女与同寝，晓乃不见。问之，则云无有，余忆辍耕录^①周月惜事，曰此乃所采生魂也。是法食马肉则破，适中营有马死，遣吏密嘱旅舍主人，问适有马肉可食否。道士掉头曰：马肉岂可食。余益疑，拟料理之。同事陈君题桥曰：道士携少女，公未亲见。不食马肉，公亦未亲见。据无稽之说，遽兴大狱，似非所宜。塞外不当留杂色人，饬所司驱之出境，足矣。余乃止。后将军温公闻之曰：欲穷治者太过，倘畏刑妄供别情，事关重大，又无确据，作何行止。驱出境者太不及，倘转徙别地，或酿事端，云曾在乌鲁木齐久住，谁职其咎。行迹可疑人，关隘例当盘诘搜检。验有实证，则当付所司；验无实证，则其牒递回原籍，使勿惑民。不亦善乎！余二人皆服公之论。

〔注〕 ①《辍耕录》：笔记体小说，元末陶宗仪撰。

134. 庄学士木渚，少随父书石先生泊舟江岸，夜失足落江中，舟人弗知也。漂荡间，闻人语曰：可救起福建学院，此有关系，勿草草。不觉已还挂本舟舵尾上，呼救得免。后果督福建学政。赴任时，举是事语余曰：吾其不返乎。余以立命之说^①勉之。竟卒于官。又其兄方耕少宗伯，雍正庚戌在京邸，遇地震，压于小弄中，适两墙对圯，相柱如人字帐形，坐其中一昼夜，乃得掘出。岂非死生有命乎。

〔注〕 ①立命：《孟子》说，无论长寿短寿，都同样修养自身。泰然处之，即是立命。

135. 何励庵先生言，十三四岁时，随父罢官还京师，人多舟狭，遂布席于巨箱上寝。夜分觉有一掌扞之，其冷如冰，履良久乃醒。后夜夜皆然，谓是神虚，服药亦无效，至登陆乃已。后知箱乃其仆物。仆母卒于官署，厝郊外。临行阴焚其柩，而以衣包骨，匿箱中。当由人眠其上，魂不得安，故作是变怪也。然则旅魂随骨返，信有之矣。

136. 励庵先生又云：有友聂姓，往西山深处上墓返，天寒日短，翳然已暮，畏有虎患，竭蹶力行。望见破庙在山腹，急奔入时已曛黑。闻墙隅人语曰：此非人境，檀越可速去。心知是僧，问师何在此暗坐？曰：佛家无诳语，身实缢鬼，在此待替。聂毛骨悚栗，既而曰：与死于虎，无宁死于鬼。吾与师共宿矣。鬼曰：不去亦可，但幽明异路，君不胜阴气之侵，我不胜阳气之炼，均刺促不安耳。各占一隅，毋相近可也。聂遥问待替之故。鬼曰：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尽节，烈妇完贞，是虽横天，与正命无异，不必待替。其情迫势穷，更无求生之路者，悯其事非得已，亦付转轮。仍核计生平，依善恶受报，亦不必接替。倘

有一线可生，或小忿不忍，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气，率尔投缳，则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罚。所以幽囚沉滞，动至百年也。问不有诱人相替者乎？鬼曰：吾不忍也。凡人就缢，为节义死者，魂自顶上升，其死速。为忿嫉死者，魂自心下降，其死迟。未绝之顷，百脉倒涌，肌肤皆寸寸欲裂，痛如鬻割。胸膈肠胃中，如烈焰燔烧，不可忍受。如是十许刻，形神乃离。思是楚毒，见缢者方阻之速返，肯相诱乎？聂曰：师存是念，自必生天。鬼曰：是不敢望，惟一意念佛，冀忏悔耳。俄天欲曙，问之不言，谛视亦无所见。后聂每上墓，必携饮食纸钱祭之。辄有旋风绕左右。一岁，旋风不至，意其一念之善，已解脱鬼越矣。

137. 王半仙尝访其狐友，狐迎笑曰：君昨夜梦至范住家。欢娱乃尔。范住者，邑之名妓也。王回忆实有是梦。问何以知。曰：人秉阳气以生，阳亲上，气恒发越于顶。睡则神聚于心，灵光与阳气相映，如镜取影。梦生于心，其影皆现于阳气中，往来生灭，倏忽变形一二寸小人，如画图，如戏剧，如虫之蠕动。即不可告人之事，亦百态毕露，鬼神皆得而见之。狐之通灵者，亦得见之，但不闻其语耳。昨偶过君家，是以见君之梦。又曰：心之善恶，亦现于阳气中。生一善念，则气中一线如烈焰；生一恶心，则气中一线如浓烟。浓烟幂首，尚有一线之光，是畜生道^①中人。并一线之光而无之，是泥犁狱中人矣。王问恶人浓烟幂首，真梦影何由复见。曰：人心本善，恶念蔽之。睡时一念不生，则此心还其本体，阳气仍自光明。即其初醒时，念尚未起，光明亦尚在。念渐起，则渐昏。念全起，则全昏矣。君不读书，试向秀才问之。孟子所谓夜气，即此是也。王悚然曰：鬼神鉴察，乃及于梦寐之中。

〔注〕 ①佛教认为人死后轮回于六道中，即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鬼道、畜生道、地狱道。

138. 雷出于地，向于福建白鹤岭上见之。岭高五十里，阴雨时俯视，浓云仅发山半，有气一缕，自云中涌出，直激而上。气之纤末，忽火光迸散，即砰然有声，与火炮全相似。至于击物之雷，则自天而下。戊午夏，余与从兄懋园坦居，读书崔庄三层楼上。开窗四望，数里可睹。时方雷雨，遥见一人自南来，去庄约半里许，忽跪于地。倏云雾气下垂，雾之不见。俄雷震一声，火光照眼如咫尺，云已敛而上矣。少顷，喧言高川李善人，为雷所殛。随众往视，遍身焦黑，乃拱手端跪，仰面望天。背有朱书，非篆、非籀、非草、非隶，点画缴绕，不能辨几字。其人持斋礼佛，无善迹，亦无恶迹，不知为夙业为隐慝也。其侄李士钦曰：是日晨起，必欲赴崔庄，实无一事，竟冒雨而来，及于此难。或曰是日崔庄大集，（崔庄市人交易，以一六日大集，三八日小集。）殆鬼神驱以来，与众见之。

139. 余官兵部时，有一吏尝为狐所媚，伧瘦骨立，乞张真人符治之。忽闻檐际人语曰：君为吏，非理取财，当婴刑戮。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故以艳色蛊惑，摄君精气，欲君以瘵疾善终。今被驱遣，是君业重不可救也。宜努力积善，尚冀万一挽回耳。自是病愈，然竟不悛改，后果以盗用印信，私收马税伏诛。堂吏有知其事者，后为余述之云。

140. 前母张太夫人，有婢曰绣鸾，尝月夜坐堂阶。呼之，则东西廊皆有一绣鸾趋出，形状衣服无少异，乃至右襟反摺其角，左袖半卷亦相同。大骇，几仆。再视之，惟存其一。问之，乃从西廊来。又问见东廊人否？云未见也。此七月间事，至十一月即

谢世。殆禄已将尽，故魅敢现形欤。

141. 沧州插花庙尼，姓董氏。遇大士诞辰，治供具将毕，忽觉微倦，倚几暂憩。恍惚梦大士语之曰：尔不献供，我亦不忍饥；尔即献供，我亦不加饱。寺门外有流民四五辈乞食不得，困饿将殆。尔辍供具以饭之，功德胜供我十倍也。霍然惊醒，启门出现，果不谬。自是每年供具献毕，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萨意也。

142. 先太夫人言：沧州有轿夫田某，母患臄将殆。闻景和镇一医有奇药，相距百余里。昧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归，气息仅属。然是夕卫河暴涨，舟不敢渡。乃仰天大号，泪随声下。众虽哀之，而无如何。忽一舟子解缆呼曰：苟有神理，此人不溺。来来，吾渡尔。奋然鼓楫，横冲白浪而行。一弹指顷，已抵东岸。观者皆合掌诵佛号。先姚安公曰：此舟子信道之笃，过于儒者。

阅微草堂笔记卷四

滦阳消夏录四

143. 卧虎山人降乩^①于田白岩家，众焚香拜祷，一狂生独倚几斜坐，曰：江湖游士，练熟手法为戏耳，岂有真仙日日听人呼唤。乩即书下坛诗曰：鵙鴒惊秋不住啼，章台回首柳萋萋。花开有约肠空断，云散无踪梦亦迷。小立偷弹金屈戌^②。半酣笑劝玉东西。琵琶还似当年否，为问浔阳估客妻^③狂生大骇，不觉屈膝，盖其数日前密寄旧妓之作，未经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戕幸未达，达则又作步非烟^④矣。此妇既已从良，即是窥人闺阁。香山居士偶作寓言，君乃见诸实事耶？大凡风流佳话，多是地狱根苗。昨见冥官录籍，故吾得记之。业海洪波，回头是岸。山人饶舌，实具苦心，先生勿讶多言也。狂生鹄立案旁，殆无人色。后岁余即下世。余所见扶乩者，惟此仙不谈休咎，而好规人过，殆灵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恶淫祀，惟遇此仙必长揖曰：如此方严，即鬼亦当敬。

〔注〕 ①见二卷 52 则注。

②金屈戌：窗门的钩。

③这两句用白居易《琵琶行》诗意。

144. 姚安公未第时，遇扶乩者，问有无功名？判曰：前程万里。又问登第当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须候一万年。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及癸巳万寿科登第，方悟万年之说。后官云南姚安

府知府，乞养归，遂未再出，并前程万里之说亦验。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即自称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诗文，亦多云年远忘记，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书者则书工，遇能诗者则诗工，遇全不能诗能书者，则虽成篇而迟钝。余稍能诗而不能书。从兄坦居，能书而不能诗。余扶乩，则诗敏捷而书潦草。坦居扶乩，则书清整而诗浅率。余与坦居，实皆未容心。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①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灵耳。

〔注〕 ①蓍：指蓍草，古代用它的茎占卜。龟，指龟甲，古代用它来占卜。

145. 先外祖居卫河东岸，有楼临水傍，曰度帆。其楼向西，而楼之下层，门乃向东，别为院落，与楼不相通。先有仆人史锦捷之妇，缢于是院，故久无人居，亦无扃钥。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会于斯，闻门外窸窣似人行，惧为所见，伏不敢动。窃于门隙窥之，乃一缢鬼步阶上，对月微叹。二人股栗，皆僵于门内，不敢出。门为二人所据，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见鬼而吠，群犬闻声亦聚吠。以为有盗，竟明烛持械以往。鬼隐而僮婢之奸败。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缢。觉而救苏，又潜往者再，还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将以败二人之奸，使愧缢以求代也。外祖母曰：此妇生而阴狡，死尚尔哉，其沉沦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146. 辛彤甫先生，官宜阳知县时，有老叟投牒曰：昨宿东城门外，见缢鬼五六，自门隙而入，恐是求代。乞示谕百姓，仆妾勿凌虐，债负勿通索，诸事互让勿争斗，庶鬼无所施其技。先生震怒，笞而逐之。老叟亦不怨悔，至阶下拊膝曰：惜哉此五六

命，不可救矣。越数日，城内报缢死者四。先生大骇，急呼老叟问之。老叟曰：连日昏昏，都不记忆，今乃知曾投此牒，岂得罪鬼神，使我受笞耶。是时此事喧传，家家为备，缢而获解者果二。一妇为姑所虐，姑痛自悔艾。一迫于逋欠，债主立为焚券，皆得不死。乃知数虽前定，苟能尽人力，亦必有一二之挽回。又知人命至重，鬼神虽前知其当死，苟一线可救，亦必转借人力以救之。盖气运所至，如严冬风雪，天地亦不得不然。至披裘御雪，墐户避风，则听诸人事，不禁其自为。

147. 献县史某，佚其名，为人不拘小节，而落落有直气，视齷齪者蔑如也。偶从博场归，见村民夫妇子母相抱泣。其邻人曰：“为欠豪家债，鬻妇以偿。夫妇故相得，子又未离乳，当弃之去，故悲耳。史问：所欠几何？曰：“三十金。所鬻几何？曰：五十金，与人为妾。问：可赎乎？曰：券甫成，金尚未付，何不可赎。即出博场所得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偿债，四十金持以谋生，勿再鬻也。夫妇德史甚，烹鸡留饮。酒酣，夫抱儿出，以目示妇，意令荐枕以报。妇颌之，语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为盗，半世为捕役，杀人曾不眨眼。若危急中污人妇女，则实不能为。饮啖讫，掉臂径去，不更一言。半月后，所居村夜火。时秋获方毕，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满，茅檐秫篱，斯须四面皆烈焰，度不能出，与妻子瞑坐待死。恍惚闻屋上遥呼曰：东岳有急牒，史某一家并除名。剗然有声，后壁半圯。乃左挈妻，右抱子，一跃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后，计一村之中，熬死者九，邻里皆合掌曰：昨尚窃笑汝痴，不意七十金乃赎三命。余谓此事佑于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

148.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胜门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

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获。王五逃至灤县，路阻深沟，惟小桥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当道卧，近辄奋触，退觅别途，乃猝与逻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桥北，有牧童驱二牛挤仆泥中，怒而角斗。清河去京近，有识之者，告里胥，缚送官。二人皆回民，皆业屠牛，而皆以牛败。岂非宰割惨酷，虽畜兽亦含怨毒，厉气所凭，借其同类以报哉？不然，遇牛触仆，犹事理之常，无故而当桥，谁使之也？

149. 宋蒙泉言，孙峨山先生，尝卧病高邮舟中，忽似散步到岸上，竟殊爽适。俄有人导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问。随去至一家，门径甚华洁，渐入内室，见少妇方坐蓐，欲退避，其人背后拊一掌，已昏然无知。久而渐醒，则形已缩小，绷置锦襖中，知为转生，已无可奈何。欲有言，则觉寒气自囟门入，辄噤不能出。环视室中，几榻器玩，及对联书画，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坠地，复昏然无知。醒则仍卧舟中。家人云，气绝已三日，以四肢柔软，心膈尚温，不敢敛耳。先生急取片纸，疏所见闻。遣使由某路，送至某门中，告以勿过挞婢，乃徐为家人备言。是日疾即愈，径往是家，见婢媪皆如旧识。主人老无子，相对惋叹，称异而已。近梦通政鉴溪，亦有是事，亦记其道路门户。访之，果是日生儿即死。顷在直庐，图阁学时泉，言其状甚悉，大抵与峨山先生所言相类。惟峨山先生，记往不记返，鉴溪则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家，入室时见夫人与女共坐，为小异耳口案轮回之说，儒者所辟，而实则往往有之。前因后果，理自不诬。惟二公暂入轮回，旋归本体，无故现此泡影，则不可以理推。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阙所疑可矣。

150. 再从伯灿臣公言：曩有县公，遇杀人狱不能决，蔓延

日众。乃祈梦城隍祠。梦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种竹十余竿，青翠可爱。觉而检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穷治亦无迹。又检案中有名节者，私念曰：竹有节必是也。穷治亦无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计无复之，乃以疑狱上，请别缉杀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狱，虚以研鞫，或可得真情。祷神祈梦之说，不过慑伏愚民，给之吐实耳。若以梦寐之恍惚，加以射覆^①之揣测，据为信讞，鲜不谬矣。古来祈梦断狱之事，余谓皆事后之附会也。

〔注〕 ①射覆：古代游戏。将物件预先隐藏，供人猜度。

151.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献县城西有村民为雷击。县令明公晟往验，飭棺敛矣。越半月余，忽拘一个讯之曰：尔买火药何为？曰：以取鸟。诘曰：以铳击雀，少不过数钱，多至两许，足一日用矣。尔买二三十斤何也？曰：备多日之用。又诘曰：尔买药未一月，计所用不过一二斤，其余今贮何处？其人词穷。刑鞫之，果得因奸谋杀状，与妇并伏法。或问：何以知为此人？曰：火药非数十斤不能伪为雷。合药必以硫磺。今方盛夏，非年节放爆竹时，买硫磺者可数。吾阴使人至市，察买硫磺者谁多。皆曰某匠。又阴察某匠卖药于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问：何以知雷为伪作？曰：雷击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毁屋，亦自上而下。今苫草屋梁皆飞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从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电相同。是夜雷电虽迅烈，然皆盘绕云中，无下击之状。是以知之。尔时其妇先归宁，难以研问。故必先得是人，而后妇可鞫。此令可谓明察矣。

152. 戈太仆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间西门外桥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纸裹，雷火弗蒸。验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妻闻信至，见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尝

诟谇老母，昨忽萌恶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谏一夜，不从也。

153. 再从兄旭升言，村南旧有狐女，多媚少年，所谓二姑娘者是也。族人某意拟生致之，未言也。一日，于废圃见美女，疑其即是，戏歌艳曲，欣然流盼。折草花掷其前，方俯拾，忽却立数步外，曰：君有恶念。逾破垣竟去。后有二生读书东岳庙僧房，一居南室，与之昵；一居北室，无睹也。南室生尝怪其晏至，戏之曰：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耶。^①狐女曰：君不以异类见薄，故为悦己者容。北室生心如木石，吾安敢近。南室生曰：何不登墙一窥？未必即三年不许。如使改节，亦免作程伊川^②面向人。狐女曰：磁石惟可引针。如气类不同，即引之不动，无多事，徒取辱也。时同侍姚安公侧。姚安公曰：向亦闻此，其事在顺治末年。居北室者，似是族祖雷阳公。雷阳一老副榜，八比以外无寸长，只心地朴诚，即狐不敢近。知为妖魅所惑者，皆邪念先萌耳。

〔注〕 ①浮丘、洪崖都是古仙人。

②程伊川：宋代道学家程颐。

154.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媼能视鬼。外祖母归宁时，与论冥事，媼曰：昨于某家见一鬼，可谓痴绝。然情状可怜，亦使人心脾凄动。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时年二十七。初死百日后，妇邀我相伴，见其恒坐院中丁香树下。或闻妇哭声，或闻儿啼声，或闻兄嫂与妇诟谇声。虽阳气逼烁不能近，然必侧耳窗外窃听，凄惨之色可掬。后见媒妁至妇房，愕然惊起，张手左右顾。后闻议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来往兄嫂与妇处，则奔走随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树下，目直视妇房，泪涔涔如雨。自是妇每出入，辄随其后，眷恋之意更笃。嫁前一夕，妇整束奁具，复徘徊檐外，或倚柱泣，或俛首如有思。稍闻

房内嗽声，辄从隙私窥，营营者彻夜。吾太息曰：痴鬼何必如是。若弗闻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墙隅，仍翘首望妇。吾偕妇出，回顾，见其远远随至娶者家，为门尉所阻。稽颡哀乞，乃得入。入则匿墙隅，望妇行礼，凝立如醉状。妇入房，稍稍近窗，其状一如整束奁具时。至灭烛就寝尚不去，为中雷神所驱，乃狼狽出。时吾以妇嘱归视儿，亦随之返。见其直入妇室，凡妇所坐处眠处，一一视到。俄闻儿索母啼，趋出环绕儿四周，以两手相握，作无可奈何状。俄嫂出，搯儿一掌，便顿足拊心，遥作切齿状。吾视之不忍，乃迳归，不知其后如何也。后吾私为妇述，妇啮齿自悔。里有少寡议嫁者，闻是事，以死自誓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状。嗟乎！君子义不负人，不以生死有异也。小人无往不负人，亦不以生死有异也。常人之情，则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耳。苟一念死者之情状，未尝不戚然感也。儒者见谄谀之求福，妖妄之滋惑，遂断断持无鬼之论，失先王神道设教之深心，徒使愚夫愚妇，悍然一无所顾忌，尚不如此里姬之言，为动人生死之感也。

155. 王兰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妇，死一日复苏，与家人皆不相识，亦不容其夫近前。细询其故，则陈氏女之魂，借尸回生。问所居，相去仅数十里。呼其亲属至，皆历历相认。女不肯留胡氏，胡氏持镜使自照，见形容皆非，乃无奈而与胡为夫妇。此与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事相同。当时官为断案，从形不从魂，盖形为有据，魂则无凭。使从魂之所归，必有诡托售奸者。故防其渐焉。

156. 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衣服仆马皆华丽，云且援例报捐^①。一日。有贫叟来访，仆辈不为通。自候于门，乃得见。

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怫然曰：此时捐项且不足，岂复有余力及君？叟不平，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待叟举火者十余年，复助百金使商贩，渐为富人。今罢官流落，闻其来，喜若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数，稍偿负累，归骨乡井足矣。语乞絮泣。西商亦似不闻。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称姓杨，揖西商而问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赭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报为恨耳。杨曰：君且为官，不忧无借处。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内乃偿，不取分毫利，君肯举以报彼否？西商强应曰：甚愿。杨曰：君但书券，百金在我。西商迫于公论，不得已书券。杨收券，开敝筐，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持付叟。杨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饮。叟欢甚，西商草草终觞而已。叟谢去，杨数日亦移寓去，从此遂不相闻。后西商检筐中少百金，鐫锁封识皆如故，无可致诘。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筐中得质票一纸，题钱二千，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乃知杨本术士，姑以戏之。同舍皆窃称快。西商惭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注〕 ①报捐：明清制度，向政府交纳一笔钱，可以买到一定的官职。

157. 蒋编修菱溪，赤厓先生子也，喜吟咏。尝作七夕诗曰：一霎人间箫鼓收，羊灯无焰三更碧。又作中元^①诗曰：两岸红沙多旋舞，惊风不定到三更。赤厓先生见之，愀然曰：何忽作鬼语？果不久下世。故刘文定公作其遗稿序曰：就河鼓以陈词，三更焰碧；会盂兰而说法，两岸沙红，诗讵先成。以君才过终军^②之岁，诔词安属，顾我适当骑省之年。

〔注〕 ①中元：道家以阴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

②终军：汉人，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曾自请愿受长缨，缚南越王致之阙下，当时年二十余。

158. 农夫陈四，夏夜在团焦守瓜田，遥见老柳树下，隐隐有数人影。疑盗瓜者，假寐听之。中一人曰：不知陈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陈四不过数日，即来从我辈游，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祠，见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陈四延寿矣。众问何故，曰：某家失钱二千丈，其婢鞭笞数百未承。婢之父亦愤曰：生女如是，不如无。倘果盗，吾必缢杀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陈四之母怜之，阴典衣得钱二千，捧还主人曰：老妇昏愤，一时见利取此钱，意谓主人积钱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实惶愧。钱尚未用，谨冒死自首，免结来世冤。老妇亦无颜居此，请从此辞。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辞自污以救人。达城隍，城隍达东岳。东岳检籍，此妇当老而丧子，冻饿死。以是功德，判陈四借来生之寿，于今生俾养其母。尔昨下直，未知也。陈四方窃愤母以盗钱见逐，至是乃释然。后九年母死，葬事毕，无疾而逝。

159. 外舅马公周篆言，东光南乡有廖氏募建义冢，村民相助，成其事。越三十余年矣。雍正初，东光大疫，廖氏梦百余人立门外，一人前致词曰：疫鬼且至，从君乞焚纸旗十余，银箔糊木乃百余，我等将与疫鬼战，以报一村之惠。廖故好事，姑制而焚之。数日后，夜闻四野喧呼格斗声，达旦乃止。阖村果无一人染疫者。

160. 沙河桥张某商贩京师，娶一妇归，举止有大家风。张故有千金产，经事亦甚有次第。一日有尊官骑从甚盛，张杏黄盖，坐八人肩舆，至其门前，问曰：此是张某家否？邻里应曰是。尊官指挥左右，曰：张某无罪，可缚其妇来！应声反接是妇出。张某见势焰赫奕，亦莫敢支吾。尊官命褫妇衣，决臀三十，昂然竟

行。村人随观之，至林木阴映处，转瞬不见。惟旋风滚滚，向西南去。万妇受杖时，惟叩首称死罪。后人问其故，妇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公在日，意图固宠，曾誓以不再嫁。今精魂昼见，无可复言也。

161. 王秃子幼失父母，迷其本姓，育于姑家，冒姓王，凶狡无赖，所至童稚皆走匿，鸡犬亦为不宁。一日与其徒自高川醉归，夜经南横子丛冢间，为群鬼所遮。其徒股栗伏地，秃子独奋力与斗。一鬼叱曰：秃子不孝，吾尔父也！敢肆殴！秃子固未识父，方疑惑间，又一鬼叱曰：吾亦尔父也，敢不拜！群鬼又齐呼曰：王秃子不祭尔母，致饥饿流落于此，为吾众人妻，吾等皆尔父也！秃子愤怒，挥拳旋舞，所击如中空囊，跳踉至鸡鸣，无气以动，乃自仆丛莽间。群鬼皆嘻笑曰：王秃子英雄尽矣，今日乃为乡党吐气。如不知悔，他日仍于此待尔。秃子力已竭，竟不敢再语。天晓鬼散，其徒乃掖以归。自是豪气消沮，一夜携妻子遁去，莫知所终。此事琐屑不足道，然足见悍戾者，必遇其敌。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共制之。

162. 戊子夏，京师传言有飞虫夜伤人。然实无受虫伤者，亦未见虫，徒以图相示而已。其状似蚕蛾而大，有钳距，好事者或指为射工^①。按短蜮含沙射影，不云飞而螫人，其说尤谬。余至西域，乃知所画，即辟展之巴蜡虫。此虫秉炎炽之气而生，见人飞逐，以水噉之，则软而伏。或噉不及，为所中，急嚼茜草根，敷疮则瘥，否则毒气贯心死。乌鲁木齐多茜草，山南辟展诸屯，每以官牒移取，为刈获者备此虫云。

〔注〕 ①射工，又称蜮，含沙射影杀人。

163. 乌鲁木齐虎峰书院，旧有遣犯妇缢窗棱上。山长前巴

县令陈执礼，一夜，明烛观书，闻窗内承尘上，窸窣有声。仰视，见女子两纤足，自纸罅徐徐垂下，渐露膝，渐露股。陈先知是事，厉声曰：尔自以奸败，愤恚死，将祸我耶？我非尔仇；将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丛，尔亦不能惑。尔敢下，我且以夏楚扑尔。乃徐徐敛足上，微闻叹息声。俄从纸罅露面下窥，甚姣好。陈仰面唾曰：死尚无耻耶！遂退入。陈灭烛就寝，袖刃以待其来，竟不下。次日，仙游陈题桥访之，话及此事，承尘上有声如袭帛，后不再见。然其仆寝于外室，夜恒呓语，久而疾瘵。垂死时，陈以其相从二万里外，哭甚悲。仆挥手曰：有好妇，尝私就我。今招我为婿，此去殊乐，勿悲也。陈顿足曰：吾自恃胆力，不移居，祸及汝矣。甚哉！客气之害事也。后同年六安杨君逢源，代掌书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岩墙之下。”

164.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乌鲁木齐城外，因至秀野亭纳凉。坐稍久，忽闻大声语曰：君可归，吾将宴客。狼狽奔回，告余曰：吾其将死乎？乃白昼见鬼。余曰：无故见鬼，自非佳事。若到鬼窟见鬼，犹到人家见人尔，何足怪焉？盖亭在城西深林，万木参天，仰不见日，旅櫟之浮屠者，罪人之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为变怪云。

165. 武邑某公，与戚友赏花佛寺经阁前。地最豁厂，而阁上时有变怪，入夜即不敢坐阁下。某公以道学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热，盛谈《西铭》^①万物一体之理，满座拱听，不觉入夜。忽阁上厉声叱曰：时方饥疫，百姓颇有死亡。汝为乡宦，既不思早倡义举，施粥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且击汝一砖，听汝再讲邪不胜正。忽一城砖飞下，

声若霹雳，杯盘几案俱碎。某公仓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学，此妖之所以为妖欤！徐步太息而去。

〔注〕 ①《西铭》：书名，北宋张载撰。

166. 沧州画工伯魁，字起瞻，（其姓是此伯字，自称伯州犁之裔。友人或戏之曰：君力不称二世祖太宰公。近其子孙不识字，竟自称白氏矣。）尝画一仕女图。方钩出轮郭，以他事未竟，锁置书室中。越二日欲补成之，则几上设色小碟，纵横狼藉，画笔亦濡染几遍，图已成矣。神采生动，有殊常格。魁大骇，以示先母舅张公梦征。魁所从学画者也。公曰：此非尔所及，亦非吾所及，殆偶遇神仙游戏耶？时城守尉永公宁，颇好画，以善价取之。永公后迁四川副都统，携以往。将罢官前数日，画上仕女忽不见，惟隐隐留人影，纸色如新，余树石则仍黯旧，盖败征之先见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则终不可知。

167. 佃户张天锡，尝于野田见髑髅，戏溺其口中。髑髅忽跃起作声曰：人鬼异路，奈何欺我？且我一妇人，汝男子，乃无礼辱我，是尤不可。渐跃渐高，直触其面。天锡惶骇奔归，鬼乃随至其家。夜辄在墙头檐际，责骂不已。天锡遂大发寒热，昏瞀不知人。阖家拜祷，怒似少解。或叩其生前姓氏里居，鬼具自道。众叩首曰：然则当是高祖母，何为祸于子孙？鬼似凄咽，曰：此故我家耶？几时迁此，汝辈皆我何人？众陈始末，鬼不胜太息，曰：我本无意来此，众鬼欲借此求食，怂恿我来耳。渠有数辈在病者旁，数辈在门外，可具浆水一瓢，待我善遣之。大凡鬼恒苦饥，若无故作灾，又恐神责。故遇事辄生衅，求祭赛。尔等后见此等，宜谨避，勿中其机械。众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口中秽气不可忍，可至原处寻吾骨洗而埋之。遂呜咽数声而寂。

168. 又佃户何大金，夜守麦田，有一老翁来共坐。大金念村中无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憩。老翁求饮，以罐中水与之。因问大金姓氏，并问其祖父。恻然曰：汝勿怖，我即汝曾祖，不祸汝也。细询家事，忽喜忽悲，临行嘱大金曰：鬼自伺放焰口^①求食外，别无他事。惟子孙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问。或偶闻子孙炽盛，辄跃然以喜者数日，群鬼皆来贺。偶闻子孙零替，亦悄然以悲者数日，群鬼皆来唁。较生人之望子孙，殆切十倍。今闻汝等尚温饱，吾又歌舞数日矣。回顾再四，丁宁勉励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蠢然一物，必不能伪造斯言。闻之使人追远之心，油然而生。

〔注〕 ①佛教称饿鬼为焰口。密宗有专对这种饿鬼施食的经咒和念诵仪轨，一般叫做放焰口。

169. 乾隆丙子，有闽士赴公车^①，岁暮抵京。仓卒不得栖止，乃于先农坛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十余日，夜半，窗外有人语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读书人，数千里辛苦求名，是以奉让。后见先生日外出，以新到京师，当寻亲访友，亦不相怪。近见先生多醉归，稍稍疑之。顷闻与僧言，乃日在酒楼观剧，是一浪子耳。吾避居佛座后，起居出入，皆不相适，实不能隐忍让浪子。先生明日不迁居，吾瓦石已备矣。僧在对屋，亦闻此语，乃劝士他徙。自是不敢租是屋。有来问者，辄举此事以告云。

〔注〕 ①公车：举人进京参加会试，称公车。

170. 由苍岭先生名丹，谦居先生弟也。谦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爽豪，而立身端介，则如一。里有妇为姑虐而缢者，先生以两家皆士族，劝妇父兄勿涉讼。是夜闻有哭声，远远至，渐入门，

渐至窗外，且哭且诉，词甚凄楚，深怨先生之息讼。先生叱之曰：姑虐妇死，律无抵法，即讼亦不能快汝意。且讼必检验，检验必裸露，不更辱两家门户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无狱，父子无狱。人怜汝枉死，责汝姑之暴戾则可。汝以妇而欲讼姑，此一念已干名犯义^①矣。任汝诉诸明神，亦决不直汝也。鬼竟寂然去。谦居先生曰：苍岭斯言，告天下之为妇者可，告天下之为姑者则不可。先姚安公曰：苍岭之言，子与子言孝；谦居之言，父与父言慈。

〔注〕 ①清代刑律中有“干名犯义律”。“干名犯义”指卑幼告其尊长、奴婢告其主人。

171. 董曲江游京师时，与一友同寓。非其侶也，姑省宿食之贲云尔。友征逐富贵，多外宿。曲江独睡斋中，夜或闻翻动书册，摩弄器玩声。知京师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诗稿置几上，乃似闻吟哦声，问之弗答。此晓视之，稿上已圈点数句矣。然屡呼之，终不应。至友归寓，则竟夕寂然。友颇自诧有禄相，故邪不敢干。偶日照李庆子借宿，酒阑以后，曲江与友皆就寝。李乘月散步空圃，见一翁携童子立树下，心知是狐，翳身窃睨其所为。童子曰：寒甚。且归房。翁摇首曰：董公同室固不碍，此君俗气逼人，那可共处。宁且坐凄风冷月间耳。李后泄其语于他友，遂渐为其人所闻。衔李次骨，竟为所排挤，狼狈负笈返。

172. 余长女适德州卢氏，所居曰纪家庄。尝见一人卧溪畔，衣败絮呻吟。视之则一毛孔中有一虱，喙皆向内，后足皆钩于败絮，不可解。解之则痛彻心髓。无可如何，竟坐视其死。此殆夙孽所报欤。

173. 汪阁学晓园，僦居阎王庙街一宅。庭有枣树，百年以

外物也。每月明之夕，辄见斜柯上，一红衣女子垂足坐，翘着向月，殊不顾人。迫之则不见，退而望之，则仍在故处。尝使二人一立树下，一在室中。室中人见树下人，手及其足；树下人固无所睹也。当望见时，俯视地上树有影，而女子无影。投以瓦石，虚空无碍。击以铙，应声散灭，烟焰一过，旋复本形。主人云：自买是宅，即有是怪，然不为人害，故人亦相安。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大抵变幻者居多。兹独不动不言，枯坐一枝之上，殊莫明其故。晓园虑其为患，移居避之。后主人伐树，其怪乃绝。

174. 廖姥，青县人。母家姓朱，为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适，依先太夫人终其身。歿时，年九十有六。性严正，遇所当言，必侃侃与先太夫人争。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媼遇之。余及弟妹，皆随之眠食。饥饱寒暑，无一不体察周至。然稍不循礼，即遭呵禁。约束仆婢，尤不少假借。故仆婢莫不阴憾之。顾司莞钥，理庖厨，不能得其毫发私，亦竟无如何也。尝携一童子，自亲串家通问归，已薄暮矣。风雨骤至，驱避于废圃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遥闻墙外人语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树下？又闻树下人应曰：汝毋多言，廖家节妇在屋内。遂寂然。后童子偶述其事，诸仆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恶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恶而避之哉？

175.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与一狐为友，恒于场圃间对谈。安见之，他人弗见也。狐自称生于北宋初，安叩以宋代史事。曰：皆不知也。凡学仙者必游方之外，使万缘断绝，一意精修。如于世有所闻见，于心必有所是非；有所是非，必有所爱憎；有所爱憎，则喜怒哀乐之情，必迭起循生，以消铄其精气，神耗而形亦敝矣，乌能至今犹在乎？迨道成以后，来往人间，视一切机械变

诈，皆如戏剧。视一切得失胜败，以至于治乱兴亡，皆如泡影。当时即不留意，又焉能一一而记之？即与君相遇，是亦前缘。然数百年来，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几。大都萍水相逢，烟云倏散。夙昔笑言，亦多不记忆，则身所未接者，从可知矣。时八里庄三官庙，有雷击蝎虎一事。安问以物久通灵，多婴雷斧，岂长生亦造物所忌乎？曰：是有二端。夫内丹导引，外丹服饵^①皆艰难辛苦以证道。犹力田以致富，理所宜然。若媚惑梦魇，盗采精气，损人之寿，延己之年，事与劫盗无异，天律不容也。又或恣为妖幻，贻祸生灵，天律亦不容也。若其葆养元神，自全生命，与人无患，于世无争，则老寿之物，正如老寿之人耳。何至犯造物之忌乎？舅氏实斋先生闻之，曰：此狐所言，皆老氏之粗浅者也。然用以自养，亦足矣。

〔注〕 ①道家用炉火烧炼药石而成的丹粉叫外丹，以修炼自身的精、气、神为内丹。

176. 浙江有士人，夜梦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庙也。有冥吏语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负心，牵君为证。君试思尝有是事否？士人追忆之，良是。俄闻都城隍升坐，冥吏白某控某负心事，证人已至，请勘断。都城隍举案示士人，士人以实对。都城隍曰：此辈结党营私，朋求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势孤则攀附以求援，力敌则排挤以互噬，翻云覆雨，倏忽万端，本为小人之交，岂能责以君子之道？操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勘已明，可驱之去。顾士人曰：得无谓负心者，有佚罚耶？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之相偿也。花既结子，子又开花，因果之相生也。彼负心者，又有负心人蹑其后，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后阅数载，竟如神之所言。

177. 闽中某夫人喜食猫，得猫则先贮石灰于罌，投猫于内，而灌以沸汤。猫为灰气所蚀，毛尽脱落，不烦掇治，血尽归于脏腑，肉莹如玉，云味胜鸡雏十倍也。日日张网设机，所捕杀无算，后夫人病危，呦呦作猫声，越十余日乃死。卢观察执吉子荫文，余婿也，尝为余言之。因言景州一宦家子，好取猫犬之类，拗折其足，捩之向后，观其子子、跳号以为戏，所杀亦多。后生子女，皆足躔反向前。又余家奴子王发，善鸟铳，所击无不中，日恒杀鸟数十。惟一子名济宁州，其往济宁州时所生也。年已十一二，忽遍体生疮如火烙痕；每一疮内有一铁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药不痊，竟以绝嗣。杀业至重，信夫。余尝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斋，如奉律令，而居恒则不能戒杀。夫佛氏之持斋，岂以菇蔬啖果，即为功德乎？正以菇蔬啖果，即不杀生耳。今徒曰，某日某日，观者斋期，某日某日，准提^①斋期。是日持斋，佛大欢喜。非是日也，烹宰溢乎庖，肥甘罗乎俎，屠割惨酷，佛不问也。天下有是事理乎？且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也。儒者遵圣贤之教，固万万无断肉理。然自宾祭以外，时杀亦万万不宜。以一禽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数十命，或数百命；以众生无限怖苦，无限惨毒，供我一瞬之适口，与按日持斋之心，无乃稍左乎？东坡先生向持此论。窃以为酌中之道，愿与修善果者一质之。

〔注〕 ①准提：六观音之一，凡除灾、延命、求子，都祈祷他。

178. 六合^①以外，圣人存而不论。然六合之中，实亦有不能论者。人之死也，如儒者之论，则魂升魄降已耳。即如佛氏之论，鬼亦收录于冥司，不能再至人世也。而世有回煞之说。庸俗术士，又有一书，能先知其日辰时刻，与所去之方向。此亦诞妄

之至矣。然余尝于隔院楼窗中，遥见其去。如白烟一道，出于灶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没。与所推时刻方向，无一差也。又尝两次手自启钥、谛视布灰之处。手迹足迹，宛然与生时无二，所亲皆能辨识之。是何说欤？祸福有命，死生有数。虽圣贤不能与造物争。而世有蛊毒魇魅之术，明载于刑律。蛊毒余未见，魇魅则数见之。为是术者，不过瞽支巫者与土木之工，然实能祸福死生人，历历有验。是天地鬼神之权，任其播弄无忌也，又何说欤？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于理不可解者，皆臆断以为无是事，毋乃胶柱鼓瑟^②乎？李又聃先生曰：宋儒据理谈天，自谓穷造化阴阳之本，于日月五星，言之凿凿，如指诸掌。然宋历屡变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后，验以实测，证以交食^③，始知濂洛关闽，于此事全然未解。即康节^④最通数学，亦反以奇偶方圆，揣摩影响，实非从推步而知。放持论弥高，弥不免郢书燕说^⑤。夫七政运行，有形可据，尚不能臆断以理，况乎太极先天求诸无形之中者哉。先圣有言，君子于不知盖阙如也。

〔注〕 ①六合：指天地四方。

②胶柱鼓瑟：柱是瑟上移动调音用的，把它胶住，音调就不能变了。比喻拘泥不知变通。

③交食：太阳及于黄白二道之交，因生薄蚀，名交食。

④康节，宋代理学家邵雍的谥号。

⑤郢书燕说：郢人写信给燕，误写“举烛”二字，燕相附会其意为举贤。意为牵强附会、曲解原意。

179. 女巫郝媪，村妇之狡黠者也。余幼时，于沧州吕氏姑母家见之。自言狐神附其体，言人休咎。凡人家细务。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众。实则布散徒党，结交婢媪，代为刺探隐事，以售其欺。尝有孕妇，问所生男女。郝许以男。后乃生女，妇诘以神

语无验。郝瞋目曰：汝本应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馈饼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责汝不孝，转男为女。汝尚不悟耶？妇不知此事先为所侦，遂惶骇伏罪。其巧于缘饰皆类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辈虽于人杂处，实各自服气炼形，岂肯与乡里老嫗为缘，预人家琐事？此嫗阴谋百出，以妖妄敛财，乃托其名于吾辈。故今日真附其体，使共知其奸。因缕数其隐恶，且并举其徒党姓名。语讫，郝霍然如梦醒，狼狈遁去。后莫知所终。

180. 侍姬之母沈媪言，高川有丐者，与母妻居一破庙中。丐夏月拾麦斗余，嘱妻磨面以供母。妻匿其好面，以粗面泄秽水，作饼与母食。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噉然一声，丐起视之，则有巨蛇自口入，啗其心死矣，丐曳而埋之。沈媪亲见蛇尾垂其脑臆间，长二尺余云。

181. 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①，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此或神恶其伪，故巧发其奸欤。然操此术者众矣，固未尝一一败也。闻此札既露，其计不行，寡妇之田竟得保。当由茆嫫若，感动幽冥，故示是灵异，以阴为阿护云尔。

〔注〕 ①性天：理学家讲求心性哲学，认为性是天理的表现。

182. 李孝廉存其言，蠡县有凶宅，一耆儒与数客宿其中。夜间窗外拨刺声，耆儒叱曰：邪不干正，妖不胜德。余讲道学三十年，何畏于汝！窗外似有女子语曰：君讲道学，闻之久矣。余虽异类，亦颇涉儒书。《大学》^①扼要在诚意，诚意扼要在慎独。君

一言一动，必循古礼，果为修己计乎？抑犹有几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语录，断断于诸儒辩，果为明道计乎？抑犹有几微好胜者在乎？夫修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胜，则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讲何学乎？此事不以口舌争，君扪心清夜，先自问其何如，则邪之敢干与否，妖之能胜与否，已了然自知矣。何必以声色相加乎？耆儒汗下如雨，瑟缩不能对。徐闻窗外微哂曰：君不敢答，犹能不欺其本心。姑让君寝。又拨刺一声，掠屋檐而去。

〔注〕 ①《大学》约为秦汉间的儒家作品。宋代定为“四书”之一。

183. 某公之卒也，所积古器，寡妇孤儿，不知其值，乞其友估之。友故高其价，使久不售。俟其窘极，乃以贱价取之。越二载，此友亦卒，所积古器，寡妇孤儿，亦不知其价，复有所契之友，效其故智，取之去。或曰：天道好还，无往不复，效其智者罪宜减。余谓此快心之谈，不可以立训也。盗有罪矣，从而盗之，可曰罪减于盗乎？

184. 屠者许方，即前所记夜逢醉鬼者也。其屠驴先凿地为堑，置板其上，穴板四周为四孔，陷驴足其中。有买肉者，随所买多少，以壶注沸汤，沃驴身使毛脱肉熟，乃割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两日，肉尽乃死。当未死时，箝其口不能作声，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惨不可视，而许恬然不介意。后患病，遍身溃烂无完肤，形状一如所屠之驴。宛转茵褥，求死不得，哀号四五十日乃绝。病中痛自悔责，嘱其子志学急改业。方死之后，志学乃改而屠豕。余幼时尚见之。今不闻其有子孙，意已殄绝久矣。

185. 边随园征君言，有入冥者，见一老儒立庑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与寒温毕，拱手对之笑曰：先生平日

持无鬼论，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诸鬼皆灿然，老儒蜷缩而已。

186. 东光马大还，尝夏夜裸卧资胜寺藏经阁，觉有人曳其臂曰：起起，勿褻佛经。醒见一老人在旁，问汝为谁。曰：我守藏神也。大还天性疏旷，亦不恐怖，时月明如昼，因呼坐对谈。曰：君何故守此藏？曰：天所命也。问儒书汗牛充栋，不闻有神为之守。天其偏重佛经耶。曰：佛以神道设教，众生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设教，凡人皆当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烦神力，非偏重佛经也。问然则天视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己为体，以治人为用。道以静为体，以柔为用。佛以定为体，以慈为用。其宗旨各别，不能一也。至教人为善，则无异。于物有济，亦无异。其归宿则略同。天固不能不并存也。然儒为生民立命，而操其本于身。释道皆自为之学，而以余力及于物。故以明人道者为主，明神道者则辅之，亦不能专以释道治天下。此其不一而一，一而不一者也。盖儒如五谷，一日不良则饥，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拂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儒者或空谈心性，与瞿昙老聃^①混而为一，或排击二氏，如御寇仇，皆一隅之见也。问黄冠缙徒，恣为妖妄，不力攻之，不貽患于世道乎。曰此论其本原耳。若其末流，岂特释道貽患，儒之貽患岂少哉？即公醉而裸眠，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礼法也。大还愧谢。因纵谈至晓乃别去。竟不知为何神，或曰狐也。

〔注〕 ①瞿昙：佛有六姓，一曰瞿昙，此指佛家。老聃：即老子，道家创始人。此指道家。

187. 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倡族祀管仲^①，以女闾三

百也。伶人祀唐玄宗，以梨园子弟^②也。此皆最典。胥吏祀萧何^③、曹参、木工祀鲁班，此犹有义。至靴工祀孙臆，铁工祀老君之类，则荒诞不可诘矣。长随^④所祀曰钟三郎，闭门夜奠，讳之甚深，竟不知为何神。曲阜颜介子曰：必中山狼之转音也。先姚安曰：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书燕说^⑤，固未为无益。

〔注〕 ①管仲：春秋时齐桓公的相，著名政治家。

②梨园子弟：唐玄宗时，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于梨园，号皇帝梨园子弟。后世称戏剧艺人为梨园子弟。

③萧何：西汉沛县人，曾为沛县吏。佐刘邦定天下，为丞相，定律令制度，曾作《九章律》。

④长随：随从官吏帮办文书等事务的仆役。

⑤郢书燕说：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过（即错）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独’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后世以此比喻穿凿附会，曲解原意。

188. 先叔仪庵公，有质库在西城中，一小楼为狐所据。夜恒闻其语声，然不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楼上诟詈鞭笞声甚厉，群往听之。忽闻负痛疾呼曰：楼下诸公，皆当明理，世有妇挞夫者耶？适中一人方为妇挞，面上爪痕犹未愈。众哄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为怪。楼上群狐，亦哄然一笑，其斗遂解，闻者无不绝倒。仪庵公曰：此狐以一笑霁威，犹可以为善。

189. 田村徐四，农夫也。父歿，继母生一弟，极凶悖。家有田百余亩，析产时，弟以赡母为词，取其十之八。曲从之。弟又择其膏腴者，亦曲从之。后弟所分荡尽，复从兄需索，乃举所分全付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恬如也。一夜自邻村醉归，道经枣林，遇群鬼抛掷泥土，栗不敢行。群鬼啾啾渐逼近，比及覩面，

皆悚然辟易，曰：乃是让产徐四兄。倏化黑烟四散。

190. 白衣庵僧明玉言，昔五台一僧，夜恒梦至地狱，见种种变相。有老宿教以精意诵经，其梦弥甚，遂渐至委顿。又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恶业。出家后，渐明因果，自知必堕地狱，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诸相，故诵经弥笃，幻象弥增。夫佛法广大，容人忏悔，一切恶业，应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闻之乎？是僧闻言，即对佛发愿，勇猛精进，自是宴然无梦矣。

191. 沈观察夫妇并故，幼子寄食亲戚家，贫窶无人状。其妾嫁于史太常家，闻而心恻，时阴使婢媪，与以衣物。后太常知之，曰：此尚在人情天理中，亦勿禁也。钱塘季沧洲因言有孀妇病卧，不能自炊，哀呼邻媪代炊，亦不能时至。忽一少女排闥入，曰：吾新来邻家女也，闻姊困苦乏食，意恒不忍。今告于父母，愿为姊具食，且侍疾。自是日来其家。凡三四月，孀妇病愈，将诣门谢其父母，女泫然曰：不敢欺，我实狐也，与郎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旧情，又悯姊之苦节，是以托名而来耳。置白金数铤于床，呜咽而去。二事颇相类，然则琵琶别抱^①，掉首无情，非惟不及此妾，乃并不及此狐。

〔注〕 ①琵琶别抱：引白居易《琵琶行》诗意，指改嫁。

192. 吴侍读颉云言，癸丑一前辈^①，偶忘其姓，似是王言敷先生，忆不甚真也，尝僦居海丰寺街。宅后破屋三楹，云有鬼，不可居。然不出为祟，但偶闻音响而已。一夕，屋中有诟谇声，伏墙隅听之，乃两妻争坐位。一称先来，一称年长，哓哓然不止。前辈不觉太息曰：死尚不休耶。再听之遂寂。夫妻妾同居，隐忍相安者，十或一焉。欢然相得者，千百或一焉。以尚有名分相摄

也。至于两妻并立，则从来无一相得者，亦从来无一相安者。无名分以摄之，则两不相下，固其所矣。又何怪于嚣争哉！

〔注〕 ①前辈：同试而先登第者叫前辈。

阅微草堂笔记卷五

滦阳消夏录五

193. 郑五，不知何许人。携母妻流寓河涧，以木工自给。病将死，嘱其妻曰：我本无立锥地，汝又拙于女红，度老母必以冻饿死。今与汝约，有能为我养母者，汝即嫁之。我死不恨也。妻如所约，母藉以存活。或奉事稍怠，则室中有声，如碎磁折竹，一岁，棉衣未成，母泣号寒，忽大声如钟鼓，殷动墙壁。如是七八年，母死后乃寂。

194. 佃户曹自立，粗识字，不能多也。偶患寒疾，昏愤中为一役引去。途遇一役，审为误拘，互诟良久，俾送还。经过一处，以石为垣，周里许，其内浓烟坌涌，紫焰赫然。门额六字，巨如斗，不能尽识，但记其点画而归。据所记偏旁推之，似是负心背德之狱也。

195. 世称殇子为债鬼，是固有之。卢南石言，朱元亭一子病瘵，绵惓时，呻吟自语曰：是尚欠我十九金。俄医者投以人参，煎成未饮而逝。其价恰得十九金。此近日事也。或曰四海之中，一日之内，殇子不知其凡几。前生逋负者，安得如许之众？夫死生转毂，因果循环，如恒河之沙，积数不可以测算；如太空之云，变态不可以思议，是诚难拘一格。然计其大势，则冤愆纠结，生于财货者居多。老子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一生，盖无不役志于是者。顾天地生财，只有此数。

此得则彼失；此盈则彼亏。机械于是而生，恩仇于是而起。业缘报复，延及三生。观谋利者之多，可知索偿者之不少矣，史迁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君子宁信其有，或可发人深省也。

196. 里妇新寡，狂且赂邻媪挑之，夜入其闼。阖扉将寝，忽灯光绿黯，缩小如豆。俄爆然一声，红焰四射，圆如二尺许，大如镜，中现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女并噉然仆榻下。家人惊视，其事遂败。或疑嫠妇堕节者众，何以此鬼独有灵？余谓鬼有强弱，人有盛衰。此本强鬼，又值二人之衰，故能为厉耳。其他茹恨黄泉，冤缠数世者，不知凡几，非竟神随形灭也。或又疑妖物所凭，作此变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兴因人而兴，亦幽魂怨毒之气阴相感召，邪魅乃乘而假借之。不然，陶婴^①之室，何未闻黎邱之鬼^②哉！

〔注〕 ①《列女传》载，陶婴少寡，扶养孤儿，有人要娶她，她作《黄鹄歌》以明志。

②《吕氏春秋》载，黎丘某人醉归，鬼变作他的儿子扶他回来，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7. 罗仰山通政，在礼曹时，为同官所轧，动辄掣肘，步步如行荆棘中。性素迂滞，渐恚愤成疾。一日，郁郁枯坐，忽梦至一山，花放水流，风日清旷，觉神思开朗，垒块顿消。沿溪散步，得一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论颇洽。老翁问何以有病容？罗具陈所苦。老翁太息曰：此有夙因，君所未解。君七百年前为宋黄荃^①，某即南唐徐熙也。徐之画品，本居黄上，黄恐夺供奉之宠，巧词排抑，使沉沦困顿，衔恨以终。其后辗转轮回，未能相遇。今世业缘凑合，乃得一快其宿仇，彼之加于君者，即君之曾加于彼者也。君之何憾焉？大抵无往不复者，天之道。有施必

报者，人之情。既已种因，终当结果。其气机之感，如磁之引针，不近则已，近则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结，如石之含火，不触则已，触则激而立生。其终不消释，如疾病之隐伏，必有骤发之日。其终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转，必有交会之缠。然则种种害人之术，适有自害而已矣。吾过去生中，与君有旧。因君未悟，故为述忧患之由，君与彼已结果矣。自今以往，慎勿造因可也。罗洒然有省，胜负之心顿尽。数日之内，宿疾全除。此余十许岁时，闻霍易书先生言。或曰，是卫公延璞事，先生偶误记也。未知其审，併附识之。

〔注〕 ①黄筌：画家，原仕于蜀，后入宋。

198. 田白岩言，康熙中，江南有征漕^①之案，官吏伏法者数人。数年后，有一人降乩^②于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讼某公。友人骇曰：某公循吏，且其总督两江，在此案前十余年，何以无故讼之？乩又书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初萌，褫一官，窜流一二吏，即可消患于未萌。某公博忠厚之名，养痍不治，久而溃裂，吾辈遂逅其难。吾辈病民蛊国，不能仇现在之执法者也。追原祸本，不某公之讼而谁讼欤？书讫，乩遂不动。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金人铭》^③曰：涓涓不壅，终为江河；毫末不札，将寻斧柯。古圣人听见远矣。此鬼所言，要不为无理也。

〔注〕 ①征漕：征收粮食。漕：水道运粮。

②金人铭曰句：见《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

199. 里有姜某者，将死嘱其妇勿嫁。妇泣诺，后有艳妇之色者，以重价购为妾。方靓妆登车，所蓄犬忽人立怒号，两爪抱持啮妇面，裂其鼻准，并盲其一目。妇容既毁，买者委之去，后

亦更无覬觎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间事，故老尚有目睹者。皆曰义哉此犬，爱主人以德；智哉此犬，能攻病之本。余谓犬断不能见及此，此其亡夫厉鬼所凭也。

200. 爱堂先生，尝饮酒夜归，马忽惊逸。草树翳荟，沟塍凹凸，几蹶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手挽辔，一手掖之下，曰：老母昔蒙拯济，今救君断骨之厄也。问其姓名，转瞬已失所在矣。先生自忆生平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然。佛经所谓无心布施，功德最大者欤。

201. 张福，杜林镇人也，以负贩为业。一日，与里豪争路，豪挥仆推堕石桥下。时河冰方结，觚棱如锋刃，颅骨破袭，仅奄奄存一息。里胥故嫌豪，遽闻于官。官利其财，狱颇急。福阴遣母谓豪曰：君偿我命，与我何益？能为我养老母幼子，则乘我未绝，我到官言失足堕桥下。豪诺之。福粗知字义，尚能忍痛自书状。生供凿凿，官吏无如何也。福死之后，豪竟负约。其母屡控于官，终以生供有据，不能直。豪后乘醉夜行，亦马蹶堕桥死。皆曰：是负福之报矣。先姚安公曰：甚哉，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有贿和者，甘鬻其所亲，斯已猝不易诘矣。至于被杀之人，手书供状，云非是人之所杀。此虽皋陶^①听之，不能入其罪也。倘非负约不偿，致遭鬼殛，则竟以财免矣。讼情万变，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据理率断哉！

〔注〕 ①皋陶：传说中东夷族的领袖，虞舜时被任为掌管刑法的官。

202. 姚安公言，有孙天球者，以财为命。徒手积累至千金，虽妻子冻饿，视如陌路。亦自忍冻饿，不轻用一钱。病革时，陈所积于枕前，一一手自抚摩，曰：尔竟非我有乎？呜咽而歿。孙未歿以前。为狐所鬻，每摄其财货去，使窘急欲死。乃于他所复

得之，如是者不一。又有刘某者，亦以财为命，亦为狐所黠。一岁除夕，凡刘亲友之贫者，悉馈数金。讶不类其平日所为。旋闻刘床前私篋，为狐盗去二百余金，而得谢柬数十纸。盖孙财乃辛苦所得，狐怪其悭啬，特戏之而已。刘财多由机巧剥削而来，故狐竟散之。其处置也颇得宜也。

203. 余督学闽中时，幕友钟忻湖言，其友昔在某公幕，因会勘宿古寺中。月色朦胧，见某公窗下有人影，徘徊良久，冉冉上钟楼去。心知为鬼魅，然素有胆，竟蹑往寻之。至则楼门锁闭，楼上似有二人语。其一曰：君何以空返？其一曰：此地罕有官吏至，今幸两官共宿，将俟人静讼吾冤。顷窃听所言，非揣摩迎合之方，即消弭弥缝之术，是不足以办吾事，故废然返。语毕，似有太息声。再听之，竟寂然矣。次日，阴先主人，果变色摇手，戒勿多事。迄不知其何冤也。余谓此君友，有嫌于主人，故造斯言，形容其巧于趋避，为鬼揶揄耳。若就此一事而论，鬼非目睹，语未耳闻，恍惚杳冥，茫无实据，虽阎罗包老，亦无可措手，顾乃责之于某公乎。

204. 平原董秋原言，海丰有僧寺，素多狐，时时掷瓦石黠人。一学究借东厢三楹授徒，闻有是事，自诣佛殿呵责之。数夕寂然。学究有德色。一日，东翁过谈，拱揖之顷，忽袖中一卷堕地。取视，乃秘戏图也。东翁默然。次日生徒不至矣。狐未犯人，人乃犯狐，竟反为狐所中。君子之于小人，谨备之而已。无故而触其峰，鲜不败也。

205. 关帝祠中，皆塑周将军，其名则不见于史传。考元鲁贞^①汉寿亭侯庙碑，已有乘赤兔兮从周仓语，则其来已久，其灵亦最著。里媪有刘破车者，言其夫尝醉眠关帝香案前。梦周将军

蹶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注〕 ①鲁贞：元代人，自号桐山老农，著《桐山老农集》四卷。

206. 谓鬼无轮回，则自古及今，鬼日日增，将大地不能容。谓鬼有轮回，则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当世间无一鬼。贩夫田妇，往往转生，似无不轮回者，荒阡废冢，往往见鬼，又似有不轮回者，表兄安天石，尝卧疾，魂至冥府，以此问司籍之吏。吏曰：有轮回，有不轮回。轮回者三途：有福受报，有罪受报，有恩有怨者受报。不轮回者亦三途：圣贤仙佛，不入轮回；无间地狱^①，不得轮回；无罪无福之人，听其游行于虚墓，余气未尽则存，余气渐消则灭，如露珠水泡，倏有倏无，如闲花野草，自荣自落，如是者无可轮回。或有无依魂魄，附人感孕，谓之偷生。高行缙黄，转世借形，谓之夺舍。是皆偶然变现，不在轮回常理之中。至于神灵下降，辅佐明时；魔怪群生，纵横杀劫，是又气数所成，不以轮回论矣。天石固不信轮回者，病痊以后，尝举以告人曰：据其所言，乃凿然成理。

〔注〕 ①无间地狱：入此地狱无间断地受苦，故名。

207. 星士虞春潭，为人推算，多奇中。偶薄游襄汉，与一士人同舟，论颇款洽。久而怪其不眠不食，疑为仙鬼，夜中密诘之，士人曰：我非仙非鬼，文昌司禄之神^①也。有事诣南岳，与君有缘，故得数日周旋耳。虞因问之曰：吾于命理，自谓颇深，尝推某当大贵而竟无验。君司禄籍，当知其由。士人曰：是命本贵，以热中削减十之七矣。虞曰：仕宦热中，是亦常情。何冥谪若是之重。士人曰：仕宦热中，其强悍者必怙权。怙权者必狠而愎。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险而深。且怙权固位，是必躁竞，躁竞相轧，是必排挤。至于排挤，则不问人之贤否，而问党之异

同。不计事之可否，而计已之胜负，流弊不可胜言矣。是其恶在贪酷上，寿且削减，何止于禄乎。虞阴记其语，越两岁余，某果卒。

〔注〕 ①文昌：又名文曲星，中国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

208. 张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为妾者，别营静室居之。床帷器具，与人无异，但自有婢媼，不用张之奴隶耳。室无纤尘，惟坐久觉阴气森然。亦时闻笑语，而不睹其形。张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请一见，皆不许，一日，张固强之，则曰某家某娘子犹可，他人断不可也。入室相晤，举止娴雅，貌似三十许人。诘以室中寒凜之故，曰：娘子自心悸耳，室故无他也。后张诘以独见是人之故，曰：人阳类，鬼阴类。狐介于人鬼之间，然亦阴类也。故出恒以夜。白昼盛阳之时，不敢轻与人接也。某娘子阳气已衰，故吾得见。张惕然曰：汝日与吾寝处，吾其衰乎？曰：此别有故。凡狐之媚人有两途。一曰蛊惑，一曰夙因。蛊惑者，阳为阴蚀，则病。蚀尽则死。夙因则人本有缘，气自相感，阴阳翁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蛊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其蛊惑者，亦必自称夙因。但以伤人不伤人，知其真伪耳。后见之人，果不久下世。

209. 罗与贾比屋而居，罗富贾贫。罗欲并贾宅而勒其值。以售他人，罗又阴挠之。久而益窘，不得已，减值售罗。罗经营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纸钱甫燃，忽狂风卷起，著梁上，烈焰骤发，烟煤迸散如雨落。弹指间，寸椽不遗，并其旧庐焚焉。方火起时，众手交救。罗拊膺止之。曰：顷火光中，吾恍惚见贾之亡父。是其怨毒之所为，救无益也。吾悔无及矣。急呼贾子至，以腴田二十亩，书券赠之。自是改行从善，竟以寿

考终。

210. 沧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关帝也，忽大书曰：某来前，汝具文忏悔，语多回护。对神尚尔，对人可知。夫误伤人者过也，回护则恶矣。天道宥过而殛恶，其听汝巧辩乎？其人伏地惕息，挥汗如雨。自是怏怏如有失，数月病卒。竟不知所忏悔者，何事也。

211. 褚寺农家有妇姑同寝者，夜雨墙圯，泥土簌簌下。妇闻声急起，以背负墙而疾呼姑醒。姑匍匐堕炕下，妇竟压焉，其尸正当姑卧处。是真孝妇，以微贱无人闻于官，久而并佚其姓氏矣。相传妇死之后，姑哭之恸。一日，邻人告其姑曰：夜梦汝妇冠帔^①来曰：传语我姑，无哭我。我以代死之故，今已为神矣。乡之父老皆曰：吾夜所梦亦如是。或曰：妇果为神，何不示梦于其姑？此乡邻欲缓甚恸，造是言也。余谓忠孝节义，殁必为神。天道昭昭，历有证验。此事可以信其有。即曰一人造言，众人附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心以为神，天亦必以为神矣。何必又疑其妄焉。

〔注〕 ①冠帔：古时为命妇所穿戴，意指农妇成神了。帔：披肩。

212. 长山聂松岩，以篆刻游京师。尝馆余家，言其乡有与狐友者，每宾朋宴集，招之同坐。饮食笑语，无异于人，惟闻声而不睹其形耳。或强使相见，曰：对面不睹，何以为相交？狐曰：相交者交以心，非交以貌也。夫人心叵测，险于山川，机阱万端，由斯隐伏。诸君不见其心，以貌相交，反以为密；于不见貌端，反以为疏。不亦悖乎？田白岩曰：此狐之阅世深矣。

213. 肃宁老儒王德安，康熙丙戌进士也，先姚安公从受业焉。尝夏日过友人家，爱其园亭轩爽，欲下榻于是，友人以夜有

鬼物辞。王因举所见一事曰：江南岑生，尝借宿沧州张蝶庄家。壁张钟馗像，其高如人。前复陈一自鸣钟。岑沉醉就寝，皆未及见。夜半酒醒，月明如昼，闻机轮格格，已诧甚；忽见画像，以为奇鬼，取案上端砚仰击之。大声砰然，震动户牖。僮仆排闥入视，则墨渾淋漓，头面俱黑；画前钟及玉瓶磁鼎，已碎裂矣。闻者无不绝倒。然则动云见鬼，皆人自胆怯耳，鬼究在何处耶？语甫脱口，墙隅忽应声曰：鬼即在此，夜当拜谒，幸勿以砚见击。王默然竟出。后尝举以告门人曰：鬼无白昼对话理，此必狐也。吾德恐不足胜妖，是以避之。盖终持无鬼之论也。

214. 明器，古之葬礼也，后世复造纸车纸马。孟云卿^①古挽歌曰：冥冥何所须，尽我生人意。盖姑以缓恻云尔。然长儿汝佶病革时，其女为焚一纸马。汝佶绝而复苏曰：吾魂出门，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仆王连升牵一马来，送我归。恨其足跛，颇颠簸不适。焚马之奴泣然曰：是奴罪也。举火时实误折其足。又六从舅母常氏弥留时，喃喃自语曰：适往看新宅颇佳，但东壁损坏，可奈何。侍疾者往视其棺，果左侧朽，穿一小孔。匠与督工者，尚均未觉也。

〔注〕 ①孟云卿：唐代人，与杜甫、元结友善。

215. 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遗卷，牒诉于文昌祠。夜梦神语曰：尔读书半生，尚不知穷达有命耶？尝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怫然曰：又聃应举之士，传此语则可，汝辈手掌文衡者，传此语则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国题联曰：赫赫科条，袖里常存惟白简^①；明明案牘，帘前何处有朱衣，汝未之见乎？

〔注〕 ①白简：古时官员奏章用白纸，并用印；唯御史不用印，称为白简。

216. 海阳李玉典前辈言，有两生读书佛寺，夜方嫖狎，忽壁上现大圆境，径丈余，光明如昼，毫发毕睹。闻檐际语曰：佛法广大，固不汝嗔，但汝自视镜中，是何形状？余谓幽期密约，必无人在旁，是谁见之？两生断无自言理，又何以闻之？然其事为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虚乌有视之。玉典又言，有老儒设帐废圃中，一夜闻垣外吟哦声，俄又闻辩论声，又闻器争声，又闻诟詈声，久之遂闻殴击声。圃后旷无居人，心知为鬼。方战栗间，已斗至窗外。其一盛气大呼曰：渠评驳吾文，实为冤愤。今同就正于先生。因郎吟数百言，句句手自击节。其一且呻吟呼痛，且微哂之。老儒惕息不敢言。其一厉声曰：先生究以为如何？老儒嚅嚅久之，以额叩枕曰：鸡肋不足以当尊拳。其一大笑去。其一往来窗外，气咻咻然。至鸡鸣乃寂。云闻之胶州法黄裳。余谓此亦黄裳寓言也。

217. 天津孟生文煊有隼才，张石邻先生最爱之。一日扫墓归，遇孟于路旁酒肆，见其壁上新写一诗，曰：东风翦翦漾春衣，信步寻芳信步归。红映桃花人一笑，缘遮杨柳燕双飞。徘徊曲径怜香草，惆怅乔林挂落晖。记取今朝延伫处，酒楼西畔是柴扉。诘其所以，讳不言。因诘之，始云适于道侧见丽女，其容绝代，故坐此冀其再出。张问其处，孟手指之。张大骇曰：是某家坟院，荒废久矣。安得有是？同往寻之，果马鬣^①蓬科，杳无人迹。

〔注〕 ①马鬣：坟墓封土的形状。

218. 余在乌鲁木齐时，一日，报军校王某，差运伊犁军械。其妻独处，今日过午，门不启。呼之不应，当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则男女二人共枕卧，裸体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来，亦无识者。研问邻里，茫无端绪。

拟以疑狱结矣。是夕，女尸忽呻吟，守者惊视，已复生。越日能言，自供与是人幼相爱，既嫁犹私会。后随夫驻防西域，是人念之不释，复寻访而来。甫至门，即引入室，故邻里皆未觉。虑暂会终离，遂相约同死。受刃时痛极昏迷，倏如梦觉，则魂已离体。急觅是人，不知何往，惟独立沙碛中，白草黄云，四无边际。正彷徨间，为一鬼缚去。至一官府，甚见诘辱。云是虽无耻，命尚未终，叱杖一百，驱之返。杖乃铁铸，不胜楚毒，复晕绝。及渐苏，则回生矣。视春股，果杖痕重叠。驻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罚，奸罪可勿重科矣。余乌鲁木齐杂诗有曰：鸳鸯毕竟不双飞，天上人间旧愿违。白草萧萧埋旅榭，一生肠断华山畿^①。即咏此事也。

〔注〕 ①《古今乐录》载，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到云阳，见一女子而钟情，感心疾而死。下葬时路过女子家门前，女子梳状沐浴而出，唱道：“华山畿，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而开，女子也进入棺中殉死。两人合葬，称为神女冢。

219. 朱青云言，尝与高西园散步水次，时春冰初泮，净绿瀛溶。高曰：忆晚唐有鱼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碧句。无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状，如在目前，惜不记其姓名矣。朱沉思未对，闻老柳后有人语曰：此初唐刘希夷诗，非晚唐也。趋视无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见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见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见耳。对树三揖而行。归检刘诗，果有此二语。余偶以告戴东原^①，东原因言有两生烛下对谈，争春秋周正夏正，往复甚苦。窗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词费也。出视窗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观此二事，儒者日谈考证，讲曰若稽古^②，动至十四万言。安知冥冥之中，无在旁揶揄者乎。

〔注〕 ①戴东原：清著名经学家。

②“曰若稽古”是《书·尧典》的首句，汉经学家解说这四个字，用了三万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新论》说：“秦君群能说《尧内》，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220. 聂松岩言，即墨于生，骑一驴赴京师，中路憩息高岗上，系驴于树，而倚石假寐。忽见驴昂首四顾，浩然叹曰：不至此地数十年，青山如故，村落已非旧径矣。于故好奇，闻之跃然起曰：此宋处宗长鸣鸡也^①。日日乘之共谈，不患长途寂寞矣。揖而与言，驴啮草不应。反复开导，约与为忘形交。驴亦若勿闻。怒而痛鞭之，驴跳掷狂吼，终不能言，竟箠折一足。鬻于屠肆，徒步以归。此事绝可笑，殆睡梦中误听耶？抑此驴夙生冤讎，有物凭之，以激于之怒杀耶？

〔注〕 ①《幽冥录》载，晋兖州刺史宋处宗买了一只长鸣鸡，后来鸡说话，和宋谈玄。

221. 三叔仪南公，有健仆毕四，善弋猎，能挽十力弓，恒捕鹑于野。凡捕鹑者必以夜，先以稿秸插地，如禾陇之状，而布网于上。以牛角作曲管，肖鹑声吹之。鹑既集，先微惊之，使渐次避入稿秸中，然后大声惊之，使群飞，突起则悉触网矣。吹管时，其声凄咽，往往误引鬼物至。故必筑团焦自卫，而携兵仗以备之。一夜，月明之下，见老叟来作礼曰：我狐也，儿孙与北村狐拘衅，举族械战。彼阵擒我一女，每战必反接驱出以辱我。我亦阵擒彼一妾，如所施报焉。由此仇益结，约今夜决战于此。闻君义侠，乞助一臂力，则没齿感恩。持铁尺者彼，持刀者我也。毕放故事，忻然随之往，翳丛薄间。两阵既交，两狐血战不解，至相抱手搏。毕审视既的，控弦一发，射北村狐踣，不虞弓劲矢鉅，贯腹而过，并老叟洞腋殪焉。两阵各惶遽夺尸，弃俘囚而遁，

毕解二狐之缚，且告之曰：传与尔族，两家胜败相当，可以解冤矣。先是北村每夜闻战声，自此遂寂。此与李冰^①事相类，然冰战江神，为捍灾御患；此狐呈其私愤，两斗不已，卒至两伤，是亦不可以已乎。

〔注〕 ①《成都记》载，李冰为蜀守，当地有蛟龙为害，李冰入水变作牛和蛟龙斗，不胜，便选几百勇士，告诉他们，我上次变作牛，蛟龙此次也必变作牛；我头系白练，你们就射没有系白练的牛。勇士照办，终于射死了蛟龙。

222. 姚安公在滇时，幕友言署中香橼树下，月夜有红裳女子靓妆立，见人则冉冉没土中。众议发视之。姚安公携卮酒浇树下，自祝之曰：汝见人则隐，是无意为为崇也，又何必屡现汝形，自取暴骨之祸？自是不复出。又有书斋甚轩敞，久无人居。舅氏安公五章，时相从在滇，偶夏日裸寝其内，梦一人揖而言曰：与君虽幽明异路，然眷属居此，亦有男女之别。君奈何不以礼自处。矍然醒，遂不敢再往。姚安公尝曰：树下之鬼，可谕之以理；书斋之魅，能以理喻人。此郡避处万山中，风俗质朴，浑沌未凿，故异类亦淳良如是也。

223. 余两三岁时，尝见四五小儿，彩衣金钏，随余嬉戏，皆呼余为弟，意似甚相爱，稍长时乃皆不见。后以告先姚安公。公沉思久之，爽然曰：汝前母恨无子，每令尼媪，以彩丝系神庙泥孩，归置于卧内。各命以乳名，日饲果饵，与哺子无异。歿后，吾命人瘞楼后空院中，必是物也。恐后来为妖，拟掘出之。然岁久已迷其处矣。前母即张太夫人姊。一岁，忌辰，家祭后，张太夫人昼寝，梦前母以手推之，曰：三妹太不经事，利刃岂可付儿戏。愕然惊醒。则余方坐身旁，掣姚安公革带，佩刀出鞘矣。始知魂归受祭，确有其事。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

224. 表叔王碧伯妻丧，术者言某日子刻回煞^①，全家皆避出。有盗伪为煞神，逾垣入，方开篋攫簪珥。适一盗又伪为煞神来，鬼声呜呜渐近。前盗皇遽避出，相遇于庭，彼此以为真煞神，皆悸而失魂，对仆于地。黎明，家人哭入，突见之，大骇，谛视乃知为盗。以姜汤灌苏，即以鬼装缚送官。沿路聚观，莫不绝倒。据此一事，回煞之说当妄矣。然回煞形迹，余实屡目睹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

〔注〕 ①回煞：迷信认为人死后的一定时间内，鬼魂还回到住处。

225. 益都朱天门言，甲子夏与数友夜集明湖侧，召妓侑觞。饮方酣，妓素不识字，忽援笔书一绝句曰：一夜潇潇雨，高楼怯晓寒。桃花零落否，呼婢卷帘看。掷于一友之前。是人观讫，遽变色仆地。妓亦仆地，顷之妓苏而是人不苏矣。后遍问所亲，迄不知其故。

226. 癸巳甲午间，有扶乩者，自正定来。不谈休咎，惟作书画。颇疑其伪托。然见其为曹慕堂作着色山水长卷，乃醉钟馗像，笔墨皆不俗。又见赠董曲江一联曰：黄金结客心犹热，白首还乡梦更游。亦酷肖曲江之为人。

227. 佃户二曹，妇悍甚，动辄诃詈风雨，诟詈鬼神。邻乡里间，一语不合，即揎袖露臂，携二捣衣杵，奋呼跳掷如虓虎。一日，乘阴雨出窃麦，忽风雷大作，巨雹如鹅卵，已中伤仆地。忽风卷一五斗栲栳^①，堕其前，顶之得不死。岂天亦畏其横欤。或曰：是虽暴戾，而善事其姑。每与人计，姑叱之辄弭伏。姑批前颊，亦跪而受。然则遇难不死有由矣。孔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岂不然乎？

〔注〕 ①栲栳：竹或柳条编成的器物。

228. 癸亥夏，高川之北堕一龙，里人多目睹之。姚安公命驾往视，则已乘风雨去。其蜿蜒攫拏之迹，蹂躏禾稼二亩许，尚分明可见。龙神物也，何以致堕？或曰：是行雨有误，天所谪也。按世称龙能致雨，而宋儒谓雨为天地之气，不由于龙。余谓礼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故公羊传谓触石而出，肤寸^①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云。是宋儒之说所本也。易文言传称云从龙，故董仲舒祈雨法，召以土龙，此世俗之说所本也。大抵有天雨，有龙雨。油油而云，潇潇而雨者，天雨也。疾风震雷，不久而过者，龙雨也。观触犯龙潭者，立致风雨，天地之气，能如是之速合乎？洗鲊答诵梵咒者^②，亦立致风雨，天地之气，能如是之刻期乎？故必两义兼陈，其理始备。必规规然胶执一说，毋乃不通其变欤。

〔注〕 ①肤寸：古代长度单位，一指为寸，一肤等于四寸。比喻极小空间。肤寸而合，形容云气密布。

②鲊答：石头。蒙古人祈雨，用一盆净水，放几枚石头。

229. 里人王驴耕于野，倦而枕块以卧。忽见肩舆从西来，仆马甚众，舆中坐者先叔父仪南公也。怪公方卧疾，何以出行？急近前起居，公与语良久，乃向东北去。归而闻公已逝矣。计所见仆马，正符所焚纸器之数。仆人沈崇贵之妻，亲闻驴言之。后月余，驴亦病卒。知白昼遇鬼，终为衰气矣。

230. 余第三女，许婚戈仙舟太仆子。年十岁，以庚戌夏至卒。先一日病已革。时余以执事在方泽^①，女忽自语曰：今日初八，吾当明日辰刻^②去，犹及见吾父也。问何以知之，瞑目不言。余初九日礼成归邸，果及见其卒。卒时壁挂洋钟，恰琤然鸣八声。是亦异矣。

〔注〕 ①方泽：祭地之坛。在京城安定门外北郊。

②辰刻：上午七点到九点。

231. 膳夫杨义，粗知文字。随姚安公在滇时，忽梦二鬼持硃票来拘，标名曰杨义。义争曰：我名杨义，不名杨义，尔定误拘。二鬼皆曰：字上尚有一点，是省笔义字。义又争曰：从未见义字如此写，当仍是义字，误滴一墨点。二鬼不能强而去。同寝者闻其呓语，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终养归。义随至平彝，又梦二鬼持票来，乃明明楷书杨义字。义仍不服曰：我已北归，当属直隶城隍。尔云南城隍，何得拘我。喧诟良久，同寝者呼之乃醒。自云：二鬼甚愤，似必不相舍。次日行至滇南胜境坊下，果马蹶堕地卒。

232. 余在乌鲁木齐，畜数犬。辛卯赐环^①东归，一黑犬曰四儿，恋恋随行，挥之不去，竟同至京师。途中守行篋甚严，非余至前，虽僮仆不能取一物。稍近，辄人立怒咤。一日，过辟展七达坂，（达坂译言山岭，凡七重，曲折陡峻，称为天险）。车四辆，半在岭北，半在岭南。日已曛黑，不能全度。犬乃独卧岭巅，左右望而护视之，见人影辄驰视。余为赋诗二首曰：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露宿且随予。夜深奴子酣眠后，为守东行数辆车。空山日日忍饥行，冰雪崎岖百廿程。我已无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纪其实也。至京岁余，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辈病其司夜严，故以计杀之，而托词于盗。想当然矣。余收葬其骨，欲为起冢，题曰义犬四儿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墓前，各镌姓名于胸臆。曰赵长明，曰于禄，曰刘成功，曰齐来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屑。余乃止。仅题额诸奴所居室，曰师犬堂而已。初翟孝廉赠余此犬时，先一夕梦故仆宋遇叩首曰：念主人从军万

里，今来服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为遇转生也。然遇在时，阴险狡黠，为诸仆魁。何以作犬反忠荃，岂自知以恶业堕落，悔而从善欤？，亦可谓善补过矣。

〔注〕 ①赐环：古时大夫有罪，待于其境三年，君赐环则复，赐珪则去。

233. 神能化形，故狐之通灵者，可往来于一隙之中。然特自化其形耳。宋蒙泉言，其家一仆妇，为狐所媚，夜辄褫衣无寸缕，自窗棂舁出。置于廊下，共相戏狎。其夫露刃迫之，则门键不可启。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坚闭，仅于窗内怒詈而已。一日，阴藏鸟铳，将隔窗击之。临期觅铳不可得。次日，乃见在钱柜中。铳长近五尺，而柜口仅尺余，不知何以得入。是并能化他形矣。宋儒动言格物，如此之类，又岂可以理推乎？姚安公尝言狐居墟墓，而幻化室庐，人视之如真。但不知狐自视如何耳。狐具毛革，而幻化粉黛，人视之如真，不知狐自视又如何。不知此狐所幻化，彼狐视之，更当如何。此真无从而推究也。

234. 乌鲁木齐把总蔡良栋言，此地初定时，尝巡瞭至南山深处。（乌鲁木齐在天山北，故呼曰南山。）日色薄暮，似见隔涧有人影，疑为玛哈沁，（额鲁特语谓劫盗曰玛哈沁，营伍中袭其故名。）伏丛莽中密侦之。见一人戎装坐磐石上，数卒侍立，貌皆狰狞。其语稍远不可辨。惟见指挥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并姣丽白皙，所衣皆缁纁，各反缚其手，赳赳挽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号呼凄惨，声彻林谷。鞭讫径去。六女战慄跪送，望不见影，乃呜咽归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涧深崖陡，无路可通。乃使弓力强者，攒射对崖一树。有两矢著树上，用以为识。明日迂回数十里，寻至其处，则洞口尘封。秉炬而入，曲折约深四丈许，绝无行迹。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生平所见

奇事，此为第一。考太平广记^①载，老僧见天人追捕飞天野叉事。夜叉正是一好女，蔡所见似亦其类欤。

〔注〕 ①《太平广记》：小说总集。北宋李昉等编辑。

235. 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杀之过当，则为恶业。非所应杀之人而杀之，亦能报冤。乌鲁木齐把总茹大业言，吉木萨游击遣奴入山，寻雪莲，迷不得归。一夜梦奴浴血来，曰：在某山遇玛哈沁为肉食，残骸犹在桥南第几松树下。乞往迹之。游击遣军校寻至树下，果血污狼藉。然视之皆羊骨。盖围卒共盗一官羊，杀于是也。犹疑奴或死他所。越两日，奴得遇猎者引归。始知羊假奴之魂，以发围卒之罪耳。

236. 李媪，青县人。乾隆丁巳戊午间，在余家司灶言其乡有农家，居邻古墓。所畜二牛，时登墓蹂践。夜梦有人诃责之。乡愚粗戆置弗省。俄而家中怪大作，夜见二物，其巨如牛，蹴踏跳掷，院中盎瓮皆破碎。如是数夕。至移碌碡于房上，砰然滚落，火焰飞腾，击捣衣砧为数段。农家恨甚，乃多借鸟铳。待其至，合手击之。两怪并应声踣。农家大喜，急秉火出视，乃所畜二牛也。自是怪不复作，家亦渐落。凭其牛以为妖，俾自杀之。可谓巧于播弄矣。要亦乘其犷悍之气，故得以假手也。

237. 献县城东双塔村，有两老僧共一庵。一夕，有两老道士叩门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释道虽两教，出家则一。师何所见之不广。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门不启。呼亦不应。邻人越墙入视，则四人皆不见，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数十金，亦具在。皆大骇，以闻于官。邑令粟公千钟来验。一牧童言村南十余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驰往视之，则四尸重叠在焉。然皆无伤。粟公曰：一物不失，则非盗。年皆衰老，则非奸。邂逅留

宿，则非仇。身无寸伤，则非杀。四人何以同死？四尸何以并移？门扃不启，何以能出？距井穹远，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鞠人，不能鞠鬼。人无可鞠，惟当以疑案结耳。径申上官。上官亦无可驳诘，竟从所议。应山明公晟，健令也。尝曰：吾至献，即闻是案。思之数年，不能解。遇此等事，当以不解解之。一作聪明，则决裂百出矣。人言栗公愤愤，吾正服其愤愤也。

238. 《左传》言：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小奴玉保，乌鲁木齐流人^①子也。初隶特纳格尔军屯。尝入谷追亡羊，见大蛇巨如柱，盘于高岗之顶，向日晒鳞。周身五色烂然，如堆锦绣。顶一角，长尺许。有群雉飞过，张口吸之，相距四五丈，皆翩然而落，如矢投壶。心知羊为所吞矣，乘其未见，循涧逃归，恐怖几失魂魄。军吏邬图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角能解毒，即所谓吸毒石也。见此蛇者，携雄黄数斤，于上风烧之，即委顿不能动。取其角，锯为块，痈疽初起时，以一块著疮顶，即如磁吸铁，相粘不可脱。待毒气吸出，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轻者乳变绿，稍重者变青黯，极重者变黑紫。乳变黑紫者，吸四五次乃可尽，余一二次愈矣。余记从兄懋园家有吸毒石，治痈疽颇验。其质非木非石，至是乃知为蛇角矣。

〔注〕 ①流人：流亡在外的人，此指被判罪流放的人。

239. 正乙真人能作催生符，人家多有之。此非祷雨驱妖，何与真人事？殊不可解。或曰：道书载有二鬼，一曰语忘，一曰敬遗，能使人难产。知其名而书之纸，则去。符或制此二鬼欤？夫四海内外，登产蓐者，殆恒河沙数。其天下祇此语忘敬遗二鬼耶？抑一处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其名皆曰语忘敬遗也？如天下止此二鬼，将周游奔走而为厉，鬼何其劳。如一处各有二鬼、一

家各有二鬼，则生育之时少，不生育之时多，扰扰千百亿万，鬼无所事事，静待人生育而为厉，鬼又何其冗闲无用乎？或曰：难产之故多端，语忘敬遗其一也。不能必其为语忘敬遗，亦不能必其非语忘敬遗，故召将试勘焉。是亦一解矣。第以万一或然之事，而日日召将试勘，将至而有鬼，将驱之矣。将至而非鬼，将且空返，不渎神矣乎？即神不嫌渎，而一符一将，是炼无数之将，使待幽王之烽火^①。上帝且以真人一符，增置一神，如诸符共一将，则此将虽千手千目，亦疲于奔命。上帝且以真人诸符，特设以无量化身之神，供捕风捉影之役矣，能乎不能？然赵鹿泉前辈有一符，传自明代。曰：高行真人，精炼刚气之所画也。试之，其验如响。鹿泉非妄语者，是则吾无以测之矣。

〔注〕 ①《史记·周本记》载，褒姒不笑，幽王举烽火，褒姒见诸侯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破颜一笑。

240. 俗传张真人厮役皆鬼神。尝与客对谈，司茶者雷神也。客不敬，归而雷霆随之，几不免。此齐东语也。忆一日，与余同陪祀。将入而遗其朝珠，向余借。余戏曰：雷部鬼律令行最疾，何不遣取。真人为赧然。然余在福州使院时，老仆魏成，夜夜为祟扰。一夜乘醉怒叱曰：吾主素与天师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应声而寂。然则狐鬼亦习闻是语也。

241. 奴子王廷佐，夜自沧州乘马归。至常家砖河，马忽辟易。黑暗中见大树阻去路，素所未有也。勒马旁过，此树四面旋转，当其前盘绕。数刻马渐疲，人亦渐迷。俄所识木工国姓韩姓，从东来。见廷佐痴立，怪之。廷佐指以告。时二人已醉，齐呼曰：佛殿少一梁，正觅大树。今幸而得此，不可失也。各持斧锯奔赴之。树倏化旋风去。阴符经^①曰：禽之制在气。木妖畏匠人，正

如狐怪畏猎户。积威所劫，其气焰足以慑伏之。不必其力之相胜也。

〔注〕 ①《阴符经》：一卷，旧题黄帝撰。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六家注。

242. 宁津苏子庚言，丁卯夏，张氏夫妇同刈麦。甫收拾成聚，有大旋风从西来，吹之四散。妇怒，以镰掷之，洒血数滴渍地上。方共检寻所失，妇倚树忽似昏醉，魂为人缚至一神祠。神怒叱曰：悍妇乃敢伤我吏！速受杖。妇性素刚，抗声曰：贫家种麦数亩，资以活命。烈日中妇姑辛苦，刈甫毕，乃为怪风吹散。谓是邪祟，故以镰掷之。不虞伤大王使者。且使者来往，自有官路，何以横经民田，败人麦？以此受杖，实所不甘。神俛首曰：其词直，可遣去。妇苏而旋风复至，仍卷其麦为一处。说是事时，吴桥王仁趾曰：此不知为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谓之正直可矣。先听肤受之诉^①，使妇几受刑，谓之聪明，则未也。景州戈荔田曰：妇诉其冤，神即能鉴，是亦聪明矣。倘诉者哀哀，听者愤愤，君更谓之何？子庾曰：仁趾责人无已时。荔田言是。

〔注〕 ①肤受之诉：见《论语·颜渊》，意为切身的诬告。

243. 四川藩司张公宝南，先祖母从弟也。其太夫人喜螯。一日庖人得巨螯，甫断其首，有小人长四五寸，自颈突出，绕螯而走。庖人大骇仆地，众救之苏，小人已不知所往。及剖螯，乃仍在螯腹中，已死矣。先祖母曾取视之。先母时尚幼，亦在旁目睹。装饰如职贡图^①中回回状。帽黄色，褶蓝色，带红色，靴黑色，皆纹理分明如绘。面目手足，亦皆如刻画。馆师岑生识之，曰：“此名螯宝，生得之，剖臂纳肉中，则啖人血以生。人臂有此宝，则地中金银珠玉之类，隔土皆可见。血尽而死，子孙又剖

臂纳之，可以世世富。庖人闻之，大懊悔。每一念及，辄自批其颊。外祖母曹太夫人曰：据岑师所云，是以命博财也。人肯以命博，则其计多矣，何必剖臂养鳖。庖人终不悟，竟自恨而卒。

〔注〕 ①《职责图》：九卷，乾隆年间傅恒等奉敕撰。

244. 孤树上人，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祯末，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厚斋公，尝赠以诗。一夜灯下诵经，窗外窸窣有声，似人来往。呵问为谁。朗应曰：身是野狐，为听经来此。问某刹法筵最盛，何不往听。曰：渠是有人处诵经，师是无人处诵经也。后为厚斋公述之。厚斋公曰：师以此语告我，亦是有人处诵经矣。孤树恍然者久之。

245. 李太白梦笔生花，特睡乡幻景耳。福建陆路提督马负公书，性耽翰墨，稍暇即临池。一日所用巨笔悬架上，忽吐焰。光长数尺，自毫端倒注于地。复逆卷而上，蓬蓬然逾刻乃敛。署中弁卒皆见之。马公画为小照，余尝为题诗。然马公竟卒于官，则亦妖而非瑞矣。

246. 史少司马抑堂，相国文靖公次子也。家居时，忽无故眩瞽，觉魂出门外。有人掖之登肩舆，行数里矣。复有肩舆，自后追至，疾呼。且往视之，则文靖公也。抑堂下舆叩谒。文靖公语之曰：尔尚有子孙未出世，此时讵可前往。挥舁者送归。霍然而醒。时年七十四。次年举一子。越两年又举一子。果如文靖公之言。此抑堂七十八岁时，至京师亲为余言。

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滦阳消夏录六

247. 乌什回部将叛时^①，城西有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将暮，辄见巨人立墓上，面阔逾一尺，翘首向东，若有所望。叛党殄灭后，乃不复见。或曰是知劫运将临，待收其子孙之魂也。或曰，东望者，示其子孙，有兵自东来，早为备也。或曰，回部为西域，向东者，面内也，示其子孙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为，乌什将灭之妖孽，则无疑也。

〔注〕 ①乌什：地名。回部：乌什在清初为回族聚居地，故称。叛乱发生于乾隆二十九年。

248.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尝入冥，见狰狞鬼卒，驱数千人在一大公廨外，皆褫衣反缚。有官南面坐，吏执簿唱名，一一选择精粗，揣量肥脊，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见一吏去官稍远，是旧檀越，因合掌问讯，是悉何人。吏曰：诸天^①魔众，皆以人为粮。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聚伙叛服不常，皆曰自无始以来，魔众食人，如人食谷。佛能断人食谷，我即不食人。如是哓哓，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沦不返，无间^②地狱，已不能容。乃牒下阎罗，欲移此狱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灵十王共议，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唯是种种冤愆，多非自作，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

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唯此四种恶业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汤鼎。以白皙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众魔食。故先为差别，然后发遣。其间业稍轻者，一经脔割烹炮，即化为乌有。业重者，抛余残骨，吹以业风，还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业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数度，剗剔燔炙无已时也。僧额手曰：诚不如削发出尘，可无此虑。吏曰：不然。其权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济人。灵山会上，原有宰官^③，即此四种人，亦未尝无逍遥莲界者也。语讫忽寤。僧有侄在一县令署，急驰书促归，劝使改业。此事即僧告其侄，而明心在寺得闻之。虽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绳以妄语戒也。

〔注〕 ①诸天：佛家把三界二十八天称为诸天。

②无间：地狱名。

③宰官：县令。

249. 沧州瞽者刘君瑞，尝以絃索来往余家，言其偶，有林姓者。一日薄暮，有人登门来唤，曰：某官舟泊河干，闻汝善弹词，邀往一试，当有厚赆。即促抱琵琶，牵其竹枚导之往。约四五里，至舟畔。寒温毕，闻主人指挥曰：舟中炎热，坐岸上奏技，吾倚窗听之可也。林利其赏，竭力弹唱。约略近三鼓，指痛喉干，求滴水不可得。侧耳听之，四围男女杂坐，笑语喧嚣，觉不似仕宦家，又觉不似在水次。辍弦欲起，众怒曰：何物盲贼，敢不听使令！众手交捶，痛不可忍，乃哀乞再奏。久之，闻人声渐散，犹不敢息。忽闻耳畔呼曰：林先生何故日尚未出，坐乱冢间演技，

取树下早凉耶？矍然惊问，乃其邻人早起贩鬻过此也。知为鬼弄，狼狈而归。林姓素多心计，号曰林鬼，闻者咸笑曰：今日鬼遇鬼也。

250. 先姚安公曰，里有白以忠者，偶买得役鬼符咒一册，冀借此演搬运法，或可谋生。乃依书置诸法物，月明之夜，作道士装，至墟墓间试之。据案对书诵咒，果闻四面啾啾声。俄暴风突起，卷其书落草间，为一鬼跃出攫去。众鬼哗然并出，曰：尔恃符咒拘遣我，今符咒已失，不畏尔矣。聚而攒击。以忠踉跄奔逃，背后瓦砾如骤雨，仅得至家。是夜疟疾大作，困卧月余，疑亦鬼为祟也。一日诉于姚安公，且渐且愤。姚安公曰：幸哉，尔术不成，不过成一笑柄耳。倘不幸术成，安知不以术贾祸？此尔福也，尔又何尤焉！

251. 从侄虞惇所居宅，本村南旧圃也。未筑宅时，四面无居人。一夕灌圃者田大，卧井旁小室，闻墙外诟争声。疑为村人。隔墙问曰：尔等为谁？夜深无故来扰我。其一呼曰：一事求大哥公论，不知何处客鬼，强入我家，调我妇，天下有是理耶？其一呼曰：我自携钱赴闻家庙，此妇见我嬉笑，邀我入室。此人突入夺我钱，天下又有是理耶？田知是鬼，噤不敢应。二鬼并曰：此处不能了此事，当诉诸土地耳。喧喧然向东北去。田次日至土地祠，问庙祝乃寂无所闻，皆疑田妄语。临清李名儒曰：是不足怪，想此妇和解之矣。众为粲然。

252. 乾隆己未，余与东光李云举霍养仲，同读书生云精舍。一夕，偶论鬼神，云举以为有，养仲以为无。正辩诘间，云举之仆卒然曰：世间原有奇事，倘奴不身经，虽奴亦不信也。尝过城隍祠前丛冢间，失足踏破一棺。夜梦城隍拘去，云有人诉我毁其

室。心知是破棺事，与之辩曰：汝室自不合当路，非我侵汝。鬼又辨曰：路自上我屋，非我屋故当路也。城隍微笑顾我曰：人人行此路，不能责汝。人人踏之不破，何汝踏破？亦不能竟释汝，当偿之以冥镪。既而曰：鬼不能自葺棺，汝覆以片板，筑土其上可也。次日如神教，仍焚冥镪，有旋风卷其灰去。一夜复过其地，闻有人呼我坐，心知为曩鬼，疾驰归。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枭鸟。迄今思之，尚毛发悚然也。养仲谓云举曰：汝仆助汝，吾一口不胜两口矣。然吾终不能以人所见为我所见。云举曰：使君鞫狱，将事事目睹而后信乎？抑以取证众口乎？事事目睹，无此理，取证众口，不以人所见为我所见乎？君何以处焉？相与一笑而罢。

253. 莆田林教授清标言，郑成功据台湾时，有粤东异僧泛海至。技击绝伦。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铁石。又兼通壬遁风角^①。与论兵，亦娓娓有条理。成功方招延豪杰，甚敬礼之。稍久，渐骄蹇，成功不能堪，且疑为间谍，欲杀之而惧不克。其大将刘国轩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诣僧款洽，忽请曰：师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还受摄否。僧曰：参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②。刘因戏曰：欲以刘王大体双一验道力，使众弥信心可乎？乃选变童倡女、姣丽善淫者十许人布茵施枕，恣为嫖狎于其侧，柔情曼态，极天下之妖惑。僧谈笑自若，似无见闻。久忽闭目不视，国轩拔剑一挥，首已欻然落矣。国轩曰：此术非有鬼神，特练气自固耳。心定则气聚，心一动则气散矣。此僧心初不动，故敢纵观。至闭目不视，知其已动而强制，故刃一下而不能御也。所论颇入微。但不知椎埋^③恶少何以能见及此，其纵横鲸窟十余年，盖亦非偶矣！

〔注〕 ①壬遁风角：壬即六壬；遁即奇门遁甲。六壬、奇门遁甲、风角都是

古代的迷信术数。

②宋代和尚道潜，号参寥子，曾有诗：“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

③椎埋：用铁椎杀人然后埋掉。

254. 朱公晦庵，尝与五公山人散步城南，因坐树下谈易。忽闻背后语曰：二君所论，乃术家^①易，非儒家易也。怪其适自何来。曰：已先坐此，二君未见耳。问其姓名。曰：江南崔寅。今日宿城外旅舍，天尚未暮，偶散闷闲行。山人爱其文雅，因与接膝，究术家儒家之说。崔曰：圣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为众人言也，非为圣人言也。圣人从心不逾矩，本无疑惑，何待于占？惟众人昧于事几，每两岐罔决。故圣人以阴阳之消长，示人事之进退，俾知趋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顾万物万事，不出阴阳，后人推而广之，各明一义。杨简王宗传，阐发心学^②，此禅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陈抟邵康节^③，此道家之易，源出魏伯阳者也。术家之易，衍于管郭^④，源于焦京，即二君所言是矣。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见智见仁，理原一贯。后人忘其本始，反以旁义为正宗。是圣人作易，但为一二上智设，非千万世垂教之书、千万人共喻之理矣。经者常也，言常道也。经者径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经之首，而诡秘其说，使人不可解乎。二人喜其词致，谈至月上未已。诘其行踪，多世外语，二人谢曰：先生其儒而隐者乎？崔微哂曰：果为隐者，方韬光晦迹之不暇，安得知名？果为儒者，方返躬克己之不暇，安得讲学？世所称儒称隐，皆胶胶扰扰者也。吾方恶此而逃之。先生休矣，毋污吾耳。剗然长啸，木叶乱飞，已失所在矣，方知所见非人也。

〔注〕 ①术家：古代指擅长天文历算的学者。

②心学：即陆王学派。南宋陆九渊、明王守仁都把心看作是宇宙万物

的本源，因此称之为“心学”。

③陈传：五代宋初道士；邵康节：即邵雍，北宋哲学家。

④管：指三国魏学者管辂；郭：指晋学者郭璞。

255. 南皮许南金先生，最有胆。在僧寺读书，与一友共榻。夜半，见北壁燃双炬。谛视，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双炬其目光也。友股栗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读书，苦烛尽。君来甚善。乃携一册背之坐，诵声琅琅。未数页，目光渐隐；拊壁呼之，不出矣。又一夕如厕，一小童持烛随。此面突自地涌出，对之而笑。童掷烛仆地。先生即拾置怪顶，曰：烛正无台，君来又甚善。怪仰视不动。先生曰：君何处不可往，乃在此间？海上有逐臭之夫^①，君其是乎？不可辜君来意。即以秽纸拭其口。怪大呕吐，狂吼数声，灭烛而没。自是不复见。先生尝曰：鬼魅皆真有之，亦时或见之；惟检点生平，无不可对鬼魅者，则此心自不动耳。

〔注〕 ①《吕氏春秋》载，某人身上极臭，亲人不和他住在一起。这人无奈住在海上，海上人却喜欢他的臭味，昼夜跟着他。

256. 戴东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县深山中。日薄暮，风雨欲来，见崖下有洞，投之暂避。闻洞内人语曰：此中有鬼，君勿入。问汝何以入。曰：身即鬼也。宋请一见。曰：与君相见，则阴阳气战，君必寒热小不安。不如君熬火自卫，遥作隔座谈也。宋问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宗时为县令，恶仕宦者，货利相攘，进取相轧，乃弃职归田。歿而祈于阎罗，勿轮回人世。遂以来生禄秩，改注阴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又弃职归墓。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于此。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波，世途机舛，则如生忉利天矣^①。寂历空山，都忘甲子。与鬼相隔者，

不知几年。与人相隔者，更不知几年。自喜解脱万缘冥心造化，不意又通人迹，明朝当即移居。武陵渔人，勿再访桃花源也。语讫，不复酬对。问其姓名，亦不答。宋携有笔砚，因濡墨大书鬼隐两字于洞口而归。

〔注〕 ①忉利天：佛经欲界诸天之一。

257. 阳曲王近光言：冀宁道^①赵公孙英有两幕友，一姓乔，一姓车，合雇一骡轿回籍。赵公戏以其姓作对曰：乔、车二幕友，各乘半轿而行。恰皆轿之半字也。时署中召仙，即举以请对。乩判曰：此是实人实事，非可强凑而成。越半载，又召仙，乩忽判曰：前对吾已得之矣：卢、马两书生，共引一驴而走。又判曰：四日后，辰巳之间，往南门外候之。至期遣役侦视，果有卢、马两书生，以一驴负新科墨卷，赴会城出售。赵公笑曰：巧则诚巧，然两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仙人亦忍俊不禁也。

〔注〕 ①冀宁道：清代山西道名。

258. 先祖有庄，曰厂里，今分属从弟东白家。闻未析箸时，场中一柴垛，有年矣。云狐居其中，人不敢犯。偶佃户某，醉卧其侧，同辈戒勿触仙家怒。某不听，反肆詈，忽闻人语曰：汝醉，吾不较，且归家睡可也。次日，诣园守瓜，其妇担饭来馐，遥望团焦中，一红衫女子与夫坐，见妇惊起，仓卒逾垣去。妇故妒悍，以为夫有外遇也，愤不可忍，遽以担痛击。某百口不能自明，大受箠楚。妇手倦稍息，犹喃喃毒詈。忽闻树梢大笑声，方知狐戏报之也。

259. 吴惠叔言，其乡有巨室，惟一子，婴疾甚剧。叶天士^①诊之，曰：脉现鬼证。非药石所能疗也。乃请上方山道士建醮。

至半夜，阴风飒然，坛上烛光俱黯碧，道士横剑瞑目，若有所睹，既而拂衣竟出，曰：妖魅为厉，吾法能祛。至夙世冤愆，虽有解释之法，其肯否解释，仍在本人。若伦纪所关，事干天律，虽绿章拜奏，亦不能上达神霄。此崇乃汝父遗一幼弟，汝兄遗二孤侄，汝蚕食鲸吞，几无余沥。又髡髡孩稚，视若路人，至饥饱寒温，无可告语。疾痛痾痒，任其呼号。汝父茹痛九泉，诉于地府。冥官给牒，俾取汝子以偿冤。吾虽有术，只能为人祛鬼，不能为子驱父也。果其子不久即逝。后终无子，竟以侄为嗣。

〔注〕 ①叶天士：清代名医。

260. 护持寺，在河间东四十里，有农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盗数人从屋檐跃下，挥巨斧破扉，声丁丁然。家惟妇女弱小，伏枕战栗，听所为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跃入，奋角与盗斗，挺刃交下，斗愈力。盗竟受伤，狼狈去。盖乾隆癸亥，河间大饥，畜牛者不能刍秣，多鬻于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门，哀鸣伏地，不肯前。于见而心恻，解衣质钱赎之，忍冻而归。牛之效死固宜。惟盗在内室，牛在外厩，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矫捷之物，外扉坚闭，何以能一跃逾墙？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为而谁为之？此乙丑冬，在河间岁试，刘东堂为余言。东堂即护持寺人，云亲见二牛，各身披数刃也。

〔注〕 ①岁试：清代各省学政巡回所属举行的考试，也称岁考。

261. 芝称瑞草，然亦不必定为瑞。静海元中丞在甘肃时，署中生九芝，因以自号，然不久即罢官。舅氏安公五占，停柩在室，忽柩上生一芝，自是子孙式微，今已无齧齿。盖祸福将萌，气机先动，非常之兆，理不虚来，第为休为咎，不能预测耳。先兄晴湖则曰：人知兆发于鬼神，而人事应之；不知实兆发于人事，而

鬼神应之，亦未始不可预测也。

262. 大学士伍公弥泰言，向在西藏，见悬崖无路处，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分明，非人力所能，亦非人迹所到。当时曾举其山名，梵音难记，今忘之矣。公一生无妄语，知确非虚构。天地之大，无所不有。宋儒每于理所无者，即断其必无。不知无所不有，即理也。

263. 喇嘛有两种，一曰黄教，一曰红教，各以其衣别之也。黄教讲道德，明因果，与禅家派别而源同；红教则惟工幻术。理蕃院^①尚书留公保住，言驻西藏时，曾忤一红教喇嘛，或言登山时必相报。公使肩舆鸣驺先行，而阴乘马随其后。至半山，果一马跃起，压肩舆上，碎为齑粉。此留公自言之。曩从军乌鲁木齐时，有失马者，一红教喇嘛，取小木橙，咒良久，忽反复折转，如翻桔槔。使失马者遂行，至一山谷，其马在焉。此余亲睹之。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汉已有，此盖其相传遗术，非佛氏本法也。故黄教谓红教曰魔。或曰是即波罗门，佛经所谓邪师外道者也。似为近之。

〔注〕 ①理蕃院：清官署名，民国改蒙藏事务局。

264. 巴里坤辟展^①乌鲁木齐诸山，皆多狐，然未闻有祟人者。惟根克忒有小儿夜捕狐，为一黑影所扑，堕山崖伤足，皆曰狐为妖。此或胆怯目眩，非狐为妖也。大抵自突厥回鹘以来，即以弋猎为事，今日则投荒者、屯戍者、辟垦者、出塞觅食者，搜岩剔穴，采捕尤多，狐恒见伤夷，不能老寿，故不能久而为魅欤？抑僻在荒徼，人已不知导引炼形术，故狐亦不知欤？此可见风俗必有所开，不开则不习；人情沿于所习，不习则不能。道家化性起伪之说，要不为未见。姚安公谓滇南僻郡，鬼亦溷良，即此理也。

〔注〕 ①巴里坤、辟展，皆新疆地名。

265. 副都统刘公鉴言，曩在伊犁，有善扶乩者，其神自称唐燕国公张说^①。与人唱和诗文，录之成帙。性嗜饮，每降坛，必焚纸钱，而奠以大白。不知龙沙葱雪之间，燕公何故而至是。刘公诵其数章，词皆浅陋，殆打油钉铰^②之流。客死冰天，游魂不返，托名以求食欤？

〔注〕 ①张说：唐代人，官至中书令。

②钉铰，与“打油”意同，指诗中俗语多。

266. 里人张某，深险诡谲，虽至亲骨肉，不能得其一实语。而口舌巧捷，多为所欺，人号曰秃项马。马秃项为无鬃，鬃踪同音，言其恍惚闪烁，无踪可觅也。一日，与其父夜行迷路，隔陇见数人围坐，呼问当何向。数人皆应曰向北。因陷深淖中。又遥呼问之，皆应曰转东，乃几至灭顶。蹙蹙泥涂，困不能出。闻数人拊掌笑曰：秃项马，尔今知妄语之误人否？近在耳畔而不睹其形，方知为鬼所绍也。

267. 妖由人兴，往往有焉。李云举言，一人胆至怯，一人欲戏之。其奴手黑如墨，使藏于室中，密约曰：我与某坐月下，我惊呼有鬼，尔即从窗隙伸一手。届期呼之，突一手探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春杵。宾主俱惊，仆众哗曰：此其真鬼耶？秉炬持杖入，则奴昏卧于壁角，救之苏，言闾中似有物，以气嘘我，我即迷闷。族叔槩庵言，二人同读书佛寺，一人灯下作缢鬼状，立于前，见是人惊悚欲绝，急呼是我，尔勿畏。是人曰：固知是尔，尔背后何物也？回顾乃一真缢鬼。盖机械一萌，鬼遂以机械之心，从而应之。斯亦可为螳螂黄雀之喻矣。

268. 余八九岁时，在从舅实斋安公家，闻苏丈东皋言，交

河某令，蚀官帑数千，使其奴赍还。奴半途以黄河覆舟报，阴遣其重台^①携归。重台又窃以北上，行至兖州，为盗所劫杀。从舅咋舌曰：可畏哉，此人之所为，而鬼神之所为也。夫鬼神岂必白昼现形，左悬业镜，右持冥籍，指挥众生，轮回六道^②，而后见善恶之报哉。此足当森罗铁榜矣。苏丈曰：令不窃贓，何至为奴乾没？奴不乾没，何至为重台效尤？重台不效尤，何至为盗屠掠？此仍人之所为，非鬼神之所为也。如公所言，是令当受报，故遣奴窃贓。奴当受报，故遣重台效尤。重台当受报，故遣盗屠掠。鬼神既遣之报，人又从而报之，不已颠乎？从舅曰：此公无碍之辩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说，亦足于相随波靡之中，劝人以自立。

〔注〕 ①重台：仆人的仆人。

②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鬼道、畜生道、地狱道。

269. 刘乙斋廷尉为御史时，尝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数人击柝，声琅琅彻晓，其转更攒点，一一与谯鼓相应。视之则无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斋敌强项，乃自撰一文，指陈其罪，大书粘壁以驱之。是夕遂寂。乙斋自诩不减昌黎之驱鳄^①也。余谓君文章道德，似尚未敌昌黎。然性刚气盛，平生尚不作暧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迁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计无复之，惟有与鬼以死相持。此在君为困兽犹斗，在鬼为穷寇勿追耳。君不记太平广记，载周书记与鬼争宅，鬼惮其术强而去乎？乙斋笑击余背曰：魏收轻薄哉。然君知我者。

〔注〕 ①唐代韩愈贬潮州刺史，问民疾苦，皆曰鳄鱼害人。韩愈写文章祭之，鳄鱼迁走了。昌黎是韩愈的郡望。

270. 余督学福建时，署中有笔捧楼，以左右挟两浮图也。使

者居下层，其上层则复壁曲折，非正午不甚睹物。旧为山魃所据。虽不睹独足反踵^①之状，而夜每闻声，偶忆杜工部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当由曲房幽隐，故此辈潜踪。因尽撤墙垣，使四面明窗洞启，三山翠靄，宛在目前。题额曰：浮青阁。题联曰：地回不遮双眼阔，窗虚只许万峰窥。自此山魃迁于署东南隅会经堂。堂故久废，既于人无害，亦听其匿迹。不为已甚矣。

〔注〕 ①《抱朴子》载，山魃形如小孩，独足向后。

271. 徐公景熹，官福建盐道时，署中篋笥，每火自内发，而扃钥如故。又一夕，窃剪其侍姬发，为祟殊甚。既而徐公罢归，未及行而卒。山鬼能知一岁事，故乘其将去肆侮也。徐公盛时，销声匿迹，衰气一至，无故侵陵。此邪魅所以为邪魅欤。

272. 余乡青苗被野时，每夜田陇间有物，不辨头足，倒掷而行，筑地登登如杵声。农家习见不怪，谓之青苗神，云常为田家驱鬼。此神出，则诸鬼各归其所，不敢散游于野矣。此神不载于古书，然确非邪魅。从兄懋园尝于李家洼见之。月下谛视，形如一布囊，每一翻折，则一头著地，行颇迟重云。

273. 先祖宠予公，原配陈太夫人，早卒。继配张太夫人，于归日，独坐室中，见少妇揭帘入，径坐床畔。著元帔黄衫淡绿裙，举止有大家风。新妇不便通寒温，意谓是群从娣姒，或姑姊妹耳。其人絮絮言家务得失，婢媪善恶皆委曲周至。久之，仆妇捧茶入，乃径出。后阅数日，怪家中无是人，细话其衣饰，即陈太夫人敛时服也。死生相妒，见于载籍者多矣。陈太夫人已掩黄墟，犹虑新人未谙料理，现身指示。无问幽明，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孙登科第，历仕宦者，皆陈太夫人所出也。

274. 伯高祖爱堂公，明季有声誉序间，刻意郑孔^①之学，无

间冬夏，读书恒至夜半。一夕梦到一公廨，榜额曰文仪。班内十许人治案牍，一一恍惚如旧识，见公皆讶曰：君尚迟七年，乃当归，今犹早也。霍然惊寤，自知不永，乃日与方外游。偶遇道士，论颇洽，留与共饮。道士别后，途遇奴子胡门德曰：顷一书，忘付汝主，汝可携归。公视之皆驱神役鬼符咒。闭户肄习，尽通其术，时时用为戏剧，以道遣岁月。越七年，至崇祯丁丑，果病卒。卒半日复苏，曰：我以褻用五雷法，获阴谴，冥司追还此书，可急焚之。焚讫复卒。半日又苏，曰：冥司查检，缺三页，饬归取。视灰中果三页未尽。重焚之，乃卒。此事姚安公附载家谱中。公闻之先曾祖，曾祖闻之先高祖，高祖即手焚是书者。孰谓竟无鬼神乎。

〔注〕 ①郑指东汉学者郑玄；孔指唐学者孔颖达。

275. 余族所居，曰景城，宋故县也，城址尚依稀可辨。或偶于昧爽时，遥望烟雾中，现一城影，楼堞宛然，类乎蜃气。此事他书多载之，然莫明其理。余谓凡有形者，必有精气。土之厚处，即地之精气所聚处，如人之有魂魄也。此城周回数里，其形巨矣，自汉至宋千余年，为精气所聚已久。如人之取多用宏，其魂魄独强矣。故其形虽化，而精气之盘结者，非一日之所蓄，即非一日所能散。偶然现像，仍作城形。正如人死鬼存，鬼仍作人形耳。然古城郭不尽现形，现形者又不常见，其故何欤？人之死也，或有鬼，或无鬼。鬼之存也。或见或不见，亦如是而已矣。

276. 南宫鲍敬之先生言，其乡有陈生，读书神祠。夏夜袒裼睡庑下，梦神召至座前，诘责甚厉。陈辩曰：殿上先有贩夫数人睡，某避于庑下，何反获愆？神曰：贩夫则可，汝则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与较？汝读书而不知礼乎？盖春秋责备贤者，

理如是矣。故君子之于世也，可随俗者随，不必苟异；不可随俗者不随，亦不苟同。世于违理之事，动曰某某曾为之。夫不论事之是非，但论事之有无，自古以来，何事不曾有人为之，可一一据以藉口乎？

277. 渔洋山人，记张巡妾转世索命事^①，余不谓然。其言曰：君为忠臣，我则何罪，而杀以飧士？夫孤城将破，巡已决志捐生。巡当殉国，妾不当殉主乎？古来忠臣仗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使容其索命，天地间亦无神理矣。王经之母，含笑受刃，彼何人乎？此或妖鬼为祟，托一古事求祭飧，未可知也。或明季诸臣，顾惜身家，偷生视息，造作是言以自解，亦未可知也。儒者著书，当存风化，虽齐谐志怪，亦不当收悖理之言。

〔注〕 ①渔洋山人：清代诗人王士禛的号。张巡，唐代人，安禄山军攻睢阳，他与太守许远守城数月不屈，粮尽杀妾给将士吃。城破被杀。

②王经：魏帝曹髦的心腹大臣，因谋讨司马昭，全家被杀。

278. 族叔槩庵言，景城之南，恒于日欲出时见一物，御旋风东驰，不见其身，惟昂首高丈余，长鬣髻髻不知何怪。或曰：冯道^①墓前石马，岁久为妖也。考道所居，今曰相国庄；其妻家，今曰夫人庄，皆与景城相近。故先高祖诗曰：青史空留字数行，书生终是让侯王。刘光伯墓无寻处，相国夫人各有庄。其墓，则县志已不能确指。北村之南，有地曰石人洼，残缺翁仲^②，犹有存者。土人指为道墓，意或有所传欤。董空如尝乘醉夜行，便旋其侧，倏阴风横卷，沙砾乱飞，似隐隐有怒声。空如叱曰：长乐老顽钝无耻，七八百年后，岂尚有神灵？此定邪鬼依托耳。敢再披猖，且日日来溺汝。语讫而风止。

〔注〕 ①冯道：自号长乐老，在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历任显官。

后世因他历事五姓，每加非议。

②翁仲：秦始皇时勇士，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称铜像、石像为翁仲。

279. 南村董天士，不知其名，明末诸生，先高祖老友也。花王阁剩稿^①中，有哭天士诗四首，曰：事事知心自古难，平生二老对相看。飞来遗札惊投箸。哭到荒村欲盖棺。残稿未收新画册，余赀惟卖破儒冠。布衾两幅无妨敛，在日黔娄不畏寒。五岳填胸气不平^②，谈锋一触便纵横。不逢黄祖真天幸，曾怪嵇康^③太世情。开牖有时邀月入，杖藜到处避人行。料应尘海无堪语，且试骖鸾向紫清。百结悬鹑两鬓霜，自餐冰雪润空肠。一生惟得秋冬气，到死不知罗绮香。寒貰村醪馋破戒，老栖僧舍是还乡。只今一瞑无余事，未要青绳作吊忙。廿年相约谢风尘，天地无情殒此人。乱世逃禅聊解脱，衰年哭友倍酸辛。关河决漭连兵气，齿发沧浪寄病身。泉下有灵应念我，白杨孤冢亦伤神。天士之生平，可以想见。县志不为立传，盖未见先高祖诗也。相传天士死后，有人见其骑驴上泰山，呼之不应。俄为老树所遮，遂不见。意或尸解登仙欤？抑貌偶似欤？迹其孤僻之性，似于仙为近也。

〔注〕 ①《花王阁剩稿》：明代纪坤撰，纪坤即作者高祖。

②李白怀祢衡诗：“五岳起方寸，隐然岂可平。”

③嵇康：魏晋时人，因不与司马氏合作被杀。

280. 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惊，此乐古未有。平生不解饮，满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珰，正士皆碎首。宁知时势移，人事反复手，当年金谷花，今日章台柳^①。巧哉造化心，此罚胜枷杻。酒酣谈旧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挥醉墨，神鬼运吾肘。姓名讳不书，聊以存忠厚。时皇帝十载，太岁在丁丑。

恢台仲夏月，其日二十九，同观者六人，题者河间叟。盖为许显纯诸姬，流落青楼作也。时有以死自誓者，夜梦显纯浴血来曰：我死不蔽辜，故天以汝等示身后之罚，汝若不从，吾罪益重。诸姬每举以告客，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

〔注〕 ①金谷，晋代石崇园名。章台柳，见卷四143则注。

281. 先四叔父栗甫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见一骑飞驰向东北，突挂柳枝而堕。众趋视之，气绝矣。食顷，一妇号泣来，曰：姑病无药饵，步行一昼夜，向母家借得衣饰数事，不料为骑马贼所夺。众引视堕马者，时已复苏。妇呼曰：正是人也。其袱掷于道旁。问袱中衣饰之数，堕马者不能答。妇所言，启视一一合。堕马者乃伏罪。众以白昼劫夺，罪当缢首，将执送官。堕马者叩首乞命，愿以怀中数十金，予妇自赎。妇以姑病危急，亦不愿涉讼庭，乃取其金而纵之去。叔父曰：果报之速，无速于此事者矣。每一念及，觉在在处处有鬼神。

282. 齐舜庭，前所记剧盗齐大之族也。最剽悍，能以绳系刀柄，掷伤人于两三丈外，其党号之曰飞刀。其邻曰张七，舜庭故奴视之，强售其住屋广马厰，且使其党恐之曰：不速迁，祸立至矣。张不得已，携妻女仓皇出。莫知所适，乃诣神祠祷告曰：小人不幸，为剧盗逼，穷迫无路。敬植杖神前，视所向而往。杖仆向东北，乃迤邐行乞至天津。以女嫁灶丁，助之晒盐，粗能自给。三四载后，舜庭劫饷事发，官兵围捕，黑夜乘风雨脱免。念其党有在商舶者，将投之，泛海去。昼伏夜行，窃瓜果为粮，幸无觉者。一夕，饥渴交迫，遥望一灯荧然。试叩门，一少妇凝视久之，忽呼曰：齐舜庭在此。盖追缉之牒，已急递至天津，立赏格募捕矣。众丁闻声毕集，舜庭手无寸刃，乃弭首就擒。少妇即张七之

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则舜庭已变服，人无识者。地距海口，仅数里，竟扬帆去矣。

283. 王兰洲尝于舟次买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义。云父歿，家中落，与母兄投亲不遇，附舟南还。行李典卖尽，故鬻身为道路费。与之语，羞涩如新妇，固已怪之。比就寝，竟弛服横陈。王本买供使令，无他念，然宛转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问汝不愿乎？曰不愿。问不愿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时，所畜小奴数人，无不荐枕席。有初来愧拒者，辄加鞭笞曰：思买汝何为？愤愤乃尔。知奴事主人，分当如是。不如是则当捶楚，故不敢不自献也。王蹶然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楫。一夜，追及其母兄，以童还之，且赠以五十金。意不自安，复于悯忠寺礼佛忏悔。梦伽蓝语曰：汝作过改过在顷刻间，冥司尚未注籍，可无庸读世尊也。

284. 戈东长前辈，官翰林时，其太翁傅斋先生，市上买一惨绿袍。一日鐻户出，归失其钥，恐误遗于床上，隔窗视之。乃见此袍挺然如人立，闻惊呼声乃仆。众议焚之。刘啸谷前辈时同寓，曰：此必亡人衣，魂附之耳。鬼为阴气，见阳光则散。置烈日中反复曝，数日，再置屋中，密觐之，不复为祟矣。又东长头早童，恒以假发续辫。将罢官时，假发忽舒展蜿蜒，如蛇掉尾，不久即归田。是亦亡人之发，感衰气而变幻也。

285. 德清徐编修开厚，亦壬戌前辈。初入馆时，每夜读书，则宅后空屋有读书声，与琅琅相答。细听所诵，亦馆阁律赋也。启户则无睹。一夕，蹑足屏息，窥之，见一少年着青半臂，蓝绫衫，携一卷背月坐，摇首吟哦，若有余味，殊不似为祟者。后亦无休咎。唐小说载天狐超异科，策^①二道，皆四言韵语，文颇古

奥。或此狐亦应举者欤？此戈东长前辈说，戈徐同年进士也。

〔注〕 ①策：古时考试把问题写在策上，令考生答，称策问，简称策。

286. 乌鲁木齐八蜡祠道士，年八十余。一夕，以钱七千布荐下，卧其上而死。众议以是钱营葬，夜见梦于工房吏邬玉麟曰：我守官庙，棺应官给，钱我辛苦所积，乞纳棺中，俟来生我自取。玉麟悯而从之。葬讫，太息曰：以钱贮棺，埋于旷野，是以璠玞^①敛也，必暴骨。余曰：以钱买棺，尚能见梦，发棺攘夺，其为厉必矣。谁能为七千钱，以性命与鬼争？必无恙。众皆赧然，然玉麟正论也。

〔注〕 ①璠玞：两种美玉。

287. 辛卯春，余自乌鲁木齐归。至巴里坤，老仆咸宁，据鞍睡大雾中，与众相失，误循野马蹄迹入乱山中。迷不得出，自分必死。偶见崖下伏尸，盖流人逃窜冻死者。背束布囊有糗粮，宁藉以充饥，因拜祝曰：我埋君骨，君有灵，其导我马行。乃移尸岩窦中，遇乱石紧窒。惘惘信马行，越十余里，忽得路。出山，则哈密境矣。哈密游击徐君，在乌鲁木齐旧相识，因投其署以待余。余迟两日始至，相见如隔世。此不知鬼果有灵，导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善，佑之使出，抑偶然侥幸而得出。徐君曰：吾宁归功于鬼神，为掩骼埋胔者劝也。

288. 董曲江前辈言，顾侠君刻元诗选成，家有五六岁童子，忽举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数百人，望门跪拜。嗟乎，鬼尚好名哉！余谓剔扶幽沉，蒐罗放佚，以表章之力，发冥漠之光，其衔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于交通声气，号召生徒，渴枣灾梨^①，递相神圣，不但有明末造，标榜多诬，即月泉吟社诸人，亦病未离乎客气。盖植党者多私，争名者相轧。即盖棺以后，论定犹难，况

乎文酒流连，唱予和汝之日哉。昭明文选，以何逊^②见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所见远矣。

〔注〕 ①刻书的版多用枣木、梨木。

②何逊：南朝梁诗人，青年时即以文学著称。其诗长于炼字写景，为杜甫所推许。

289. 余次女适长山袁氏，所居曰焦家桥。今岁归宁，言距所居二三里许，有农家女归宁，其父送之还夫家。中途入墓林便旋，良久乃出。父怪其形神稍异，听其语音，亦不同，心窃有疑，然无以发也。至家后，其夫私告父母曰：新妇相安久矣，今见之心悸，何也？父母斥其妄语，使归寝。所居与父母隔一墙，夜忽闻颠扑膈膈声。惊起窃听，乃闻子大号呼。家众破扉入，见一物如黑驴，冲人出，火光爆射，一跃而逝。视其子，唯余残血。天曙，往觅其妇，竟不可得，疑亦为所啖矣。此与太平广记所载罗刹鬼事全相似。殆亦是鬼欤？观此知佛典不全诬，小说稗官，亦不全出虚构。

290. 河间一妇，性佚荡，然貌至陋，日靓妆倚门，人无顾者。后其夫随高叶飞官天长，甚见委任，豪夺巧取，岁以多金寄归。妇藉其财，以招诱少年，门遂如市。迨叶飞获谴，其夫遁归，则囊篋全空，器物斥卖亦略尽。唯存一丑妇，淫疮遍体而已。人谓其不拥厚货，此妇万无堕节理，岂非天道哉。

291. 伯祖湛元公、从伯君章公、从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睨楼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则甃砖如小龕，一故灯檠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寐，当时坛者之魔术也。汝允自是遂愈。丁未春，从侄汝伦，为余言之。此何理哉？然观此一物藏壁中，即能操主人之生死，则

宅有吉凶，其说当信矣。

292. 戴户曹临，以工书供俸内廷。尝梦至冥司，遇一吏，故友也。留与谈，偶揭其簿，正见己名下朱笔草书，似一犀字。吏遂夺而掩之，意似薄怒，问之亦不答。忽惶遽而醒，莫测其故。偶告裘文达公。文达沉思曰：此殆阴曹简便之籍，如部院之略节。户中二字，连写颇似犀字。君其终于户部郎中乎？后竟如文达之言。

293. 东光霍易书先生，雍正甲辰，举于乡。留滞京师，未有成就，祈梦吕仙祠中。梦神示以诗曰：六瓣梅花插满头，谁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矫矫云中鹤，飞上三台阅九秋。至雍正五年，初定帽顶之制，其铜盘六瓣，如梅花，始悟首句之意。窃谓仙鹤为一品之服，三台为宰相位，此句既验，末二句亦必验也。后由中书舍人，官至奉天府尹，坐谴谪军台，其地曰葵苏图，实第三台也。官牒省笔，皆书臺为台，适符诗语。果九载乃归。在塞外日，自署别号曰云中鹤，用诗中语也。后为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霍字上为云字头，下为鹤字之半，正隐君姓，亦非泛语。先生喟然曰：岂但是哉。早年气盛，锐于进取，自谓卿相可立致，卒致颠蹶。职是之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时未思也。

294. 古以龟卜。孔子系易，极言蓍德，而龟渐废。火珠林^①始以钱代蓍，然犹烦六掷。灵棋经始一掷成卦，然犹烦排列。至神祠之签，则一掣而得，更简易矣。神祠率有签，而莫灵于关帝。关帝之签，莫灵于正阳门侧之祠。盖一岁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黄昏，摇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给，置数筒焉。杂沓纷纭，倏忽万状，非惟无暇于检核，亦并不容于思议，虽千手千目，亦不能遍应也。然所得之签，皆验如面语，是何故欤？

其最奇者，乾隆壬申乡试，一南士于三月朔日斋沐以祷。乞示试题，得一签，曰：阴里相看怪尔曹，舟中敌国笑中刀。藩篱剖破浑无事，一种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题：为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至汤九尺，应首句也。论语题：为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应第二句也。中庸题：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应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测矣。

〔注〕 ①《火珠林》：书名，汉京房撰。

295. 孙虚船先生言：其友尝患寒疾，昏愤中觉魂气飞越，随风飘荡。至一官署，谛视门内皆鬼神，知为冥府。见有人自侧门入，试随之行，无呵禁者。又随众坐庑下，亦无诘问者。窃睨堂上，讼者如织。冥王左检籍，右执笔，有一两言决者，有数十言数百言乃决者，与人世刑曹无少异。琅玕引下，皆帖服无后言。忽见前辈某公盛服入，冥王延坐，问讼何事。则诉门生故吏之辜恩，所举凡数十人，意颇恨恨。冥王颜色似不谓然，俟其语竟，拱手曰：此辈奔竞排挤，机械万端，天道昭昭，终罹冥谪。然神殛之则可，公责之则不可。种桃李者得其实，种蒺藜者得其刺，公不闻乎？公所赏鉴，大抵附势之流；势去之后，乃责之以道义，是凿冰而求火也。公则左矣，何暇尤人？某公怵然久之，逡巡竟退。友故与相识，欲近前问讯。忽闻背后叱咤声，一回顾间，悚然已醒。

296. 董文恪公老仆王某，性谦谨，善应门，数十年未忤一人，所谓王和尚者是也。言尝随文恪公宿博将军废园。月夜据石纳凉，遥见一人仓皇隐避，一人邀遮而止之，捉其臂共坐树下曰：以为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责任事之负心，曰：某事乘我急需，故难其词以勒我，中饱几何。某事

欺我不谙，虚张其数以给我，干没又几何。如是数十事，每一事一批其颊，怒气垒涌，似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间出，曰：渠今已堕饿鬼道，君何必相凌？且负债必还，又何必太遽？其一人弥怒曰：既已饿鬼，何从还债？老叟曰：业有满时，则债有还日。冥司定律，凡称贷子母之钱，来生有禄则偿，无禄则免，为其限于力也。若胁取诱取之财，虽历万劫，亦须填补。其或无禄可抵，则为六畜以偿。或一世不足抵，则分数世以偿。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于仆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略平，乃释手各散。老叟疑其土神也，所言干仆，王某犹及见之，果最有心计云。

297. 福建曹藩司绳柱言，一岁，司道会议臬署。上食未毕，一仆携一小儿过堂下，小儿惊怖不前，曰：有无数奇鬼，皆身长丈余，肩承梁柱。众闻号叫，方出问，则承尘上落土簌簌，声如撒豆。急跃而出，已栋摧仆地矣。咸额手谓鬼神护持也。湖广定制府长，时为巡抚，闻话是事，喟然曰：既在在处处有鬼神护持，自必在在处处有鬼神监察。

阅微草堂笔记卷七

如是我闻一

曩撰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所窃刊，非所愿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为纰缪，且有以新续告者。因补缀旧闻，又成四卷。欧阳公曰：物尝聚于所好。岂不信哉！缘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自已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以深长思也。辛亥七月二十一日题。

1. 太原折生遇兰言，其乡有扶乩^①者，降坛大书一诗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览旧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曰：柿园^②败将。皆悚然，知为白谷孙公也。柿园之役，败于中旨之促战，罪不在公。诗乃以房琯车战自比，引为己过，正人君子用心，视王化贞^③辈僨轹误国，犹百计卸责于人者，真三光之于九泉矣。大同杜生宜滋，亦录有此诗，空握作辜负；春滋作春添；意若何作竟若何。凡四字不同，盖传写偶异，大旨则无殊也。

〔注〕 ①扶乩，旧时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

②明崇祯十五年，孙传庭与李自成军战，在郟县大败，称柿园之败。

③王化贞：明天启年间任广宁巡抚，和熊廷弼主张不合，致败。

2. 许南金先生言，康熙乙未，过阜城之漫河，夏雨泥泞，马疲不进，息路旁树下。坐而假寐，恍惚见女子拜言曰：妾黄保宁

妻汤氏也。在此为强暴所逼，以死捍拒，卒被数刃而死。官虽捕贼骈诛，然以妾已被污，竟不旌表。冥官哀其贞烈，俾居此地，为横死诸魂长，今四十余年矣。夫异乡丐妇，踽踽独行，猝遇三健男子执缚于树，肆行淫毒，除骂贼求死，别无他术。其啮齿受玷，由力不敌，非节之不固也。司讞者苛责无已，不亦冤乎？公状貌似儒者，当必明理。乞为白之。梦中欲询其里居，霍然已醒。后问阜城士大夫，无知其事者。问诸老吏，亦不得其案牒。盖当时不以为烈妇，湮没久矣。

3. 京师某观，故有狐。道士建醮^①，釀多金。蒞事后，与其徒在神座灯前，会计出入，尚阙数金。师谓徒乾没，徒谓师误算，盘珠格格，至三鼓未休。忽梁上语曰：新秋凉爽，我倦欲眠，汝何必在此相聒？此数金，非汝欲买媚药，置怀中，过后巷刘二姐家，二姐索金指环，汝乘醉探付彼耶？何竟忘也？徒转面掩口，道士乃默然敛簿出。荆工魏福，时寓观内，亲闻之。言其声咿咿呦呦，如小儿女云。

〔注〕 ①醮：原是禱神的祭礼，后专指僧道为禳除灾祟而设的道场。

4. 旱魃^①为虐，见云汉之诗，是事出经典矣。山海经实以女魃，似因诗语而附会。然据其所言，特一妖神焉耳。近世所云旱魃，则皆僵尸。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夫雨为天地之欣合。一僵尸之气焰，竟能弥塞乾坤，使隔绝不通乎？雨亦有龙所做者，一僵尸之伎俩，竟能驱逐神物，使畏避不前乎？是何说以解之？又狐避雷劫，自宋以来，见于杂说者不一。夫狐无罪欤？雷霆克期而击之，是淫刑也，天道不如是也。狐有罪欤？何时不可以诛，而必限以某日某刻，使先知早避。即一时暂免，又何时不可以诛，乃过此一时，竟不复追理，是佚罚也，天道亦不如是也。是又何

说以解之？偶阅近人夜谈丛录，见所载焚旱魃一事、狐避劫二事，因记所疑，俟格物穷理者详之。

〔注〕 ①旱魃：迷信说法指造成旱灾的鬼怪。

5. 虎坊桥西一宅，南皮张公子畏故居也，今刘云房副宪居之。中有一井，子午二时汲则甘，余时则否，其理莫明。或曰：阴起午中，阳生子半，与地气应也。然元气昆仑，充满天地，何他井不与地气应，此井独应乎？西士最讲格物学。职方外纪^①载：其他有水，一旦十二潮，与晷漏不差杪忽。有欲穷其理者，构庐水侧，昼夜测之，迄不能喻。至恚而自沉。此井抑亦是类耳。

〔注〕 ①《职方外纪》：明代西洋人艾儒略撰。

6. 张读宣室志曰：俗传人死数日，当有禽自柩中出，曰煞。太和中，有郑生者，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忽无所见。访里中民讯之。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者言今日煞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所获果是乎？此即今所谓煞神也。徐铉稽神录曰：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尝谓无鬼神。母死，俗巫戒之曰：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推门入。虎子皇遽无计。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曰：无。此即今所谓回煞也。俗云殁子未生齿者，死无煞；有齿者即有煞。巫覡^①能预克其期。家奴孙文举、宋文皆通是术。余尝索视其书，特以年月日时干支推算，别无奇奥。其某日逢其凶煞，当用某符禳解，则诡词取财而已。或有室庐逼仄，无地避煞者，又有压制之法，使伏而不出，谓之“斩殃”，尤为荒诞。然家奴宋遇妇死，遇召巫斩殃，迄今所居室中，夜恒作响，小儿女亦多见其形，似又不尽诬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明

之理，莫得而穷。不必曲为之词，亦不必力攻其说。

〔注〕 ①觊：男巫。

7. 人死者，魂隶冥籍矣。然地球圆九万里，径三万里，国土不可以数计，其人当百倍中土，鬼亦当百倍中土，何游冥司者，所见皆中土之鬼，无一徼外之鬼耶？其在在各有阎罗王耶？顾郎中德懋，摄阴官者也，尝以问之，弗能答。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赤松广成^①，闻于上古，何后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刘向以下之所记，悉无闻耶？岂终归于尽，如朱子之论魏伯阳耶？娄真人近垣领道教者也，尝以问之，亦弗能答。

〔注〕 ①赤松、广成：古仙人名。

8. 里人阎勋，疑其妻与表弟通，遂携铤击杀其表弟，复归而杀妻，刺刀于胸，格格然如中铁石，迄不能伤。或曰：是鬼神愍其枉死，阴相之也。然枉死者多，鬼神何不尽阴相欤？当由别有善行，故默邀护佑耳。

9. 景州申君学坤，谦居先生子也。纯厚朴拙，不坠家风，信道学甚笃。尝谓从兄懋园曰：曩在某寺，见僧以福田诱财物，供酒肉资。因著一论，戒勿施舍。夜梦一神，似彼教所谓伽蓝者，与余侃侃争曰：君勿尔也。以佛法论，广大慈悲，万物平等。彼僧尼非万物之一耶？施食及于鸟鸢，爱惜及于虫鼠，欲其生也。此辈藉施舍以生，君必使之饥而死，曾视之不若鸟鸢虫鼠耶？其间破坏戒律，自堕泥犁者，诚比比皆是，然因有泉鸟而尽戕羽族，因有破獍^①而尽戕兽类，有是理耶？以世法论，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姓自谋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种，彼募化亦谋食之一道。必以其不耕不织为蠹国耗民，彼不耕不织而蠹国耗民者，独僧尼耶？君何不一一著论禁之也？且天地之大，此辈岂止数十万，一

旦绝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转乎沟壑，姑勿具论，桀黠者铤而走险，君何以善其后耶？昌黎辟佛，尚曰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君无策以养，而徒媵其生，岂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驷不及舌，君其图之。余梦中欲与辨，忽然已觉，其语历历可忆。公以所论何如？懋园沉思良久曰：君所持者正，彼所见者大。然人情所向，匪今始今，岂君一论所能遏。此神刺刺不休，殊多此一争耳。

〔注〕 ①梟鸟、破镜：传说中不孝的禽、兽。

10. 同年金门高，吴县人。尝夜泊淮阴之间。见岸上二叟相遇，就坐水次草亭上。一叟曰：君近何事？一叟曰：主人避暑园林，吾日日入其水阁，观活秘戏图。百媚横生，亦殊可玩。其第五姬尤妖艳，见其与主人剪发为誓，约他年燕子楼中，作关盼盼^①；又约似玉箫再世，重侍韦皋。主人为之感泣。然偶闻其与母窃议，则谓主人已老，宜早储金帛，为别抱琵琶计也。君谓此辈可信乎？相与太息久之。一叟又曰：闻其嫡甚贤，信乎？一叟掉头曰：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贤之云。夫妒而器争，是为渊驱鱼者也。此妇于妾媵之来，弱者抚之以恩，纵其出入冶游，不复防制，使流于淫佚，其夫自愧而去之。强者待之以礼，阳尊之与己匹，而阴道之与夫抗，使养成骄悍，其夫不堪而去之。有二术所不能饵者，则密相煽构，务使参商两败者，又多有之。幸不即败，而一门之内，诟谇时闻，使其夫入妾之室，则怨语愁颜。入妻之室，乃柔声怡色，其去就不问而知矣。此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贤之云？门高窃听所言，服其中理，而不解其日入水阁语。方凝思间，有官舫鸣钲来，收帆欲泊。二叟转瞬已不见。乃悟其非人也。

〔注〕 ①关盼盼：唐代张建封的美姬，住在燕子楼。

11. 先兄晴湖曰：饮卤汁者血凝而死，无药可医。里有妇人

饮此者，方张皇莫措，忽一媼排闥入曰：可急取隔壁卖腐家所磨豆浆灌之。卤得豆浆则凝浆为腐，而不凝血。我是前村老狐，曾闻仙人言此方也。语讫不见。试之，果见苏。刘涓子有鬼遗方，此可称狐遗方也。

12. 客作秦尔严，尝御车自李家洼往淮镇，遇持铙击鹄者，马皆惊逸。尔严仓皇堕下车，横卧辙中，自分无生理，而马忽不行。抵暮归家，沽酒自庆，灯下与侪辈话其异。闻窗外人语曰：尔谓马自不行耶？是我二人掣其辔也。开户出视，寂无人迹。明日，因贳酒脯至堕处祭之。先姚安公闻之曰：鬼如此求食，亦何恶于鬼？

13. 里人王五贤（幼时闻呼其字是此二音，不知即此二字否也），老塾师也。尝夜过古墓，闻鞭朴声，并闻责数曰：尔不读书识字，不能明理，将来何事不可为。上干天律时，尔悔迟矣！谓深更旷野，谁人在此教子弟？谛听，乃出狐窟中。五贤喟然曰：不图此语，闻之此间。

14. 先叔仪南公，有质库在西城。客作陈忠，主买菜蔬。侪辈皆谓其近多余润，宜殍众。忠讳无有。次日，筐钥不启，而所蓄钱数千，惟存九百。楼上故有狐，恒隔窗与人语。疑所为，试往扣之。果朗然应曰：“九百钱是汝雇值，分所应得，吾不敢取。其余皆日日所乾没，原非尔物。今日端阳，已为汝买粽若干，买酒若干，买肉若干，买鸡鱼及瓜菜果实各若干。并泛酒雄黄，亦为买得，皆在楼下空屋中，汝宜早烹炮，迟则天暑，恐腐败。”启户视之，累累具在，无可消纳，竟与众共餐。此狐可谓恶作剧，然亦颇快意人也。

15.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权舆矣。汉代图讖，多离合点

画，至宋谢石辈，始以是术专门。然亦往往有奇验。乾隆甲戌，余殿试后，尚未传胪。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测字。余书一墨字。浙士曰：龙头竟不属君矣。里字拆之，为二甲，下作四点，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点庶字脚，士吉字头，是庶吉士矣。后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获遣，狱颇急，日以一军官伴守。一董姓军官云能拆字，余书董字使拆。董曰：公远戍矣，是千里万里也。余又书名字，董曰：下为口字，上为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为夕，其西域乎？问将来得归否，曰：字形类君，亦类召，必赐环也。问在何年，曰：口为四字之外围，而中缺两笔，其不足四年乎？今年戊子，至四年为辛卯，夕字卯之偏旁，亦相合也。果从军乌鲁木齐，以辛卯六月还京。盖精神所动，鬼神通之；气机所萌，形象兆之。与揲蓍灼龟，事同一理，似神异而非神异也。

16. 医者胡宫山，不知何许人。或曰本姓金，实吴三桂之间谍。三桂败，乃变易姓名。事无左证，莫之详也。余六七岁时及见之，年八十余矣，轻捷如猿猱，击技绝伦。尝舟行，夜遇盗，手无寸刃，惟倒持一烟筒，挥霍如风。七八人并刺中鼻孔，仆。然最畏鬼，一生不敢独睡。说少年尝遇一僵尸，挥拳击之，如中木石。几为所搏，幸跃上高树之顶。尸绕树踊距，至晓乃抱木不动。有铃驮群过，始敢下视：白毛遍体，目赤如丹砂，指如曲钩，齿露唇外如利刃。怖几失魂。又尝宿山店，夜觉被中蠕蠕动，疑为蛇鼠。俄枝梧撑拄，渐长渐巨，突出并枕。乃一裸妇人，双臂抱住，如巨绁束缚，接吻嘘气，血腥贯鼻，不觉晕绝。次日得灌救乃苏，自是胆裂。黄昏以后，遇风声月影，即惴惴却步云。

17. 南皮令居公铨，在州县幕二十年。练习案牍，聘币无虚

岁，拥资既厚，乃援例得官，以为驾轻车就熟路也。比莅任，乃愤愤如木鸡。两造争辩，辄面赤语涩，不能出一字。见上官进退应对，无不颠倒。越岁余，遂以才力不及劾。解组之日，梦蓬首垢面人长揖曰：君已罢官，吾从此别矣。霍然惊醒，觉心境顿开。贫无归计，复理旧业，则精明果决，又判断如流矣。所见者其夙冤耶？抑亦昌黎所送之穷鬼^①耶？

〔注〕^①韩愈作送穷文，穷鬼之名有五种：智穷、学穷、命穷、文穷、交穷。

18. 裘文达公言官詹事时，遇值日。五鼓，赴圆明园，中途见路旁高柳下，灯火围绕，似有他故。至则一护军缢于树，众解而救之，良久得苏。自言过此暂憩，见路旁小室中有灯火，一少妇坐圆窗中，招我，逾窗入。甫一俯首，项已被挂矣。盖缢鬼变形求代也。此事所在多有。此鬼乃能幻屋宇，设绳索，为可异耳。又先农坛西北文昌阁之南（文昌阁俗曰高庙），汇有积水，亦往往有溺鬼诱人。余十三四岁时，见一人无故入水，已没半身，众噪而挽之，始强回。痴坐良久，渐有醒意，问何所苦而自沉。曰：实无所苦，但渴甚，见一茶肆，趋往求饮。犹记其门悬匾额，粉板青字，曰对瀛馆也，命名颇有文义。谁题之？谁书之乎？此鬼更奇矣。

19. 山东刘君善谟，余丁卯同年也。以其黠巧，皆戏呼曰“刘鬼谷”。刘故诙谐，亦时以自称，于是鬼谷名大著，而其字若别号，人转不知。乾隆辛未，僦校尉营一小宅。田白岩偶过闲话，四顾慨然曰：此凤眼张三旧居也。门庭如故，埋香黄土已二十余年矣。刘骇然曰：自卜此居，吾数梦艳妇来往堂庑间，其若人乎？白岩问其状，良是。刘沉思久之，抚几曰：何物淫鬼，敢魅刘鬼谷？果现形，必痛扶之。白岩曰：此妇在时，真鬼谷子，摔阖百

变，为所颠倒者多矣，假鬼谷子何足云？京师大矣，何必定与鬼同住？力劝之别徙。余亦尝访刘于此，忆斜对戈芥舟宅约六七家，今不得指其处矣。

20. 史太常松涛言，初官户部主事时，居安南营，与一孀妇邻。一夕盗入孀妇家，穴壁已穿矣。忽大呼曰有鬼，狼狽越墙去。迄不知其所见为何。岂神亦哀其茕独，阴相之欤？又戈东长前辈，一日饭罢，坐阶下看菊。忽闻大呼曰有贼！其声喑鸣，如牛鸣盎中，举家骇异。俄连呼不已，谛听，乃在庑下炉坑内，急邀逻者来启视，则僂然一饿夫，昂首长跪。自言前两夕乘闾阑入，伏匿此坑，冀夜深出窃。不虞二更微雨。夫人命移腌菹两瓮，置院板上，遂不能出。尚冀雨霁移下，乃两日不移，饥不可忍，自思出而被执，罪不过杖，不出则终为饿鬼，故反作声自呼耳。其事极奇，而实为情理所必至，录之亦足资一粲也。

21. 河间府吏刘启新，粗知文义。一日问人曰：枭鸟破獍是何物？或对曰：枭鸟食母，破獍食父，均不孝之物也。刘拊掌曰：是矣！吾患寒疾，昏懵中魂至冥司，见二官连几坐。一吏持牒请曰：某处狐为某孙啮杀，禽兽无知，难责以人理，今惟议抵，不科不孝之罪。左一官曰：狐与他兽有别，已炼形成人者，宜断以人律，未炼形成人者，自宜仍断以兽例。有一官曰：不然。禽兽他事与人殊，至亲属天性，则与人一理。先王诛枭鸟破獍，不以禽兽而贷也。宜科不孝，付地狱。左一官首肯曰：公言是。俄吏抱牒下，以掌掴吾，悸而苏，所言历历皆记，惟不解枭鸟破獍语。窃疑为不孝之鸟兽，今果然也。案此事新奇，故阴府亦烦商酌，知狱情万变，难执一端。据余所见，事出律例外者。一人外出，讹传已死，其父母因鬻妇为人妾，夫归迫于父母，弗能讼也，潜

至娶者家。伺隙一见，竟携以逃。越岁缉获。以为非奸，则已别嫁；以为奸，则本其故夫。官无律可引。又劫盗之中，别有一类，曰“赶蛋”。不为盗而为盗之盗。每伺盗出外，或袭其巢，或要诸路，夺所劫之财。一日互相格斗，并执至官。以为非盗，则实强掠；以为盗，则所掠乃盗赃。官亦无律可引也。又有奸而怀孕者，决罚后，官依律判生子还奸夫。后生子，本夫恨而杀之。奸夫控故杀其子，虽有律可引，而终觉奸夫所诉，有理无情；本夫所为，有情无理，无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断耶？

22. 丰宜门外风氏园古松，前辈多有题咏，钱香树先生尚见之，今已薪矣。何华峰云，相传松未枯时，每风静月明，或闻丝竹。一巨公偶游其地，偕宾友夜往观之。二鼓后有琵琶声，似出树腹，似在树梢，久之，小声缓唱曰：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绣被暖如春，不悉天不晓。巨公叱曰：何物老魅，敢对我作此淫词。戛然而止。俄登登复作，又唱曰：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树，桃李花易残，松柏常如故。巨公点首曰：此乃差近风雅。余音摇曳之际，微闻树外悄语曰：此老殊易与，但作此等语言便生欢喜。拨刺一响，如有弦断，再听之，寂然矣。

23. 佃户卞晋宝，息耕陇畔，枕块暂眠。朦胧中闻人语曰：昨官中有何事？一人答曰：昨勘某人继妻，予铁杖百。虽是病容，尚眉目如画，肌肉如凝脂，每受一杖，哀呼宛转，如风引洞箫，使人心碎。吾手颤不得下，几反受鞭。问者太息曰：惟其如是之妖媚，故蛊惑其夫，荼毒前妻儿女，造种种恶业也。晋宝私念是何官府，乃用铁杖，欲起问之，欠伸拭目，乃荒烟蔓草，四顾阒然。

24. 故城贾汉恒言，张二酉、张三辰兄弟也。二酉先卒，三辰抚侄如己出。理田产，谋婚娶，皆殫竭心力。侄病瘵，经营医药，殆废寝食。侄歿后，恒忽忽如有失。人皆称其友爱。越数岁病革，昏瞶中自语曰，咄咄怪事。顷到冥司，二兄诉我杀其子，斩其祀，岂不冤哉。自是口中时喃喃，不甚可辨。一日稍苏曰：吾之过矣，兄对阎罗数我曰：此子非不可诲者，汝为叔父，去父一间耳。乃知养而不知教，纵所欲为，恐拂其意，使恣情花柳，得恶疾以终。非尔杀之而谁乎？吾茫然无以应也。吾悔晚矣。反手自椎而歿。三辰所为，亦未欲之所难，坐以杀侄，春秋责备贤者耳。然要不得谓二酉苛也。平定王执信，余己卯所取士也，乞余志其继母墓。称母生一弟，曰执蒲，庶出一弟，曰执璧，平时饮食衣物，三子无所异。遇有过，责骂捶楚，亦三子无所异也。贤哉，数语尽之矣。

25. 钱遵王读书敏求纪，载赵清常^①歿，子孙鬻其遗书，武康山中，白昼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见之不达耶。明寿宁侯故第在兴济，斥卖略尽，惟厅事仅存。后鬻其木于先祖。拆卸之日，匠者亦闻柱中有泣声。千古痴魂，殆同一辙。余尝与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尚以为泡影，区区者复何足云。我百年后，傥图器书玩散落人间，使赏鉴家指点摩挲曰，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则谓消闲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娱。至我已费存，其他何有，任其饱虫鼠，委泥沙耳。故我书无印记，砚无铭识，正如好花朗月，胜水名山，偶与我逢，便为我有，迨云烟过眼，不复问为谁家物矣。何必镌号题名，为后人计哉。所见尤洒脱也。

〔注〕 ①赵清常，字琦美，明代藏书家。

26. 职官奸仆妇，罪止夺俸。以家庭匿近，幽暖难明，律法深微，防诬蔑反噬之渐也。然横干强逼，阴谴实严。戴遂堂先生言，康熙末，有世家子挟污仆妇，仆气结成噎膈。时妇已孕，仆临歿，以手摩其腹曰，男耶女耶，能为我复仇耶。后生一女，稍长，极慧艳，世家子又纳为妾。生一子，文园^①消渴，俄夭天年。女帷薄不修，竟公庭涉讼，大损家声。十许年中，妇縞袂扶棺，女青衫对簿。先生皆目见之，如相距数日耳，岂非怨毒所钟，无此尤物以报哉。遂堂先生又言，有调其仆妇者，妇不答。主人怒曰，敢再拒，捶汝死。泣告其夫，方沉醉，又怒曰，敢失志，且剗刃汝胸。妇愤曰，从不从皆死，无宁先死矣。竟自缢。官来勘验，尸无伤，语无证，又死于夫侧，无所归咎。弗能究也。然自是所缢之室，虽天气晴明，亦阴阴如薄雾，夜辄有声如裂帛，灯前月下，每见黑气摇漾如人影，迹之则无。如是十余年，主人歿乃已。未歿以前，昼夜使人环病榻，疑其有所见矣。

〔注〕 ①文园，即孝文园，指汉文帝陵园。司马相如曾为孝文园令，患有消渴病。

27. 乌鲁木齐军吏邬图麟言，其表兄某，尝诣泾县访友。遇夜雨，投一废寺。颓垣荒草，四无居人，惟山门尚可栖止，姑留待霁。时云黑如墨，暗中闻女子声曰，怨鬼叩头，求赐纸衣一袭，白骨衔恩。某怖不能动。然度无可避，强起问之。鬼泣曰，妾本村女，偶独经此寺，为僧所遮留，妾哭誓不从，怒而见杀。时衣已尽褫，遂被裸埋，今百余年矣。虽在冥途，情有廉耻，身无寸缕，愧见神明，故宁抱沉冤，潜形不出。今幸逢君子，倘取数翻彩楮，剪作裙襦，焚之寺门，使幽魂遮体，便可愬诸地府，再入转轮。惟君哀而垂拯。某战栗诺之，哭声遂寂。后不能再至其地，

竟不果焚。尝自谓负此一诺，使此鬼茹恨黄泉，恒耿耿不自安也。

28.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过岳庙，朱扉严闭，而有人自庙中出。知是神灵，膜拜呼上圣。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贵神，右台司镜之吏，赍文簿到此也。问司镜何义，其业镜^①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业镜所照，行事之善恶耳。至方寸微暖，情伪万端，起灭无恒，包藏不测，幽深邃密，无迹可窥，往往外貌麟鸾，中蹈鬼域，隐匿未形，业镜不能照也，南北宋后，此术滋工，涂饰弥缝，或终身不败。故诸天合议，移业镜于左台，照真小人，增心镜于右台，照伪君子。圆光对映，灵府洞然。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钩者；有拉杂如粪墙者，有混浊如泥滓者；有城府险阻，千重万掩者，有脉络屈盘，左穿右贯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剑者，有如蜂虿者，有如虎狼者，有现冠盖影者，有现金银气者；甚有隐隐跃跃，现秘戏图者，而回顾其形，则皆岸然道貌也。其圆莹如明珠，清澈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镜侧，籍而记之。三月一达于岳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则责愈严；术愈巧，则罚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瘠恶不一，惟震伯夷之庙，天特示谴于展氏，隐匿故也。子其识之，士人拜授教，归而乞道光书额，名其室曰观心。

〔注〕 ①见卷三 116 则注。

29. 有歌童扇上画鸡冠，于筵上求李露园题。露园戏书绝句曰，紫紫红红胜晚霞，临风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飞千遍，此种原来不是花。皆叹其运意双关之巧。露园赴任湖南后，有扶乩者，或以鸡冠请题，即大书此诗。余骇曰，此非李露园作耶？乩忽不动，扶乩者狼狽去。颜介子叹曰，仙亦盗句。或曰是扶乩者本伪托，已屡以盗句败矣。

30. 从兄垣居言，昔闻刘馨亭谈二事。其一有农家子，为狐媚。延术士劾治。狐就擒，将烹诸油釜。农家子叩额乞免，乃纵去。后思之成疾，医不能疗。狐一日复来相见，悲喜交集，狐意殊落落谓曰，君苦相忆，止为悦我色耳。不知是我幼相也。见我本形，则骇避不遑矣。欻然扑地，苍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睽睽如炬，跳掷上屋，长嗥数声而去。农家子自是病痊，此狐可谓能报德。其一亦农家子，为狐媚。延术士劾治，法不验，符篆皆为狐所裂。将上坛殴击，一老嫗似是狐母，止之曰：物惜其群，人庇其党。此术士道虽浅，创之过甚，恐他术士来报复，不如且就尔媚眠，听其逃避。此狐可谓能运虑。

31. 康熙癸巳，先姚安公读书于厂里（前明土贡登浆砖，此地砖厂故址也）。偶折杏花插水中，后花落，结二杏如豆，渐长渐巨，至于红熟，与在树无异。是年逢万寿恩科，遂举于乡。王德安先生时同住，为题额曰瑞杏轩。此庄后分属从弟东白。乾隆甲申，余自福建归，问此匾已不存矣。拟请刘石庵补书，而代葺此屋，作记刻石龕于壁以存先世之迹。因循未果，不识何日偿此愿也。

32. 先姚安公言，雍正初，李家洼佃户董某，父死，遗一牛，老且跛，将鬻于屠肆。牛逸至其父墓前，伏地僵卧，牵挽鞭笞，皆不起，惟掉尾长鸣。村人闻是事，络绎来视。忽刘某邻叟愤然至，以杖击牛曰，渠父堕河，何预于汝。使随波漂流充鱼鳖食，岂不大善。汝无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十余年，致渠生奉养，病医药，死棺敛，且留此一坟，岁需祭扫，为董氏子孙无穷累，汝罪大矣。就死汝分，牟牟者何为。盖其父尝堕深水中，牛随之跃入，牵其尾得出也，董初不知此事，闻之大惭。自批其颊曰，我乃非人，急引归。数月后病死，泣而埋之。此叟殊有滑稽风，

与东方朔救汉武帝乳母^①事，竟暗合也。

〔注〕 ^①载于《西京杂记》

33. 姨丈王公紫府，文安旧族也。家未落时，屠肆架上一豕首，忽脱钩落地跳掷而行。市人噪而逐之，直入其门而止。自是日渐衰谢，至饘粥不供，今子孙无子遗矣。此王氏姨母自言之。又姚安公言，亲表某氏家（岁久忘其姓氏，惟记姚安公言此事时称曰汝表伯），清晓启户，有一兔缓步而入，绝不畏人，直至内寝床上卧。因烹食之。数年中死亡略尽。宅亦拆为平地矣，是皆衰气所召也。

34. 王菊庄言，有书生夜泊鄱阳湖，步月纳凉。至一酒肆，遇数人各道姓名，云皆乡里。因沽酒小饮，笑言既洽，相与说鬼，搜异抽新，多出意表。一人曰，是固皆奇，然莫奇于我所见矣。曩在京师避器，寓丰台花匠家。邂逅一士共谈。吾言此地花事殊胜，惟墟墓间多鬼可憎。士曰鬼亦有雅俗，未可概弃。吾曩游西山，遇一人论诗，殊多精诣。自诵所作，有曰，深山迟见日，古寺早生秋。又曰，钟声散墟落，灯火见人家。又曰，猿声临水断，人语入烟深。又曰，林梢明远水，楼角挂斜阳。又曰，苔痕寝病榻，雨气入昏灯。又曰，鸛鵒岁久能人语，魍魉山深每昼行。又曰，空江照影芙蓉泪，废苑寻春蛱蝶魂。皆楚楚有致。方拟问其居停，忽有铃驮琅琅，欵然灭迹。此鬼宁复可憎耶。吾爱过脱洒，欲留共饮，其人振衣起曰，得免君憎，已为大幸，宁敢再入郇厨。一笑而隐。方知说鬼者即鬼也。书生因戏曰，此等奇艳，古所未闻。然阳羨鹅笼。幻中出幻^①，乃转辗相生。安知说此鬼者，不又即鬼耶。数人一时变色。微风飒起，灯光黯然，并化为薄雾轻烟，濛濛四散。

〔注〕 ^①载《续齐谐记》

35. 庚午四月，先太夫人病革时，语子孙曰：旧闻地下眷属，临终时，一一相见，今日果然。幸我平生尚无愧色。汝等在世，家庭骨肉，当处处留将来相见地也。姚安公曰：聪明绝特之士，事事皆能知，而独不知人有死；经纶开济之才，事事皆能计，而独不能为死时计。使知人有死，一切作为，必有索然自返者；使能为死时计，一切作为，必有悚然自止者。惜求诸六合^①之外，失诸眉睫之前也。

〔注〕 ①六合：天地东西南北为六合。

36. 一南士，以文章游公卿间。偶得一汉玉璜，则理莹白，而血斑彻骨。尝用以镇纸。一日，借寓某公家。方灯下构一文，闻窗隙有声。忽一手探入，疑为盗，取铁如意欲击。见其纤削如春葱，瑟缩而止。穴纸窃窥，乃一青面罗刹鬼。怖而仆地。比苏，则此璜已失矣。疑为狐媚幻形，不复追诘。后于市上偶见，询所从来，转辗经数主，竟不得其端绪。久乃知为某公家奴，伪作鬼状所取。董曲江戏曰：渠知君是惜花御史，故敢露此柔荑；使遇我辈粗才，断不敢自取断腕。余谓此奴伪作鬼装，一以使不敢揽执，一以使不复追求。又灯下一掌破窗，恐遭捶击。故伪作女手，使知非盗，且引之窥见恶状，使知非人，其运意亦殊周密。盖此辈为主人执役，即其钝如椎；至作奸犯科，则奇计环生，如鬼如蜮。大抵皆然，不独一人一事也。

37. 朱竹坪御史尝小集阎梨材尚书家。酒次，竹坪慨然曰：清介是君子分内事。若恃其清介以凌物，则殊嫌客气不除。昔某公为御史时，居此宅，坐间或言及狐媚，某公痛骂之。数日后，月下见一盗，逾墙入。内外搜捕，皆无迹，扰攘彻夜。比晓，忽见厅上卧一老人，欠身而起曰：长夏溽暑，（长夏字，出黄帝素问。谓

六月也。王太仆注读上声。杜工部长夏江村事事幽句皆读平声。盖注家偶未考也。)偶投此纳凉，致主人竟夕不安，殊深惭愧，一笑而逝。盖无故侵狐，狐以此戏之也。岂非自取侮哉？

38. 朱天门家扶乩，好事者多往看。一狂士自负书画，意气傲睨，旁若无人。至对客脱袜搔足垢，向乩晒曰：且请示下坛诗。乩即题曰：回头岁月去駸駸，几度沧桑又到今。曾见会稽王内史，亲携宾客到山阴。众曰然则仙及见右军耶？乩书曰：岂但右军，并见虎头^①。狂生闻之起立曰：二老风流，既曾亲睹，此时群贤毕至，古今人相去几何？又书曰：二公虽绝艺入神，然意存冲挹，雅人深致，使见者意消，骂座灌^②夫，自别是一流人物。离之双美，何必合之两伤。众知有所指，相顾目笑。回视狂生，已著袜欲遁矣。此不识是何灵鬼，作此虐谑。惠安陈舍人云亭，尝题此生寒山老木图曰：憔悴人间老画师，平生有恨似徐熙。无端自写荒寒景，皴出秋山鬓已丝。使酒淋漓礼数疏，谁知侠气属狂奴。他年倘续宣和谱^③，画师如今有灌夫。乩所云骂座灌夫，当即指此。又不识此鬼何以知此诗也。

〔注〕 ① 晋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书法精绝。虎头：晋顾恺之的小名，丹青尤妙。

② 《史记》载，灌夫因使酒骂座被劾。

③ 《宣和谱》：即《宣和画谱》。收入宋徽宗时代内府藏画。

39. 舅氏张公梦征言，儿时闻沧州有太学生，居河干。一夜，有吏持名刺叩门，言新太守过此。闻为此地巨室，邀至舟中相见。适主人以会葬宿姻家，相距十余里。阖者持刺奔告，急命驾返，则舟已行。乃飭车马具贻币，沿岸急追，昼夜驰二百余里，已至山东德州界。逢人询问，非惟无此官，并无此舟，乃狼狈而归，

惘惘如梦者数日。或疑其家多货，劫盗欲诱而执之，以他出幸免。又疑其视贫亲友如仇，而不惜多金结权贵，近村故有狐魅，特恶而戏之。皆无左证。然乡党喧传，咸曰某太学遇鬼，先外祖雪峰公曰：是非狐非鬼亦非盗，即贫亲友所为也。斯言近之矣。

40. 俗传鹄蛇斗处为吉壤，就斗处点穴，当大富贵，谓之龙凤地。余十一二岁时，淮镇孔氏田中，尝有是事，舅氏安公实斋亲见之。孔用以为坟，亦无他验。余谓鹄以虫蚁为食，或见小蛇啄取，蛇蜿蜒拒争，有似乎斗，此亦物态之常。谅必当日曾有地师为人卜葬，指蛇鹄斗处是穴，如陶侃葬母，仙人指牛眠处为穴耳。后人见其有验，遂传闻失实，为鹄蛇斗处必吉。然则因陶侃事，谓凡牛眠处吉乎？

41. 庆云盐山间，有夜过墟墓者，为群狐所遮。裸体反接，倒悬树杪。天晓，人始见之。掇梯解下，视背上大书三字曰：绳还绳。莫喻其意，久乃悟二十年前，曾捕一狐，倒悬之，今修怨也。胡厚庵先生，仿西涯^①新乐府，中有绳还绳一篇曰：斜柯三丈不可登，谁蹊其杪如猱升。谛而视之儿倒绷，背题三字绳还绳，问何以故心懵懵，恍然忽省蹶然兴，束缚阿紫当年曾。旧事过眼如风灯，谁期狭路遭其朋。吁嗟乎，人妖异路炭与冰，尔胡肆暴先侵陵？使衔怨毒伺隙乘。吁嗟乎，无为祸首兹可惩。即此事也。

〔注〕 ①西涯：明代诗人李东阳的号。

42. 刘香畹言：沧州近海虞有牧童，年十四五，虽农家子，颇白皙。一日陂畔午睡醒，觉背上似负一物，然视之无形，扪之无质，问之亦无声。怖而返，以告父母，无如之何。数日后渐似拥抱，渐似抚摩，既而渐似梦魇，遂为所污，自是嫖狎无时，而无形无质无声，则仍如故。时或得钱物果饵，亦不甚多。邻塾师

语其父曰：此恐是狐，宜藏猎犬，俟闻媚声时，排闥噉攫之。父如所教，狐噉然破窗出，在屋上跳掷，骂童负心。塾师呼与语曰：君幻化通灵，定知世事。夫男女相悦，感以情也。然朝盟同穴，夕过别船者，尚不知其几。至若变童，本非女质，抱衾荐枕，不过以色为市耳。当其傅粉熏香，含娇流盼，缠头万锦，买笑千金，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资尽，贵者权移，或掉臂长辞，或倒戈反噬，翻云覆雨，自古皆然。萧韶之于庾信，慕容冲之于苻坚^①，载在史册，其尤著者也。其所施者如彼，其所报者尚如此，然则与此辈论交，如抔沙作饭矣。况君所赠，曾不及五陵豪贵之万一，而欲此童心坚金石，不亦僥乎？语讫寂然。良久，忽闻顿足曰：先生休矣，吾今乃始知吾痴，浩叹数声而去。

〔注〕 ①萧韶幼时曾得庾信宠爱；后任郢州刺史，待庾信很冷淡；慕容冲幼时与姐姐得苻坚专宠，淝水之败后，冲起兵称帝。

43. 姜白岩言有士人行桐柏山中，遇鹵簿^①前导，衣冠形状，似是鬼神。蹙避林内，輿中贵官已见之，呼出与语，意殊亲洽，因拜问封秩。曰：吾即此山之神。又拜问神生何代，冀传诸人世以广见闻。曰：于所问者人鬼，吾则地祇也。夫元黄剖判，融结万形，形成聚气。气聚藏精，精凝孕质，质立含灵。故神祇与天地并生，惟圣人通造化之原。故燔柴瘞玉，载在六经。自稗官琐纪创造鄙词。曰刘曰张，谓天帝有废兴；曰吕曰冯，谓河伯有夫妇。儒者病之。紫阳崛起，乃以理诂天，并皇矣之下临，亦斥为乌有。而鬼神之德，遂归诸二气之屈伸矣。夫木石之精，尚生夔罔，雨土之精，尚生鬻羊。岂有乾坤斡运，元气鸿洞，反不能聚而上升，成至尊之主宰哉？观子衣冠，当为文士。试传吾语，使儒者知圣人飡报之由。士人再拜而退。然每以告人，辄疑以为妄。

余谓此言推鬼神之未始，植义甚精。然是白岩寓言，托诸鬼神耳。赫赫灵祇，岂屑与讲学家争是非哉？

〔注〕 ①卤簿：古代帝王出外时在其前后的仪仗队。

44. 裘编修超然言，丰宜门内玉皇庙街，有破屋数间，锁闭已久。云中有狐魅。适江西一孝廉与数友过夏。（唐举子下第试谓之后读书侍再过夏。）取其地幽僻，僦舍于旁。一日见幼妇立檐下，态殊妩媚，心知为狐。少年豪宕，意殊不惧。黄昏后诣门作礼，祝以媒词。夜中闻床前窸窣有声，心知狐至，暗中举手引之，纵体入怀，遽相狎昵，冶荡万状，奔命殆疲。比月上窗明，谛视，乃一白发媼，黑陋可憎。惊问汝谁，殊不愧赧。自云本城楼上老狐，娘子怪我饕餮而慵作，斥居此屋，寂寞已数载。感君垂爱，故冒耻自献耳。孝廉怒搏其颊，欲缚箠之，撑拄摆拨间，同舍闻声皆来助捉，忽一脱手，已琤然破窗遁。次夕，自坐屋檐，作软语相唤。孝廉诟骂，忽为飞瓦所击。又一夕，揭帷欲寝，乃裸卧床上，笑而招手，抽刀向击，始泣骂去。惧其后至，移寓避之。登车顷，突见前幼妇自内走出。密遣小奴访问，始知居停主人之甥女，昨偶到街买花粉也。

45. 琴工钱生（以鼓琴客裘文达公。滑稽善谐戏。因面有瘢风，皆呼曰钱花脸。来往数年，竟不能举其里居名字也。）言：一选人，居会馆，于馆后墙缺，见一妇甚有姿色，衣裳故敝，而修饰甚整洁，意颇悦之。馆人有母，年五十余，故大家婢女，进退语言，均尚有矩度。每代其子应门。料其有干才，赂以金，祈谋一晤。对曰：向未见此，似是新来，姑试侦探，作万一想耳。越十数日，始报曰：已得之矣。渠本良家，以贫故，忍耻出此。然畏人知，俟夜深月黑乃可来。切勿秉烛，勿言勿笑，勿使童仆及同馆闻声息，闻钟声即勿

留。每夕赠以二金足矣。选人如所约。已往来月余。一夜，邻弗戒于火，选人惶遽起，僮仆皆入室救囊篋。一人急褰账曳茵褥，訇然有声，一裸妇堕榻下，乃馆人母也，莫不绝倒。盖京师媒妁最奸黠，遇选人纳媒，多以好女引视，而临期阴易以下材。觉而涉讼者有之，幕首入门，背灯障扇，俟定情后始觉，委曲迁就者亦有之。此媼狃于乡风，竟以身代也。然事后访问四邻，墙缺外实无此妇，或曰魅也。裘文达公曰，是此媼引致一妓炫诱选人耳。

46. 安氏从舅善鸟铳。郊原逐兔，信手而发，无得脱者。所杀殆以千百计。一日遇一兔，人立而拱，目炯炯如怒。举铳欲发，忽炸而伤指，兔已无迹。心知为兔鬼报冤，遂辍其事。又尝从禽晚归，渐已昏黑，见小旋风裹一物，火光荧荧，转旋如轮，举铳中之，乃秃笔一枝，管上微有血渍。明人小说载牛天锡供状事，言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皆能成魅，是或然欤。

47.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青县一民家，岁除日，有卖通草花者叩门呼曰：伫立久矣，何花钱尚不送出耶？诘问家中，实无人买花，而卖者坚执一垂髻女子持入。乃正纷扰间，闻一老媪急呼曰：真人怪事，厕中敝帚柄上插花数朵也。验取，果适所持入，乃铿而焚之。呦呦有声，血出如缕。此魅既解化形，即应潜养灵气。何乃作此变异，使人知而殀除，岂非自取其败耶？天下未有所成，先自炫耀；甫有所得，不自韬晦者，类此帚也夫。

48. 外祖雪峰张公家奴子王玉，善射。尝自新河携盐租返。遇三盗，三矢仆之，各唾面纵去。一日，携弓矢夜行，见黑狐人立，向月拜。引满一发，应弦饮羽，归而寒热大作。是夕绕屋有哭声，曰：我自拜月练形，何害于汝？汝无故见杀，必相报恨。汝未衰，当诉诸司命耳。数日后，窗棂上铿然有声，愕眙惊问。

闻窗外语曰：王玉，我告汝，我昨诉汝于地府，冥官见籍，乃知汝过去生中，负冤讼辩，我为刑官，阴庇私囊，使你理直不得申，抑郁愤恚，自刺而死。我堕身为狐，此一矢所以报也。因果分明，我不怨你，惟当日违心枉拷，尚负汝笞掠百余。汝肯发愿免偿，则阴曹销籍，来生拜赐多矣。语讫，似闻叩额声。王叱曰：今生债尚不了了，谁能索前生债耶？妖鬼速去，无扰我眠。遂寂然。世见作恶无报，动疑神理之无据。乌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哉？

49. 雍正甲寅，余初随姚安公至京师。闻御史某公，性多疑。初典永光寺一宅，其地空旷，虚有盗，夜遣家奴数人，更番司铃柝。犹防其懈，虽严寒溽暑，必秉烛自巡视。不胜其劳，别典西河沿一宅，其地市廛栉比，又虑有火。每屋储水瓮，至夜铃柝巡视，如在永光寺时。不胜其劳，更典虎坊桥东一宅，与余只隔数家。见屋宇幽邃，又疑有魅。先延僧诵经放焰口，钹鼓琤琤者数日，云以度鬼。复延道士设坛，召将悬符持咒，钹鼓琤琤者又数日，云以驱狐。宅本无他，自是以后魅乃大作。抛掷砖瓦，攘窃器物，夜夜无宁居。婢媪仆隶，因缘为奸，所损失者无算。论者皆谓妖由人兴。居未一载，又典绳匠胡同一宅。去后不通闻问，不知其作何设施矣。姚安公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此公之谓乎？

50. 钱塘陈乾纬言，昔与数友泛舟至西湖深处，秋雨初晴，登寺楼远眺。一友偶吟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句，相与慨叹。寺僧微哂曰：据所闻见，盖死尚不休也。数年前，秋月澄明，坐此楼上，闻桥畔有诟争声，良久愈厉。此地无人居，心知为鬼。谛听其语，急遽争夺，不甚可辨，似是争墓田地界，俄

闻一人呼曰，二君勿喧，闻老僧一言可乎？夫人在世途，胶胶扰扰，缘不知此生如梦耳。今二君梦已醒矣。经营百计，以求富贵，富贵今安在乎？机械万端，以酬恩怨，恩怨今又安在乎？青山未改，白骨未枯，孑然惟剩一魂。彼幻化黄梁，尚能省悟，何身亲阅历，反不知万事皆空。且真仙真佛以外，自古无不死之人。大圣大贤以外，自古亦无不消之鬼。并此孑然一魂，久亦不免于湮灭。顾乃于电光石火之内，更兴蛮触^①之干戈，不梦中梦乎？语讫，闻呜呜饮泣声。又闻浩叹声，曰：哀乐未忘，宜乎其未齐得丧，如是挂碍，老僧亦不能解脱矣。遂不复再语，疑其难未已也。乾纬曰：此是僧粲化之舌耳。然默验人情，实亦为理之所有。

〔注〕 ①《庄子》载，蜗之左角有一国叫蛮，右角有一国叫触，两国交战，伏尸数万。

51. 陈竹吟尝馆一富室。有小女奴，闻其母行乞于道，饿垂毙，阴盗钱三千与之，为侪辈所发，鞭箠甚苦。富室一楼有狐，借居数十年未尝为祟。是日女奴受鞭时，忽楼上哭声鼎沸，怪而仰问。闻声应曰：吾辈虽异类，亦具人心。悲此女年未十几，而为母受箠，不觉失声，非敢相扰也。主人投鞭于地，面无人色者数日。

52. 竹吟与朱青雷游长椿寺，于鬻书画处，见一卷擘窠^①，书曰，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款题山谷道人。方拟议真伪，一乞者在旁，睨视微笑曰：黄鲁直乃书杨诚斋^②诗，大是异闻。掉臂竟去。青雷讶曰：能作此语，安得乞食。竹吟太息曰：能做此语，又安得不乞食？余谓此竹吟愤激之谈，所谓名士习气也。聪明颖隽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谬乖张，使人不敢相迓者，其势亦可以乞食。或有

文无行，久而秽迹恶声，使人不屑齿录者，其势可以乞食。是岂可赋感士不遇哉？

〔注〕 ①擘，划分；窠，框格。刻印时在印章上划分的横直界格。写碑文划界大书也称擘窠。

②杨诚斋：南宋诗人杨万里，人称诚斋先生。

53. 一宦家子，资巨万。诸无赖伪相亲昵，诱之冶游，饮博歌舞，不数载，炊烟竟绝，颠颐以终。病革时，语其妻曰：吾为人蛊惑以至此，必讼诸地下，越半载，见梦于妻曰：讼不胜也。冥官谓妖童娼女，本捐弃廉耻，藉声色以养生。其媚人取财，如虎豹之食人，鲸鲵之吞舟也。然人不入山，虎豹焉能食，舟不航海，鲸鲵焉能吞？汝自就彼，彼何尤焉。惟淫朋狎客，如设井以待兽，不入不止；悬饵钓鱼，不得不休，是宜阳有明刑，阴有业报耳。又闻有书生昵一狐女，病瘵死。家人清明上冢，见少妇奠酒焚楮钱，伏哭甚哀。其妻识是狐女，遥骂曰：死魅害人，雷行且诛，汝尚假慈悲耶。狐女衿衽徐对曰：凡我辈女求男者，是为采补，杀人过多，天理不容也。男求女者，是为情感，耽玩过度，以致伤生。正如夫妇相悦，成疾夭折，事由自取。鬼神不追理其衽席也。姊何责耶。此二事足相发明也。

54. 干宝搜神记载马势妻蒋氏事，即今所谓走无常^①也。武清王庆坨曹氏，有佣媪充此役。先太夫人尝问以冥司追摄，岂乏鬼卒，何故须汝辈？曰：病榻必有人环守，阳光炽盛，鬼卒难近也。又或有真贵人，其气旺；有真君子，其气刚；尤不敢近。又或兵刑之官，有肃杀之气；强悍之徒，有凶戾之气，亦不能近。惟生魂体阴，而阳气盛，无虚此数事。故必携之以为备。语颇近理，似非媪所能臆撰也。

〔注〕 ①走无常：见卷二 49 则注。

55. 河间一旧家，宅上忽有鸟十余，哀鸣旋绕，其音甚悲，若曰：可惜可惜。知非佳兆，而莫测兆何事。数日后，乃知其子鬻宅偿博负。鸟啼之时，即书券之时也。岂其祖父之灵所凭欤？为人子孙者，闻此宜怆然思矣。

56. 有游士借居万柳堂。夏日，湘帘榷几，列古砚七八，古器铜器磁器十许，古书册画卷又十许，笔床水注洒盏茶瓯纸扇棕拂之类，皆极精致。壁上所粘，亦皆名士笔迹。焚香宴坐，琴声铿然，人望之若神仙，非高轩驷马，不能登其堂也。一日，有道士二人，相携游览，偶过所居，且行且言曰：前辈有及见杜工部^①者，形状殆如村翁。吾曩在汴京，见山谷东坡亦都似措大^②风味。不及近日名流有许多家事。朱导江时偶同行，闻之怪讶，窃随其后。至马车杂处，红尘涨合，倏已不见，竟不知是鬼是仙。

〔注〕 ①杜工部，唐代诗人杜甫。

②措大，亦作“醋大”，比喻贫寒的读书人。

57. 乌鲁木齐遣犯刘刚，骁健绝伦，不耐耕作，伺隙潜逃。至根克忒，将出境矣。夜遇一叟曰：汝逋亡者耶？前有卡伦，（卡伦者，戍守望之地也。）恐不得过。不如暂匿我室中，候黎明耕者毕出，可杂其中以脱也。刚从之。比稍辨色，觉恍如梦醒，身坐老树腹中。再视叟，亦非昨貌。谛审之，乃夙所手刃弃尸深涧者也。错愕欲起，逻骑已至，乃弭首就擒。军屯法遣犯私逃，二十日内自归者，尚可贷死。刚就擒在二十日将曙，介在两歧，屯官欲迁就活之。刚自述所见，知必不免，愿早伏法。乃送轘行刑。杀人于七八年前，久无觉者，而游魂为厉，终索命于二万里外，其可畏也哉。

58. 日南防守栅兵王十，姚安公旧仆夫也。言乾隆辛酉夏，夜坐高庙纳凉。暗中见二人坐阁下，疑为盗，静伺所往。时绍兴会馆西商放债者，演剧赛神，金鼓声未息。一人曰：此辈殊快乐，但巧算剥削，恐造业亦深。一人曰：其间亦有差等。昔闻判司论此事，凡选人^①或需次多年，旅食匮乏；或赴官远地，资斧艰难。此不得已而举借，其中苦况，不可殫陈。如或乘其急迫，抑勒多端，使进退触藩，茹酸书券，此其罪与劫盗等。阳律不过笞杖，阴律则当堕泥犁。至于冶荡性成，骄奢习惯，预期到官之日，可取诸百姓以偿补。遂指以称贷，肆意繁华，已经负债如山，尚复挥金如土。致渐形竭蹶，日见迫呼，铨授^②有官，逋逃无路，不得不吞声饮恨，为几上之肉，任若辈之宰烹。积数既多，取偿难必。故先求重息以冀得失之相当，在彼为势所必然，在此为事由自取。阳官科断，虽有明条，鬼神固不甚责之也。王闻是语，疑不类生人，俄歌吹已停，二人并起，不待启钥，已过栅门。旋闻道路传喧，酒阑客散，有一人中暑暴卒。乃知二人为追摄之鬼也。

〔注〕 ①选人：唐代以后称候补、候选的官员。

②铨授：量才授官。

59. 莆田林生需言，闽中一县令，罢官居馆舍。夜有盗破扉而入。一媪惊呼，刃中脑，仆地。僮仆莫能出，有逻者，素弗善所为，亦坐视。盗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锦衾蒙首卧，盗掣取衾，见姣丽如好女，嘻笑抚摩，似欲为无礼。中刃媪突然跃起，夺取盗刀，径负是子夺门去。追者皆被伤，乃仅捆载所劫去。县令怪媪已六旬，素不闻其能技击，何勇鸷乃尔，急往寻视，则媪挺立大言曰：我某都某甲也。曾蒙公再生恩，歿后执役土神祠。闻公被劫，特来视，宦赏是公刑求所得。冥官判饱盗囊，我

不敢救，至侵及公子，则盗罪当诛，故附此媪与之战。公努力为善，我去矣。遂昏昏如醉卧。救苏问之，懵然不忆。盖此令遇贫人与贫人讼，剖断亦甚公明，故卒食其报云。

60. 州县官长随，姓名籍贯皆无一定。盖预防奸赃败露，使无可踪迹追捕也。姚安公尝见房师石窗陈公一长随，自称山东朱文。后再见于高淳令梁公润堂家，则自称河南李定。梁公颇倚任之，临启程时，此人忽得异疾，乃托姚安公暂留于家，约痊愈时续往。其疾自两足趾，寸寸溃腐，以渐而上，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后检其囊篋，有小册作蝇头字记所阅，凡十七官。每官皆疏其阴事，详载某时某地某人与闻，某人旁睹，以及往来书札，讫断案牘，无一不备录。其同类有知之者曰：是尝挟制数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盗之窃逃，留一函于几上，官竟不敢追也。今得是疾，岂非天道哉？霍文易曰：此辈依人门户，本为舞弊而来。譬彼养鹰，断不能责以食谷，在主人善驾驭耳。如善其便捷，任以耳目心腹，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责，吾责彼十七官也。姚安公曰：此言犹未揣其本。使十七官者，绝无阴事之可书，虽此人日日橐笔，亦何能为哉？

61. 理所必无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执理者自泥古耳。猷县近岁有二事，一为韩守立妻俞氏，事祖姑至孝。乾隆庚辰，祖姑失明，百计医禱，皆无险。有黠者给以刳肉燃灯，祈神佑，则可速愈，妇不知其给也，竟刳肉燃之。越十余日，祖姑目竟复明。夫受给亦愚矣，然惟愚故诚，惟诚故鬼神为之格，此无理而有至理也。一为丐者王希圣，足双挛，以股代足，以肘撑之行。一日于路得遗金二百，移橐匿草间坐守以待觅者。俄商家主人张际飞，仓皇寻至，叩之，语相符，举以还之。际飞请分

取，不受。延至家，议养贍终其身。希圣曰：吾形残废，无所罚也，违天坐食，将必有大咎，毅然竟去。后困卧斐圣公祠下，（斐圣公不知何时人，志乘亦不能详。土人云祈雨时有验。）忽有醉人曳其足，痛不可忍。醉人去后，足已伸矣，由是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际飞故先祖门客，余犹及见，自述此事甚详。盖希圣为善宜受报，而以命自安，不受人报，故神代报也，非似无理而亦有至理乎？戈芥舟前辈，尝载此二事于县志，讲学家颇病其语怪。余谓芥舟此志，惟乱仙联句及王生殇子二条偶不割爱耳，全书皆体例谨严，具有史法。其载此二事，正以见匹夫匹妇足感神明。用以激发善心，砥砺薄俗，非以小说家言，滥登舆记也。汉建安中，河间太守刘照妻，葳蕤锁事，载录异传。晋武帝时，河间女子剖棺再活事，载搜神记。皆献邑故实，何尝不删薙其文哉？

62. 外叔祖张公紫衡，家有小圃，中筑假山，有洞曰泄云洞。前为蓺菊地，山后养数鹤。有王吴庐先生，集欧阳永叔、唐彦谦句，题联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尘梦乃如鹤梦长。颇为工切。一日，洞中笔砚移动，满壁皆摹仿此十四字，拗掇欹斜，不成点画。用笔或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或应连者断，应断者连，似不识字人所书。疑为童稚游戏，重垂而鏹其户。越数日，启视复然，乃知为魅。一夕，闻格格磨墨声，持刃突入掩之，一老猴跃起冲人去，自是不复见矣。不知其学书何意也。余尝谓小说载异物能文翰者，惟鬼与狐差可信。鬼本人，狐近于人也。其他草木禽兽何自知声病。至于浑家门客^①，并苍蝇、草帚亦具能诗，即属寓言，亦不应荒诞至此。此猴岁久通灵，学人涂抹，正其顽劣之本色，固不必有所取义耳。

〔注〕 ①浑家门客：《幽怪录》中载大麻蝇变作人，自称是浑某家的门客。

阅微草堂笔记卷八

如是我闻二

63. 先叔仪南公言：有王某曾某，素相善。王艳曾之妇，乘曾为盗所诬引，阴贿吏毙于狱。方营求媒妁，意忽自悔，遂辍其谋。拟为作功德解冤，既而念佛法有无未可知，乃迎曾父母妻子于家，奉养备至。如是者数年，耗其家赀之半。曾父母意不自安，欲以妇归王。王固辞，奉养益谨。又数年，曾母病，王侍汤药，衣不解带。曾母临歿曰：久蒙厚恩，来世何以为报乎？王乃叩首流血，具陈其实，乞冥府见曾为解释。母慨诺。曾父亦作手书一札，纳曾母袖中曰：死果见儿，以此付之。如再修怨，黄泉下无相见也。后王为曾母营葬，督工劳倦，假寐圻侧，忽闻耳畔大声曰：冤则解矣，尔有一女，忘之乎？惕然而寤，遂以女许嫁其子。后竟得善终。以必不可解之冤，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真狡黠人哉！然如是之冤有可解，知无不可解之冤矣，亦足为悔罪者劝也。

64. 从兄旭升言：有丐妇甚孝其姑，尝饥踣于路，而手一盂饭，不肯释。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仅随姑乞食，听指挥而已。一日同栖古庙，夜闻殿上厉声曰：尔何不避孝妇，使受阴气发寒热？一人称手捧急檄，仓卒未及睹，又闻叱责曰：忠臣孝子，顶上神光照数尺，尔岂盲耶？俄闻鞭笞呼号声，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果闻一妇馊田，为旋风所扑，患头痛。问其行事，果以孝称。自是感动，事姑恒恐不至云。

65. 旭升又言：县吏李懋华，尝以事诣张家口，于居庸关外，夜失道，暂憩山畔神祠。俄灯光晃耀，遥见车骑杂遝，将至祠门。意是神灵，伏匿庑下。见数贵官并入祠，坐左侧，似是城隍。中四五座则不识何神。数吏抱簿陈案上，一一检视。窃听其语，则勘验一郡善恶也。一神曰：某妇事亲无失礼，然文至而情不至；某妇亦能得舅姑欢，然退与其夫有怨言。一神曰：风俗日偷，神道亦与人为善。阴律孝妇延一纪，此二妇减半可也。僉曰：善。俄一神又曰：某妇至孝而至淫，何以处之？一神曰：阳律犯淫罪止杖，而不孝则当诛，是不孝之罪重于淫也。不孝之罪重，则能孝者福亦重，轻罪不可削重福，宜舍淫而论其孝。一神曰：服劳奉养，孝之小者；亏行辱亲，不孝之大者。小孝难赎大不孝，宜舍孝而科其淫。一神曰：孝大德也，非他恶所能掩；淫大罚也，非他善所能赎。宜罪福各受其报。侧坐者罄折请曰：罪福相抵可乎？神掉首曰：以淫而削孝之福，是使人疑孝无福；也以孝而免淫之罪，是使人疑淫无罪也。相抵恐不可。一神隔坐言曰：以孝之故，虽至淫而不加罪，不使人愈知孝乎？以淫之故，虽孝而不获福，不使人愈戒淫乎？相抵是。一神沉思良久，曰：此事出入颇重大，请命于天曹可矣。语讫俱起，各命驾而散。李故老吏，嫫案牘，阴记其语，反覆思之，不能决。不知天曹作何判断也。

66. 董曲江言，邻县一嫫妇，夏夜为盗撬窗入，乘夜睡污之。醒而惊呼，则逸矣。愤恚病卒，意不得贼之主名。越四载余，忽村民李十雷震死。一妇合掌诵佛曰：某妇之冤雪矣。当其呼救之时，吾亲见李十跃墙出，畏其悍而不敢言也。

67. 西城将军教场一宅，周兰坡学士尝居之。夜或闻楼上吟哦声，知为狐，弗讶也。及兰坡移家，狐亦他徙，后田白岩僦居

数月，狐乃复归。白岩祭以酒脯，并陈祝词于几，曰：闻此蜗庐曾停鹤驭，复闻飘然远引，似桑下浮图^①。鄙人匏系一官，萍飘十载，拮据称贷，卜此一廛。数夕来欬笑微闻，似仙輿复返。岂鄙人德薄，故尔见侵？抑夙有因缘，来兹聚处欤？既承惠顾，敢拒嘉宾。惟冀各守门庭，使幽明异路，庶均归宁谧，异苔不害于同岑。敬布腹心，伏惟鉴烛。次日，楼前飘堕一帖，云：仆虽异类，颇悦诗书，雅不欲与俗客伍。此宅数十年来，皆词人栖息，愜所素好，故挈族安居。自兰坡先生惓然舍我后，来居者目不胜狙佻之容，耳不胜歌吹之音，鼻不胜酒肉之气，迫于无奈，窜迹山林。今闻先生山疆之季子，文章必有渊源，故望影来归，非期相扰。自今以往，或检书獭祭，偶动芸签，借笔鸦涂，暂磨鸛眼。此外如一毫陵犯，任先生诉诸明神，愿廓清襟，勿相疑贰。末题康默顿首顿首。从此声息不闻矣。白岩尝以此帖示客，斜行淡墨，似匆匆所书，或曰：白岩托迹微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诙嘲。寓言十九，是或然欤。然此与李庆子遇狐叟事，大旨相类。不应俗人雅魅，叠见一时，又同出于山左。或李因田事而附会，或田因李事而推演，均未可知。传闻异词，姑存其砭世之意而已。

〔注〕 ①《后汉书·裴楷传》：“佛图不三宿桑下，不欲人生恩爱。”

68. 一故家子，以奢纵婴法网。歿后数年，亲串中有召仙者，忽附舄自道姓名，且陈愧悔。既而复书曰：仆家法本严，仆之罹祸，以太夫人过于溺爱，养成骄恣之性，故陷之井而不知耳。虽然仆不怨太夫人。仆于过去生中，负太夫人命，故今以爱之者杀之，隐藏其冤。因果牵缠，非偶然也。观者皆为太息，夫偿冤而为逆子，古有之矣；偿冤而为慈母，载籍之所未睹也。然据其所言，乃啗然中理。

69. 宛平何华峰，官宝庆同知时，山行疲因。望水际一草庵，投之暂憩。榜曰：孤松庵。门联曰：白鸟多情留我住，青山无语看人忙。有老僧应门延入，具茗，颇香洁，而落落无宾主意。室三楹，亦甚朴雅。中悬画佛一轴，有八分书题曰：半夜钟磬寂，满庭风露清。琉璃青黯黯，静对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联曰：花幽防引蝶，云懒怯随风。亦不题款指问：此师自题耶？漠然不应，以手指耳而已。归途再过其地，则波光岚影，四顾萧然，不见向庵所在。从人记遗烟筒一枝，寻之，尚在老柏下。竟不知是佛祖是鬼魅也。华峰画有佛光示现卷，并自记始末，甚悉。华峰歿后，想已云烟过眼矣。

70. 族兄次辰言，其同年康熙甲午孝廉某，尝游嵩山。见女子汲溪水，试求饮，欣然与一瓢。试问路，亦欣然指示。因共坐树下语，似颇涉翰墨，不类田家妇。疑为狐魅，爱其娟秀，且相款洽。女子忽振衣起曰：危乎哉！吾几败。怪而诘之，赧然曰：吾从师学道百余年，自谓此心如止水。师曰：汝能不起妄念耳，妄念故在也。不见可欲故不乱，见则乱矣。平沙万顷，中留一粒草子，见雨即芽。汝魔障将至，明日试之，当自知。今果遇君，问答流连，已微动一念。再片刻，则不自持矣。危乎哉！吾几败。踊身一跃，直上木杪，瞥如飞鸟而去。

71. 次辰又言，族祖征君公，讳灵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①。以天性疏放，恐妨游览，称疾不预试。尝至登州观海市，过一村塾小憩。见案上一旧端砚，背刻狂草十六字曰：万木萧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间，写上堵吟。侧书惜哉此叟四字，盖其号也。问所自来，塾师云：村南林中有厉鬼。夜行者遇之辄病。一日众伺其出，持其杖击之，追至一墓而灭。因共发掘，于墓中得此砚。我

以粟一斗易之也。按上堵吟乃孟达作。是必胜国旧臣，降而复叛，败窜山林以死者。生既进退无据，歿又不自潜藏，取暴骨之祸。真顽梗不灵之鬼哉。

〔注〕 ①博学鸿词：考试科目，为制科之一种。

72. 海之有夜叉，犹山之有山魃。非鬼非魅，乃自一种类，介乎人物之间者也。刘石庵参知，言诸城滨海处，有结寮捕鱼者。一日，众皆掉舟出。有夜叉入其寮中，盗饮其酒，尽一罍，醉而卧。为众所执，束缚捶击，毫无灵异，竟困踣而死。

73. 族侄貽孙言，昔在潼关宿一驿。月色满窗，见两人影在窗上。疑为盗，谛视则腰肢纤弱，鬢髻宛然，似一女子将一婢。穴纸潜觑，乃不睹其形。知为妖魅。以佩刀隔棂斫之，有黑烟两道，声如鸣镝，越屋脊而去。恶其次夜复来，戒仆借鸟銃以俟。夜半，果复见影，乃二虎对蹲，与仆发銃并击，应声而灭。自是不复至。疑本游魂，故无形质。阳光震烁，消散不能聚矣。

74. 献县王生相御，生一子，有抱之者，辄空中掷与数十钱。知县杨某往视，乃掷下白金五星^①。此子旅夭亡，亦无他异。或曰：王生倩作戏术者般运之，将托以箕敛。或曰：狐所为也。是皆不可知，然居官者遇此等事，即确有鬼凭，亦当禁治，使勿荧民听，正不必论其真妄也。

〔注〕 ①星：衡器上记数之点。

75. 李又聃先生言，雍正末年，东光城内，忽一夜家家犬吠，声若潮涌。皆相惊出视，月下一人，披发至腰，蓑衣麻带，手执巨袋，袋内有千百鹅鸭声，挺立人家屋脊上。良久，又移过别家。次日，凡所立之处，均有鹅鸭二三只，自檐掷下。或烹而食，与常畜者味无异，莫知何怪。后凡得鹅鸭之家，皆有死丧。乃知为

凶煞偶现也。先外舅马公周篆家，是夜亦得二鸭。是岁，其弟靖逆同知庚长公卒，信又聃先生语不谬。顾自古及今，遭丧者恒河沙数。何以独示兆于是夜？是夜之中，何以独示兆于数家？其示兆皆掷以鹅鸭，又义何所取？鬼神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存而不论可矣。

76. 道士王昆霞言，昔游嘉禾，新秋爽朗，散步湖滨。去人稍远，偶遇宦家废圃。丛篁老木，寂无人踪。徙倚其间，不觉昼寝。梦古衣冠人长揖曰：岑寂荒林，罕逢嘉宾。既见君子，实慰素心。幸勿以异物见摈。心知是鬼神，诘所从来。曰：仆耒阳张湜。元季流寓此邦，歿而旅葬。爱其风土，无复归思。园林凡易十余主，栖迟未能去也。问：人皆畏死乐生，尔何独耽鬼趣。曰：死生虽殊，性灵不改，境界亦不改。山川风月，人见之，鬼亦见之，登临吟咏，人有之，鬼亦有之。鬼何不如人？且幽深险阻之胜，人所不至，鬼得以魂游；萧寥清绝之景，人所不睹，鬼得以夜赏。人且有时不如鬼。彼夫畏死而乐生者，由嗜欲攫心，妻孥结恋，一旦舍之入冥漠，如高官解组，息迹林泉，势不能不戚戚。不知本住林泉，耕田凿井，恬熙相安，原无所戚戚于中也。问：六道轮回事有主者，何以竟得自由？曰：求生者如求官，惟人所命；不求生者如逃名，惟己所为。苟不求生，神不强也。又问：寄怀既远，吟咏必多。曰：兴之所至，或得一联一句，率不成篇。境过即忘，亦不复追索。偶然记忆，可质高贤者，才三五章耳。因朗吟曰：残照下空出，溟色苍然合。昆霞击节。又吟曰：黄叶。甫得二字，忽闻噪叫声，霍然而悟。则渔艇打桨相呼也。再倚杖瞑坐，不复成梦矣。

77. 昆霞又言，其师精晓六壬^①，而不为人占。昆霞为童子

时，一日蚤起，以小札付之曰：持此往某家借书。定以申刻至，先期后期皆答汝。相去七八十里，竭蹶仅至。则某家兄弟方阅墙，启视其札，惟小字一行，曰：借晋书王祥传一阅。兄弟相顾默然，斗遂解。盖其弟正继所生云。

〔注〕 ①六壬：术数的一种。

78. 嘉峪关外有戈壁，径一百二十里，皆积沙无寸土。惟居中一巨阜，名天生墩，戍卒守之。冬积冰，夏储水，以供驿使之往来。初，威信公岳公钟琪西征时，疑此墩本一土山，为飞沙所没，仅露其顶。既有山，必有水，发卒凿之。穿至数十丈，忽持锤者皆堕下。在穴上者俯听之，闻风声如雷吼。乃辍役。穴今已圯，余出塞时，仿佛尚见其遗迹。案佛氏有地水风火穴之说。余闻陕西有迁葬者，启穴时，棺已半焦。茹千总大业，亲见之，皆地火所灼。又献县刘氏母卒，合葬启穴，不得其父棺。迹之，乃在七八步外，倒植地中。先姚安公亲见之。彭芸楣参知亦云：其乡有迁葬者，棺中之骨，攒聚于一角，如积薪然。盖地风所吹也。是知大气斡运于地中，阴气化水，阳气则化风化火。水土同为阴类，一气相生，故无处不有。阳气则包于阴中，其微者，炼动之性为阴所解；其稍壮者，聚而成硫黄丹砂矾石之类。其最盛者，郁而为风为火，故恒聚于一所，不处处皆见耳。

79. 伊犁城中无井，皆汲水于河。一佐领曰：戈壁皆积沙无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树，苟其下无水，树安活？乃拔木就根下凿井，果皆得泉，特汲须修绠耳。知古称雍州厚土水深，灼然不谬。徐舍人蒸远，曾预斯役，尝为余言：此佐领可云格物。蒸远能举其名，惜忘之矣。后乌鲁木齐筑城时，鉴伊犁之无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余作是地杂诗有曰：半城高阜半城低，

城内清泉尽向西。金井银床无处用，随心引取到花畦。纪其实也。然或雪消水涨，则南门为之不开。又北山支麓，逼近谯楼。登冈顶关帝祠戏楼，则城中纤微皆见。故余诗又曰：山围草木翠烟平，迢遰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处，绿毡毹上看棋枰。巴公彦弼镇守时，参将海起云，请于山麓坚筑小堡，为倚角之势。巴公曰：汝但能野战，汝不知兵。北山虽俯瞰城中，敌或结棚，可筑炮台仰击。火性炎上，势便而利，地势逼近，取准亦不难。彼虽众，不能屯聚也。如筑小堡于上，兵多则地狭不能容；兵少则力弱不能守，为敌所据，反资以保障矣。诸将莫不叹服。因记伊犁凿井事，并附录之于后。

80. 乌鲁木齐泉甘土沃，虽花草亦皆繁盛。江西蜡五色毕备，朵若巨杯，瓣葳蕤，如洋菊。虞美人花，大如芍药。大学士温公以仓场侍郎出镇时。阶前虞美人一丛，忽变异色，瓣深红如丹砂，心则浓绿如鹦鹇。映日灼灼有光，似金星隐耀，虽画设色不能及。公旋擢福建巡抚去。余以彩线系花梗，秋收其子。次岁种之，仍常花耳，乃知此花为瑞兆。如扬州芍药，偶开金带围^①也。

〔注〕 ①金带围：芍药红瓣黄腰，号金带围。

81. 辛彤甫先生记异诗曰：六道^①谁言事杳冥，人羊转毂迅无停。三弦弹出边关调，亲见青驴侧耳听。康熙辛丑馆余家日作也。初，里人某货郎，逋先祖多金不偿，且出负心语。先祖性豁达，一笑而已。一日午睡起，谓姚安公曰：某货郎死已久，顷忽梦之，何也？俄圉人报马生一青骡，咸曰：某货郎偿夙逋也。先祖曰：负我偿者多矣，何独某货郎来偿？某货郎负人亦多矣，何独来偿我？事有偶合，勿神其说，使人子孙蒙耻也。然圉人每戏呼某货郎，转昂首作怒状。平生好弹三弦唱边关调，或对之作此

曲，辄耸耳以听云。

〔注〕 ①六道：天道、人道、阿罗修道、鬼道、畜生道、地狱道。

82. 古书字以竹简，误则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笔。黄山谷名其尺牋曰：刀笔，已非本义。今写讼牒者称刀笔，则谓笔如刀耳，又一义矣。余督学闽中时，一生以导人诬告，戍边。闻其将败前，方为人构词，手中笔爆然一声，中裂如劈。恬不知警，卒及祸。又文安王岳芳言，其乡有构陷善类者，方具草，诃字皆赤色。视之，乃血自毫端出。投笔而起，遂辍是业，竟得令终。余亦见一善讼者，为人画策。诬富民诱藏其妻。富民几破家，案尚未结，而善讼者之妻，竟为人所诱逃。不得主名，竟无所用其讼。

83. 天道乘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即应，有时缓应，亦有时示巧应。余在乌鲁木齐时，吉木萨报遣犯刘允成，为逋负过多，迫而自缢。余饬吏销除其名籍，见原案注语云：为重利盘剥，逼死人命事。

84. 乌鲁木齐巡检所驻，曰呼图壁。呼图译言鬼，呼图壁，译言有鬼也。尝有商人夜行，暗中见树下有人影，疑为鬼，呼问之。曰：吾日暮抵此，畏鬼不敢前。待结伴耳。因相趁共行，渐相款洽。其人问有何急事，冒冻夜行。商人曰：吾夙负一友钱四千。闻其夫妇俱病，饮食药饵恐不给，故往送还。是人却立树背曰：本欲崇公求小祭祀，今闻公言，乃真长者。吾不敢犯公。愿为公前导可乎？不得已姑随之。凡道路险阻，皆预告。俄缺月微升，稍能辨物。谛视，乃一无首人。栗然却立，鬼亦奄然而灭。

85. 冯巨源官赤城教谕时，言赤城山中一老翁，相传元代人也。巨源往见之，呼为仙人。曰：我非仙，但吐纳导引，得不死耳。叩其术，曰：不离乎丹经，而非丹经所能尽。其分寸节度，

妙极微芒。苟无口诀真传，但依法运用，如检谱对弈，弈必败；如拘方治病，病必殆。缓急先后，稍一失调，或结为痼疽，或滞为拘挛，甚或精气贲乱，神不归舍，竟至于颠痫。是非徒无益已也。问：容成彭祖之术^①可延年乎？曰：此邪道也。不得法者，祸不旋踵；真得法者，亦仅使人壮盛。壮盛之极，必有决裂横溃之患。譬如悖理聚财，非不骤富，而断无久享之理。公母为所惑。又问：服食延年，其法如何？曰：药所以攻伐疾病，调补气血，而非所以养生。方士所饵，不过草木金石。草木不能不朽腐，金石不能不消化，彼且不能自存，而谓借其余气，反长存乎？又问：得仙者果不死欤？曰：神仙可不死，而亦时时可死。夫生必有死，物理之常。炼气存神，皆逆而制之者也。逆制之力不懈，则气聚而神亦聚；逆制之力或疏，则气消而神亦消，消则死矣。如多财之家，俭勤则长富，不勤不俭则渐贫；再加以奢荡，则贫立至。彼神仙者，固亦兢兢然，恐不自保。非内丹一成，即万劫不坏也。巨源请执弟子礼。曰：公子此道无缘，何必徒荒其本业。不如其已。巨源怅然而返。景州戈鲁斋为余述之，称其言皆笃实，不类方士之炫惑云。

〔注〕 ①容成、彭祖：传说中的古仙人，擅长采阴补阳之术。

86. 先姚安公言，有扶乩治病者。仙自称芦中人。问：岂伍相国耶？曰：彼自隐语，吾真以此为号也。其方时效时不效。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一日降牛丈希英（姚安公称牛文字作此二字音，未知是否。牛讳瑛，娶前母安太夫人）家，有乞虚损方者，仙判曰：君病非药所能治，但遏除嗜欲，远胜于草根树皮。又有乞种子方者，仙判曰：种子有方，并能神效。然有方与无方同，神效亦与不效同。夫精血化生，中含欲火。尚毒发为痘，十中必损其一二；况助以

热药，抟结成胎，其蕴毒必加数倍。故每逢生痘，百不一全。人徒于夭折之时，惜其不寿。而不知未生之日，已伏必死之机。生如不生，亦何贵乎种耶？此理甚明，而昔贤未悟。山人志存济物，不忍以此术欺人也。其说其理，皆医家所不肯言，或真有灵鬼凭之欤？又闻刘季箴先生尝与论医，乩仙云：公补虚好用参。夫虚证种种不同，而参之性，则专有所主，不通治各证。以脏府而论，参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焉；以荣卫而论，惟至气分，而血分不至焉。肾肝虚与阴虚，而补以参，庸有济乎？岂但无济，亢阳不更煎铄乎？且古方有生参熟参之分。今采参者，得即蒸之。何处得有生参乎？古者参出于上党，秉中央土气，故其性温厚，先入中宫。今上党气竭，惟用辽参。秉东方春气，故其性发生，先升上部。即以药论，亦各有运用之权。愿公审之。季箴极不以为然。余不知医，并附录之，待精此事者论定焉。

〔注〕 ①芦中人：春秋战国时伍子胥逃难时，躲在芦苇丛中，自称“芦中人”。

87. 歙人蒋紫垣，流寓献县程家庄，以医为业。有解砒毒方，用之即痊。然必邀取重赏，不满所欲，则坐视其死。一日暴卒，见梦于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误人九命矣。死者诉于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将转轮，赂鬼卒，得来见君，特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则我少受一世业报也。言讫，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风一两，研为末，水调服之而已，无他秘药也。又闻诸沈丈丰功曰：冷水调石膏，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不妄语，其方当亦验。

88. 老儒刘挺生，言东城有猎者，夜半睡醒，闻窗纸淅淅作响。俄又闻窗下窸窣声，披衣叱问，忽答曰：我鬼也，有事求君，

君勿怖。问其何事，曰：狐与鬼自古不并居。狐所窟穴之墓，皆无鬼之墓也。我墓在村北三里许，狐乘我他往，聚族居之，反驱我不得入。欲与斗，则我本文士，必不胜。欲讼诸土神，即幸而得申，彼终亦报复，然又必不胜。惟得君等行猎时，或绕道半里，数过其地。则彼必恐怖而他徙矣。然倘有所遇，勿遽殄获，恐事机或泄，彼又修怨于我也。猎如其言。后梦其来谢。夫鹊巢鸠据，事理本直。然力不足以胜之，则避而不争；力足以胜之，又长虑深思，而不尽其力。不求幸胜，不求过胜，此其所以终胜欤？孱弱者遇强暴，如此鬼可矣。

89. 舅氏张公健亭言，沧州牧王某，有爱女婴疾沉困。家人夜入书斋，忽见其对月独立花阴下，悚然而返。疑为狐魅托形，嗾犬扑之，倏然灭迹。俄室中病者曰：顷梦至书斋看月，意殊爽适。不虞犬至，几不得免，至今犹悸汗。知所见乃其生魂也。医者闻之，曰：是形神已离，虽卢扁莫措矣。不久果卒。

90. 闽有方竹。燕山之柿形微方。此各一种也。山东益都有方柏，盖一株偶见，他柏树则不方。余八九岁时，见外祖家介祉堂中，有菊四盎，开花皆正方瓣，整齐如裁剪。云得之天津查氏，名黄金印。先姚安公乞其根归，次岁花渐圆，再一岁则全圆矣。或曰：花原常菊，特种者别有法。如靛浸莲子，则花青；墨揉玉簪之根，则花黑也。是或一说欤。

91. 家奴宋遇，病革时，忽张目，曰：汝兄弟辈来耶？限在何日？既而自语曰：十八日亦可。时一讲学者馆余家，闻之晒曰：谗语也。届期果死，又晒曰：偶然耳。申铁蟾方与共食，投箸太息曰：公可谓笃信程朱矣。

92. 奇节异烈，湮没无传者，可胜道哉！姚安公闻诸云台公

曰：明季避乱时，见夫妇同逃者。其夫似有腰缠。一贼露刃追之急，妇急回身屹立，待贼至，突抱其腰，贼以刃击之，血流如注。坚不释手，比气绝而仆，则其夫脱去久矣。惜不得其名姓。又闻诸镇番公曰：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餐。见少妇裸体伏俎上，绷其手足，方汲水洗涤。恐怖战悚之状，不可忍视。客心悯恻，倍偿赎之。释其缚，助之著衣，手触其乳。少妇艷然曰：荷君再生，终身贱役无所悔。然为婢媼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君何遽相轻簿耶？解衣掷地，仍裸体伏俎上，瞑目受屠。屠恨之，生割其股肉一脔。哀号而已，终无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

93. 肃宁王太夫人，姚安公姨母也。言其乡有嫠妇，与老姑抚孤子，七八岁矣。妇故有色，媒妁屡至，不肯嫁。会子患痘甚危，延某医诊视。某医与邻媼密语曰：是证吾能治。然非妇荐枕，决不往。妇与姑皆怒诤。既而病将殆，妇姑皆牵于溺爱，私议者彻夜，竟饮泣曲从。不意施治已迟，迄不能救。妇悔恨投繯殒。人但以为痛子之故，不疑有他。姑亦深讳其事，不敢显言。俄而医死，俄而其子亦死。室弗戒于火，不遗寸缕。其妇流落入青楼，乃偶以告所欢云。

94. 余布衣萧客言，有士人宿会稽山中。夜间隔涧有讲诵声。侧耳谛听，似谈古训诂。次日越涧寻访，杳无踪迹。徘徊数日，冀有所逢。忽闻木杪人语曰：君嗜古乃尔，请此相见。回顾之顷，石室洞开。室中列坐数十人，皆掩卷振衣，出相揖让。士人视其案上，皆诸经注疏。居首坐者，拱手曰：昔尼山奥旨，传在经师。虽旧本犹存，斯文未丧，而新说叠出，嗜古者稀。先圣恐久而渐

绝，乃搜罗鬼策，征召幽灵。凡历代通儒精魂尚在者，集于此地，考证遗文。以此转轮，生于人世。冀递修古学，延杏坛^①一线之传。子其记所见闻告诸同志，知孔孟所式凭，在此不在彼也。士人欲有所叩，忽已梦醒，乃倚坐老松之下。萧客闻之，裹粮而往。攀萝扪葛，一月有余，无所睹而返。此与朱子颖所述经香阁事，大旨相类。或曰：萧客喜谈古义，尝撰古经解钩沉。故士人投其所好以戏之。是未可知。或曰：萧客造此言以自托降生之一。亦未可知也。

〔注〕 ①杏坛：孔子讲学的地方，引申为儒学。

95. 姚安公官刑部日，同官王公守坤曰：吾夜梦人浴血立，而不识其人，胡为乎？来耶？陈公作梅曰：此君恒恐误杀人，惴惴然如有所歉，故缘心造象耳。本无是鬼，何由识其为谁？且七八人同定一谳牒，何独见梦于君？君勿自疑。佛公伦曰：不然，同事则一体，见梦于一人，即见梦于人人也。我辈治天下之狱，而不能虑天下之囚。据纸上之供词，以断生死，何自识其人哉？君宜自儆，我辈皆宜自儆。姚安公曰：吾以佛公之论为然。

96. 吕太常含辉言，京师有富室娶妇者，男女并韶秀，亲串皆望若神仙。窥其意态，夫妇亦甚相悦。次日天晓，门不启，呼之不应。穴窗窥之。则左右相对缢。视其衾已合欢矣。婢媼皆曰：是昨夕已卸装，何又著盛服而死耶？异哉！此狱虽皋陶^①不能听矣。

〔注〕 ①皋陶：大禹时的执法官。

97. 里胥宋某，所谓东乡太岁者也。爱邻童秀丽，百计诱与狎。为童父所觉，迫童自缢。其事隐密，竟无人知。一夕，梦被拘至冥府，云为童所诉。宋辩曰：本出相怜，无相害意。死由尔

父，实出不虞。童言：尔不诱我，何缘受淫？我不受淫，何缘得死？推原祸本，非尔其谁？宋又辩曰：诱虽由我，从则由尔。回眸一笑，纵体相从者谁乎？本未强干，理难归过。冥官怒叱曰：稚子无知，陷尔机井。饵鱼充饕，乃反罪鱼耶？拍案一呼，栗然惊悟。后官以贿败，宋名丽案中，祸且不测。自知业报，因以梦备告所亲。逮及狱成，乃仅拟城旦^①。窃谓梦境无凭也。比三载释归，则邻叟恨子之被污，乘其妇独居，饵以重币，已见金夫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惭而自缢。然则前之幸免，岂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如影随形哉。

〔注〕 ①城旦：秦汉时的一种刑罚，四年徒刑。

98. 旧仆邹明言：昔在丹阳县署，夜半如厕。过一空屋中，有男女媾狎声。以为内衙僮仆，幽会于斯，惧为累，潜踪而返。后月夜复闻之，从窗隙窃窥，则内衙无此人。又时方沍冻，乃裸无寸缕。疑为狐魅。于窗外轻嗽，倏然灭迹。偶与同伴语及，一火夫曰：此前官幕友某所居。幕友有雕牙秘戏像一盒，腹有机轮，自能运动。恒置枕函中，时出以戏玩。一日失去，疑为同事者所藏，终后无迹。岂此物为祟？遍索室中，迄不可得。以不为人害，亦不复追求。殆常在茵席之间，得人精气，久而幻化欤。

99. 外祖雪峰张公家，牡丹盛开。家奴李桂，夜见二女凭阑立。其一曰：月色殊佳。其一曰：此间绝少此花，惟佟氏园与此数株耳。桂知是狐，掷片瓦击之，忽不见。俄而砖石乱飞，窗棂皆损。雪峰公自往视之，拱手曰：赏花韵事，步月雅人，奈何与小人较量，致杀风景。语讫寂然。公叹曰：此狐不俗。

100. 佃户张九宝言，尝夏日锄禾毕，天已欲暝，与众同坐田塍上。见火光一道如赤练，自西南飞来，突堕于地。乃一狐，

苍白色，被创血流，卧而喘息。急举锄击之，复努力跃起，化火光投东北去。后牵车贩鬻至枣强，闻人言某家妇为狐所媚，延道士劾治，已捕得封罍中。儿童辈私揭其符，欲视狐何状，竟破罍飞去。问其月日，正见狐堕之时也。此道士咒术，可云有验。然无奈駸稚之窃窥。古来竭力垂成，而败于无知者之子手，类如斯也。

101. 老仆刘琪言，其妇弟某，尝夜独卧一室，榻在北牖。夜半，觉有手扞搯，疑为盗，惊起。谛视其臂，乃从南牖探入，长殆丈许。某故有胆，遽捉执之。忽一臂又破牖而入，径批其颊，痛不可忍。方回手支拒，所捉臂已掣去矣。闻窗外大声曰：尔今畏否？方忆昨夕林下纳凉，与同辈自称不畏鬼也。鬼何必欲人畏？能使人畏，鬼亦何荣？以一语之故，寻衅求胜，此鬼可谓多事矣。裘文达公尝曰：使人畏我，不如使人敬我。敬发乎人之本心，不可强求。惜此鬼不闻此语也。

102. 宗室瑶华道人言，蒙古某额驸尝射得一狐，其后两足著红鞋，弓弯与女子无异。又沈少宰云椒言，李太仆敬室，少与一狐女往来。其太翁疑为邻女，布灰于所经之路。院中足印，作兽迹。至书室门外，则足印作纤纤样矣。某额驸所射之狐，了无他异。敬堂所养之狐，居数载别去。敬堂问何时再晤？曰：君官至三品，当来迎。此语人多知之，后果验。

103. 外叔祖张公雪堂言，十七八岁时，与数友月夜小集。时霜蟹初肥，新筍亦熟，酣洽之际，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衣石蓝衫，摄镶云履，拱手曰：仆虽鄙陋，然颇爱把酒持螯。请附末坐可乎？众错愕不测，姑揖之坐。问姓名，笑不答。但痛饮大嚼，都无一语。醉饱后蹶然起曰：今朝相遇，亦是前缘。后会茫茫，

不知何日得酬高谊。语讫，耸身一跃，屋瓦无声，已莫知所在。视椅上有物粲然，乃白金一饼。约略敌是日之所费。或曰：仙也。或曰：术士也。或曰：剧盗也。余为剧盗之说为近之。小时见李金梁辈，其技可以至此。又闻窦二东之党，（二东，献县剧盗。其兄曰大东，皆逸其名，而以乳名传。他书记载或作窦尔敦，音之转耳。）每能夜入人家，伺妇女就寝，胁以力，禁勿语，并衾褥卷之，挟以越屋数十重。晓钟将动，仍卷之送还。被盗者惘惘如梦。一夕，失妇家，伏人于室。俟其送还，突出搏击。乃一手挥刀格斗，一手掷妇于床上。如风旋电掣已无踪。殆唐代剑客之支流乎？

104. 奇门遁甲之书，所在多有，然皆非真传。真传不过口诀数语，不著诸纸墨也。德州宋先生清远言，曾访一友。（清远尝举其姓名，岁久忘之。清远称雨后泥泞，借某人一骡骑往，则所居不远矣。）友留之宿，曰：良夜月明，观一戏剧可乎？因取凳十余，纵横布院中，与清远明烛饮堂上。二鼓后，见一人越垣入，环转阶前。每遇一凳，辄蹒跚，努力良久，乃跨过。始而顺行，曲踊一二百度；转而逆行，又曲踊一二百度。疲极踣卧，天已向曙矣。友引至堂上，诘问何来。叩首，曰：吾实偷儿。入宅以后，惟见层层皆短垣，愈越愈不能尽。窘而退出，又愈越愈不能尽。困顿故见擒，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谓清远曰：昨卜有此偷儿来，故戏以小术。问此何术，曰：奇门法也。他人得之，恐召祸。君真端谨，如愿学，而授君。清远谢不愿。友太息曰：愿学者不可传，可传者不愿学。此术其终绝矣。意若有失，怅怅送之返。

105. 有故家子，日者推其命大贵，相者亦云大贵。然垂老，官仅至六品。一日，扶乩问仕路崎岖之故。仙判曰：日者不谬，相者亦不谬。以太夫人偏爱之故，削减官禄至此耳。拜问：偏爱

固不免，然何至削减官禄？仙又判曰：礼云继母如母，则视前妻之子当如子。庶子为嫡母服三年，则视庶子亦当如子。而人情险恶，自设町畦。所生与非所生，厘然如水火不相入。私心一起，机械万端。小而饮食起居，大而货财田宅，无一不所生居于厚，非所生者居于薄。斯已干造物之忌矣。甚或离间谗构，密运阴谋，诟谇嚣陵，罔循理法。使罹毒者吞声，旁观者切齿。犹哓哓称所生者之受抑。鬼神怒视，祖考怨恫，不祸谴其子，何以见天道之公哉。且人之受享，只有此数。此赢彼缩，理之自然。既于家庭之内，强有所增；至于仕官之途，阴有所减。子获利于兄弟多矣，物不两大，亦何憾于坎坷乎？其人悚然而退。后亲串中闻之，一妇曰：悖哉此仙。前妻之子，恃其年长，无不吞噬其弟者；庶出之子，恃其母宠，无不陵轹其兄者。非有母为之撑拄，不尽为鱼肉乎？姚安公曰：是虽妒口，然不可谓无此理也。世情万变，治家者平心处之可矣。

106. 族祖黄图公言，顺治康熙间，天下初定，人心未一。某甲阴为吴三桂谋，以某乙骁健，有心计，引与同谋。既而梟獍伏诛，鲸鲵^①就筑，亦既洗心悔祸，无复逆萌。而往来秘札，多在乙处，书中故无乙名。乙胁以讦发，罪且族灭。不得已以女归乙。赘于家。乙得志益骄。无复人理。迫淫其妇女殆遍，乃至女之母不免；女之幼弟才十三四，亦不免。皆饮泣受污，惴惴然恐失其意。甲抑郁不自聊，恒避于外。一日散步田间，遇老父对语，怪附近村落无此人。老父曰：不相欺，我天狐也。君固有罪，然乙逼君亦太甚，吾窃不平。今盗君秘札奉还，彼无所挟，不驱自去矣。因出十余纸付甲。甲验之良是，即毁裂吞之。归而以实告乙。乙防甲女窃取，密以铁瓶瘞他处。潜往检视，果已无存。乃踉跄

引女去。女日与诟谮，旋亦化离。后其事渐露，两家皆不齿于乡党，各携家远遁。夫明季之乱极矣，圣朝荡涤洪炉，拯民水火。甲食毛践土，已三十余年。当吴三桂拒命之时，彼已手戮桂王，断不得称楚之三户。则甲阴通三桂^②，亦不能称殷之顽民，即阖门并戮亦不冤。乙从而污其闺帏，较诸荼毒善良，其罪似应未减。然乙初本同谋，罪原相埒；又操戈挟制，肆厥凶淫，罪实当加甲一等。虽后来食报无可证明，天道昭昭，谅必无幸免之理也。

〔注〕 ① 梟獍、鲸鲵：指不义之人。

② 桂王：明代最后一个皇帝。

107. 姚安公读书舅氏陈公德音家。一日早起，闻人语喧阗，曰：客作张珉，昨夜村外守瓜田，今早已失魂不语。灌救百端，至夕乃苏。曰：二更以后，遥见林外有火光，渐移渐近。比至瓜田，乃一巨人。高十余丈，手执竹笼，大如一间屋。立团焦前，俯视良久。吾骇极晕绝，不知其何时去也。或曰罔两，或曰当是主夜神。案博物志载主夜神咒曰婆珊婆寅底，诵之可以辟恶梦，止恐怖。不应反现异状，使人恐怖，疑罔两为近之。

108. 姚安公又言，一夕，与亲友数人，同宿舅氏斋中。已灭烛就寝矣，忽大声如巨炮发于床前，屋瓦皆震，满堂战栗，噤不能语，有耳聋数日者。时冬十月，不应有雷霆；又无焰光冲击，亦不似雷霆。公同年高丈尔珫曰：此为鼓妖，非吉征也。主人宜修德以禳之，德音公亦终日栗栗，无一事不谨慎。是岁家有缢死者，别无他故。殆戒惧之力欤。

109. 姚安公闻先曾祖润生公言，景城有姜三莽者，勇而憨。一日，闻人说宋定伯卖鬼^①得钱事，大喜曰：吾今乃知鬼可缚。如每夜缚一鬼，唾使变羊，晓而牵卖于屠市，足供一日酒肉资矣。

于是夜夜荷挺执绳，潜行墟墓间，如猎者之伺狐兔，竟不能遇。即素称有鬼之处，佯醉寝以诱致之，亦寂然无睹。一夕，隔林见数磷火，踊跃奔赴。未至门，已星散去，懊恨而返。如是月余，无所得，乃止。盖鬼之侮人，恒乘人之畏。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也。

〔注〕 ①见《列异传》。

110. 益都朱天门言，有书生僦住京师云居寺，见小童年十四五，时来往寺中。书生故荡子，诱与狎，因留共宿。天晓，有客排闥入。书生窘愧，而客若无睹。俄僧送茶入，亦若无睹。书生疑有异，客去，拥而固问之。童曰：公勿怖，我实杏花之精也。书生骇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与魅不同。山魅厉鬼，依草附木而为祟，是之谓魅；老树千年，英华内聚，积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结圣胎，是之谓精。魅为人害，精则不为人害也。问：花妖多女子，子何独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问：何为而雌伏？曰：前缘也。又问：人与草木安有缘？颺沮良久曰：非借人精气，不能炼形故也。书生曰：然则子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翩然去。书生悬崖勒马，可谓大智慧矣。其人盖天门弟子，天门不肯举其名云。

111. 申铁蟾，名兆定，阳曲人，以庚辰举人，官知县，主余家最久。庚戌秋，在陕西试用，忽寄一札与余诀。其词恍惚迷离，抑郁幽咽，都不省为何语。而铁蟾固非不得志者，疑不能明也。未几，讣音果至。既而见邵二云赞善，始知铁蟾在西安病数月。病愈后，入山射猎，归而目前见二圆物如球旋转如风轮，虽瞑目亦见之。数日，忽暴然裂，二小婢从中出，称仙女奉邀。魂不觉随之往。至则琼楼贝阙，一女子色绝代，通词自媒。铁蟾固

谢，托以不惯居此宅。女子薄怒挥之出。霍然而醒。越月余，目中见二圆物如前爆出，二小婢亦如前，仍邀之往。已别构一宅，幽折窈窕，颇可爱。问此何地，曰：佛桑。请题堂额，因为八分书佛桑香界字。女子再申前请，而意不自持，遂定情。自是恒梦游。久而女子亦昼至，禁铁蟾弗与所亲通。遂渐病剧。时方士李某以赤丸饵之，呕逆而卒。其事甚怪。始知前札，乃得心疾时作也。铁蟾聪明绝特，善诗歌，又工八分。驰聘名场，翛然以风流自命。与人交，意气如云，邮筒走天下。中年忽慕神仙，遂生是魔障，迷罔以终。妖以人兴，象由心造。才意高广，翻以好异陨生，可惜也夫。

112. 崔庄旧宅，厅事西有南北屋各三楹，花竹翳如，颇为幽僻。先祖在时，奴子张云会夜往取茶，目见垂鬟女子，潜匿树下，背立向墙隅。意为宅中小婢，于此幽期，遽捉其臂，欲有所挟。女子突转其面，白如傅粉，而无耳目口鼻。绝叫仆地。众持烛至，则无睹矣。或曰旧有此怪。或曰张云会一时目眩。或曰实一黠婢，猝为人阻弗能遁，以素巾幕面，伪为鬼状，以自脱也。均未知其审。然自是群疑不释。宿是院者，恒凛凛，夜中亦往往有声。盖人避弗居，斯鬼狐入之耳。又宅东一楼，明隆庆初所建。右侧一小屋，亦云有魅。虽不为害，然婢媼或见之。姚安公一日检视废书，于簾下捉得二獾。众曰是魅矣。姚安公曰：獾弭首为童子缚，必不能为魅。然室无人迹，至使野兽为巢穴，则有魅也亦宜。斯皆空穴来风之义也。后西厅析属从兄垣居，今归从侄汝侗；楼析属先兄晴湖，今归侄汝份。子侄日繁，家无隙地，魅皆不驱自去矣。

113. 甲与乙相善，甲延乙理家政。及官抚军，并使佐官政，

惟其言是从。久而货财皆为所乾没，始悟其奸。稍稍譴责之，乙挟甲阴事，遽反噬。甲不胜愤，乃投牒诉城隍。夜梦城隍语之曰：乙险恶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曰：为其事事如我意也。神喟然曰：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之给而给谁耶。渠恶贯将盈，终必食报。若公则自贻伊戚，可无庸诉也。此甲亲告姚安公者。事在雍正末年。甲滇人，乙越人也。

114. 杜阳杂编记李辅国香玉辟邪事，殊怪异。多疑为小说荒唐，然世间实有香玉。先外祖母有一苍玉扇坠，云是曹化淳^①故物，自明内府窃出。制作朴略，随其形为双螭纠结状。有血斑数点，色如溶蟻。以手摩热嗅之，作沉香气；如不摩热，则不香。疑李辅国玉，亦不过如是，记事者点缀其词耳。先太夫人尝密乞之，外祖母曰：我死则传汝。后外祖母歿，舅氏疑在太夫人处。太夫人又疑在舅氏处。卫氏姨母曰：母在时佩此不去身，殆携归黄壤矣。侍疾诸婢，皆言殓时未见。因此又疑在卫氏姨母处。今姨母久亡，卫氏式微已甚。家藏玩好，典卖绝尽，未见此物出鬻。竟不知其何往也。

〔注〕 ①曹化淳：明末宦官。

115. 有客携柴窑片磁，索数百金。云嵌于冑，临阵可以辟火器。然无知有确否。余曰：何不绳悬此物，以铍发铅丸击之。如果辟火，必不碎，价数百金不为多；如碎，则辟火之说不确，理不能索价数百金也。鬻者不肯，曰：公于赏鉴非当行，殊杀风景。即怀之去。后闻鬻于贵家，竟得百金。夫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炮火横冲，如雷霆下击，岂区区片瓦所能御？且雨过晴天，不过泐色精妙耳。究由人造，非出神功，何断裂之余，灵尚有如是耶？余作旧瓦砚歌有云：铜雀台址颓无遗，何乃剩瓦

多如斯。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柴片亦此类而已矣。

116. 嘉峪关外，有阔石图岭，为哈密巴尔库尔界。阔石图，译言碑也。有唐太宗时侯君集^①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将砌以砖石，不使人读。云读之则风雪立至，屡试皆不爽。盖山神木石有精，示怪异以要血食，理固有之。巴尔库尔，又有汉顺帝时斐岑破呼衍王碑，在城西十里海子上。则随人揭摹，了无他异。惟云海子为冷龙所居。城中不得鸣夜炮。鸣夜炮则冷龙震动，天必奇寒。是则不可以理推也。

〔注〕 ①侯君集：唐太宗时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讨平高昌。

117. 李老人，不知何许人。自称年已数百岁，无可考也。其言支离荒杳，殆前明醒神之流。曩客先师钱文敏公家，余曾见之。符药治病，亦时有小验。文敏次子寓京师水月庵，夜饮醉归，见数十厉鬼遮路，因发狂自齬其腹。余偕陈裕斋倪余疆往视，血肉淋漓，仅存一息，似万万无生理。李忽自来舁去，疗半月而创合，人颇以为异。然文敏公误信祝由，割指上疣赘，创发病卒。李疗之，竟无验。盖符篆烧炼之术，有时而效，有时而不效也。先师刘文正公曰：神仙必有，然非今之卖药道士；佛菩萨必有，然非今之说法禅僧。斯真千古持平之论矣。

118. 杨主事藁，余甲辰典试所取士也。相法及推算八字五星，皆有验。官刑部时，与阮吾山共事。忽语人曰：以我法论，吾山半月内当为刑部侍郎。然今刑部侍郎不缺员，是何故耶？次日堂参后，私语同官曰：杜公缺也。既而杜凝台果有伊犁之役。一日，仓皇乞假归来辞余，问何匆遽乃尔，曰：家惟一子侍老父，今推子某月当死。恐老父过哀，故急归耳。是时尚未至死期，后询其乡人，果如所说。尤可异也。余尝问以子平^①家谓命有定，堪

與家谓命可移，究谁为是。对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误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谓得其通矣。

〔注〕 ①子平：占星术。

119. 吉昌遣犯彭杞，一女年十七，与其妻皆病瘵。妻先歿，女亦垂尽。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顾女，乃弃置林内，听其生死。呻吟凄楚，见者心恻。同遣者杨熺语彭曰：君大残忍，世宁有是事？我愿舁归疗治。死则我葬，生则为我妻。彭曰大善，即书券付之。越半载竟不起。临歿语杨曰：蒙君高义，感沁心脾。缘伉俪之盟，老亲慷诺。故饮食寝处，不畏嫌疑；搔仰抚摩，都无避忌。然病骸憔悴，迄未能一荐枕衾，实多愧负。若歿而无鬼，夫复何言；若魂魄有知，当必有以奉报。呜咽而终。杨涕泣葬之。葬后夜夜梦女来，狎昵欢好，一若生人，醒则无所睹。夜中呼之终不出，才一交睫，即弛服横陈矣。往来既久，梦中亦知是梦，诘以不肯现形之由。曰：“吾闻诸鬼云，人阳而鬼阴，以阴侵阳，必为人害。惟睡则敛阳而入阴，可以与鬼相见。神虽遇而形不接，乃无害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归之后，不知其究竟如何。夫卢充金碗^①，于古尝闻；宋玉瑶姬，偶然一见。至于日日相觐，皆在梦中，则载籍之所希睹也。

〔注〕 ①卢充的故事载于《搜神记》。

120. 有孟氏媼，清明上冢归，渴就人家求饮。见女子立树下，态殊婉变。取水饮媼毕，仍邀共坐，意甚款洽。媼问其父母兄弟，对答具有条理。因戏问：已许嫁未？我为汝媒。女面赧避入，呼之不出。时已日暮，乃不别而行。越半载，有为媼子议婚者，询之，即前女。询始末，乃知女十岁失母，鞠于外氏五六年，纳币后始归。媼上冢时，原未尝至家也。女家故外姓，又颇窘乏，

非媪亲见其明慧，姻未必成。不知是何鬼魅托形，以联其好；又不知鬼魅何所取义，必托形以联其好。事有不可理推者，此类是矣。

121. 交河苏斗南，雍正癸丑会试归。至白沟河，与一友遇于酒肆中。友方罢官，饮醉后，牢骚抑郁，恨善恶之无报。适一人褶裤急装，系马于树，亦就对坐。侧听良久，揖其友而言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败，势也；劫财者必诛，杀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稟有强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则势不能齐；同劫财而有首有从，同杀人而有误有故，则理宜别论。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间功过互偿，或以无报为报；罪福未尽，或有报而不即报。毫厘比较，益微乎微矣。君执目前所见，而疑天道难明，岂不值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当以流外^①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机械多端，伺察多术，工于趋避，而深于挤排，遂削官为八品。迁八品之时，自谓以心计巧密，由九品而升；不知正以心计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耳而语。语乞，大声曰：君忘之乎？因骇汗浹背，问何以能知微。笑曰：岂独我知，三界孰不知？掉头上马，惟见黄尘滚滚然，斯须灭迹。

〔注〕 ①流外：九品官以外。

122. 乾隆壬戌癸亥间，村落男妇，往往得奇疾。男子则尻骨生尾，如鹿角，如珊瑚枝；女子则患阴挺，如葡萄，如芝菌。有能医之者，一割立愈，不医则死。喧言有妖人投药于井，使人饮水成此病，因以取利。内阁学士永公，时为河间守。或请捕医者治之。公曰：是事诚可疑，然无实据。一村不过三两井，严守视之，自无所施其术。倘一逮问，则无人复敢医此证，恐死者多矣。凡事宜熟虑其后，勿过急也。固不许。患亦寻息。郡人或以

为镇定，或以纵奸。后余在乌鲁木齐，因牛少价昂，农者颇病，遂严禁屠者。价果减，然贩牛者闻牛贱，不肯复来。次岁牛价乃倍贵，弛其禁，始渐平。又深山中盗采金者，殆数百人。捕之恐激变，听之又恐养痍，因设策断其粮道，果饥而散出。然散出之后，皆穷而为盗。巡防察缉，竟日纷纷。经理半载，始得靖。乃知天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收目前之效，而贻日后之忧者。始服永公熟虑，其后一言，真瞻言百里也。